

碧血丹心于公传

碧血丹心于公传

第二十四章 计破敌大将试初礮 急击贼元戎飞巨石

话说伍柱等听得轰隆隆一声巨响，急向外一瞅时，才知是天明放炮。伍柱便让于谦盥洗歇息，众将各散。

于谦盥漱过，便叫人通报伍柱、孔纯、程豪到内帐相见。伍柱等连忙接入，于谦这才将闻友鹿和张三丰、凌云子等七人共修的书子交给伍柱。伍柱将书子拆开看时，却是说：于谦到营，诸事可与商酌。惟会遣诸将仍由伍柱主持，不必推辞主将，统俟回军再定。又说待诸将当严军令，不可徇同道情面，军中有性情粗暴者数人，宜加抑制。末后说青草是劲敌，不可轻玩。而闽广派本为同道，非必不得已，不可伤残，宜促其醒悟为要。并附有一纸攻打青草的计策，叮嘱谨防埋伏抄袭。

伍柱阅毕，因书中有孔纯、程豪同阅的字样，便递给孔、程二人看过，才抽出那页攻打青草山的计策来，和于谦商议。

于谦道：“师长教咱们分途攻打，照我昨夜所探的路，渡河过去，确有一条旱道可通山顶。我虽没探准，绕了许多溪涧，却是能断定准能可以走得步卒，这只须问路仆便可知道。山左、山右如何情形，我没见过，就不大详悉了。”

伍柱道：“这话不错。俺也曾留心，远瞧那后山上山道路很宽，一定是通到外面的。要不外面路宽，单那山腰里，

辟那么宽的道儿干吗？说到山左、山右，俺进兵时，已体察过大路，恐怕不见得有大路可走，这却要从长计议。”

孔纯道：“这却无妨。众将多能爬山越岭，有路无路，终可上去。不过挑选些善于走山的健卒，作攻打山左山右的队伍就行了。只是这山如此高大，若分四路攻打，一来不是顷刻打得下的，干粮还可带去，水怎么办呢？二来团圆这大一个圈子，咱们调动人马，青草山能不知道吗？一给他们知道了，照样分开严防密守，再来一个换巢鸾凤，移兵反扑下山来包裹，咱们不是很难招架吗？”

程豪道：“水不要紧。这儿出产一种土罐儿，可以教健卒儿每人带上一罐。却是移营，一时不能四路齐到。给那厮知觉了，倒真是不好。还有一桩，若爬到半山腰里，遇着断崖绝壁，爬不上去，或是擂木滚石打的不得近前又怎么办咧？”伍柱道：“擂木滚石，自来是防守要物，没人破过。悬崖陡壁倒还可以使绳索搭钩钩攀上去。”

于谦道：“我有个计较。山左山右，料来不会有大路的。咱们爬山时叫健卒们每人带上一袋沙土，几只空袋，遇着不能过去的山凹涧溪，便将土袋扔下填着过去。过去了，再使空袋沿途装上砂石土柴，带着做准备。要再有绝壁峭崖，也可堆起袋来填成坡儿。十分没法想，太深太高填不起来的地方，可叫健卒们各带一团绳索，再带些挠钩篙杆，钩着上面或是搭着对岸，缘绳过去，再搭上篙杆，便能大队过去了。移营时，可用釜底抽薪法，不减营帐，不少队数。就是不一队一队的调，只就每队帐棚中分做四分，调出三分来，再分做三分，黑夜里暗地包到青草山三面。让他们在山顶上瞧着，不少一营，不撤一帐，不作防备。兵到时，他们

不知咱们三面环攻的兵是哪里来的，打他个措手不及，还当将军从天外飞来啦。”

伍柱、孔纯、程豪一齐赞道：“好极啦！万无一失。”伍柱又说道：“这样做法，真是围棋退敌，元夜夺城，也不过是如此。只是四路领兵首将用那几个人呢？须知这四个人都得有临机应变，关顾三方而又能各自为战之能才行，却是不容易呢！”

孔纯昂然起立，拍胸说道：“伍庄主！众位师长将这重任负托您和俺，事到今日，怎能委之他人？俺想，于舍人也是受命而来，断不能推辞，咱们也就只好辛苦他一趟。这事就是咱们四个分任四路首将带兵打山，当仁不让，义不容辞！”

话毕，于谦先说：“当得附骥！”伍柱、程豪也都道：“好！理当如此！”当下，便商量定妥全军分做四路：伍柱率一路打前山；于谦率一路打后山；孔纯领一路打左山；程豪领一路打右山。并将众将分做四路。

四人正取周颠子绘的地图观看，暗地调兵转往后山、左山、右山三路的途径，忽听得聊昂在帐外高叫一声：“急报！”伍柱忙叫：“进来！”聊昂一掀帐帘，待不及伍柱询问，便瞪眼张嘴说道：“断后各营被劫，粮草台将要失了。”伍柱大惊，忙问：“贼打哪里来的？”于谦不待聊昂回答，便驩言道：“后营先被劫，贼一定是打后面来的，如今且调中军战将单骑飞马，不必带兵，火速往救。主将随后再去。”伍柱便向聊昂道：“就是这样办，快传命去！”

聊昂应声去了，于谦向伍柱道：“这一定是贼人发觉了咱们探山夺船，杀人毁机的事，调兵追赶不着，搜寻不得，

便趁此下后山扑攻劫寨，泄愤出气。我先时原已想到，只因初到，意以为伍大哥早预备了，不便问得。如今断后被劫，后面还有两军，快传令后军向后，会合后军，并办固守，强弓硬弩，严阵以待，不许出战。再调前军分两面包抄贼人后路。再叫先行两路严防贼人前面夹攻，无令不许移营交战。防住前面。后面的贼人抱愤而来锐不可当。只须坚守一时，其气已衰。再加上前面抄攻，没有不克的。”伍柱听罢，立起身来，向于谦一揖道：“仓卒之间，料敌如见，守己如山，佩服极了。”于谦连忙还礼。伍柱向孔、程二人道：“就烦孔大哥向前军调队和文狮子分兵两路各领一路，抄向贼后。程大哥去督率前部二路固守，好让军中有主，不敢慌张。俺和于舍人向后去督率，安定军心。”孔纯、程毫应声起立出帐，照令行事去了。

伍柱邀于谦出帐，各乘战马。领着六员领军，和护帐五百名刀镰手，云腾雾转般向后面来。

一霎时，驰到合后军中，已见魏光、庾忠，督率彭燕、吉喆、火齐、岳文、种元、庾健、王济、黄礼、蒋庄、周吉、林慈、陈曼、查仪列开阵伍，十五骑马如飞的在阵后穿来驰去。阵前弓弦乱响，喊杀连天。伍柱和于谦近前时，魏光飞马来会。伍柱问：“怎样了？”魏光道：“贼人正在攻我粮台。混天震率全军拚死护救，末将等奉令并军固守不许出战，不敢违令，所以没去救应。中军战将方单骑过去，大概可以帮着杀退贼人了。”

于谦道：“且闪开旗门，让主将上阵外出瞧瞧。”魏光目视伍柱，伍柱点头道：“俺正要出去。”魏光便飞马回阵，拔下一支令旗来，向前一指，又左右一摆，顿时兵将两边一

分，正中乍开一条路来，两边戈戟如林的竖着，拥成一条通道。

于谦、伍柱并马出阵。健卒们呐一声喊，伍柱闪眼向前瞅时，只见龙飞、孙安等十一员中军战将，如生龙活虎般前后乱冲，兵刃起处，人头乱滚。章怡、魏明等七员女将也拼命狠扑，马不停蹄。敌军中豆皮李光明和赵天申领着许多白衣白帽的教徒，冲来突去杀作一团，地下躺着无数死尸，空中挥动无数刀枪，喊杀连天，鼓角动地，真是一场溅血飞头的大战。

伍柱瞅了，皱眉向于谦道：“瞧贼人拼命死战，一时恐不易胜他。”于谦道：“不妨！这锐气没多时候了，您瞧着吧。”说着，忽见李光明举起钩镰，向李松肩上钩来，李松背对着他竟没觉着，看看要被钩着。于谦急将手一扬，一道金光冲出，忽的直奔李光明。李光明右手猛然中了一颗金弹，痛的手一松，钩镰落地。李松听得兵器落地声音，就马上回身，见是李光明丢镰，满心大喜，左臂一伸，一铁戟正向李光明前心刺来，李光明大惊，连忙一闪，左膀上中了一戟，痛不可当，急咬牙强忍，身躯向后一缩，让出戟尖，拨马伏鞍而逃。恰遇擎天前军赶到，两面抄来，大喊大杀。只见青草山方面人仰马翻，血花飞溅。

青草寨中头领、喽罗诸人见主将受伤，锐气顿挫，纷纷后退。文义、凤舞等挥兵猛追，七员女将更恨切骨髓，分途撵杀。程豪督兵雁翅般包追过去，一直杀到河边。青草喽罗乱抢船只，有的只乘上一个人就撑开了，有的挤满一船向水中乱跌，有的霸住一只船，再有人去就砍。许多喽罗拥了李光明，也斩了许多自己的喽罗，才夺得一只小船，如飞的驶

开，才逃得性命。赵天申等白莲教徒都夹在喽罗中逃走。

擎天诸将中以骆朴为最勇。诸将都沿岸驰马截杀，独有骆朴，就马上双脚一蹬，跳离雕鞍，破空飞起，唿的飞向河中，朝那挤得人最多的大船落下去，右手舞开双钩镰，左手拔腰间的剑，远挑近砍，杀得青草山喽罗乱滚乱落，水中扑通、扑通响声不绝。满船号声震天。那船中有眼光的认出他是东寨撑船喽罗俏二哥，便高叫道：“俏二哥！您得了好处了，也可怜我们这些伙伴儿，谁不是和您先时一般没法想才憋着啦！您高抬贵手吧，咱给您磕一个。”这一来，大家都乱讨饶，“俏二哥”叫的一片响。骆朴听了，手一软，委实杀不下去了，便乘势招降他们。那些喽罗都愿降，骆朴便叫他们将船靠岸，并打捞河中受伤的，领他去投降。

这时，擎天寨将卒已大获全胜，于谦见河边船只都已离岸，喽罗们没处逃生，哭声震地，便和伍柱说，要伍柱传令招降。伍柱叫聊昂传令，一霎时，跪了一地，众喽罗齐称愿降。聊昂止住众将不要杀，一查点，共一千一百二十七人，内中有一百多受伤的。一时，骆朴也领了三百余人来，伍柱命都到大营候令，便鸣锣收军。

伍柱查点过粮草没失，吩咐后三军众将紧守，自己陪着于谦回大寨来。方才进帐，便有钱迈上帐禀报：“青草山白狐狸周仲雍来攻，前军坚壁以待，贼人攻打不进，自行退去。前军因未奉命，没掩杀，让他自退去了。”伍柱叫冯璋记功。钱迈退下，伍柱便叫查点后军中军前军将卒。各军首将上帐禀复，共计受伤将五员：梅瑜、周吉、吉喆、孙安、彭燕。死健卒二百八十四人，伤四百余人。斩杀擒获最多的是骆朴、李松、梅亮、丽菁。伍柱都叫上了簿，受伤的交沈

刚调治，便传令教降卒上帐。

骆朴和中军诸战将押了十多个小头目上帐来跪下，伍柱问道：“你们都在哪个部下？”有个小头目答道：“东寨主李豆皮部下。”伍柱道：“因甚天明时来劫寨？你们可知道？照实说来，俺给好处给你们。”小头目道：“只因埋伏巡哨喽罗要换班了，打河边走过，一直没见了巡哨筏子。再走去，便见下流头有尸身，认得是巡船头目龚银杰。报到东寨一查，巡船没了，河里浮起三个人。山上龙头被砍、石机坏了，李豆皮料定是那夺取王大寨主、王二寨主刀枪的人干的。便一面通知大寨，派人攻打前面。一面点起人马，邀了住在东寨的几位教师爷下山追赶。又叫人准备船只渡河，一面在河里打捞尸身，并查那个不见的俏二哥，全寨人都下山赶来。赶不着，便冲来想攻个措手不及，打那不防备的后寨。”

伍柱听了，心中暗自佩服于谦料事如神，目视于谦微笑。于谦正襟危坐，毫不矜异，伍柱更加钦敬，便问于谦：“降卒如何处置？”于谦道：“杀将坑卒，仁勇不为。他们既已投降，便当安置：愿留的，留着；不愿留的，遣归农田。只是降人之心不可全信。愿留的分拨各队补缺、增额，务使散而不聚，便有奸谋，也无能为力了。”伍柱十分赞服，便传令将降卒分拨各队散入行伍，不许聚集。并着各队统将，认真考核。如有奇才，立即禀报，不次擢用。并许有才能的降卒自行禀明考查升用。聊昂领令将降卒交冯璋入册分队。伍柱命杀牛椎马，大摆筵席庆贺，并和于谦、庾健、骆朴接风。

这夜伍柱、程豪、孔纯三人 and 于谦斟酌，尽善将诸将卒

分成四路，叫冯璋即夜列成一张职事单。众人因为劳碌了一夜一日，便吩咐小心巡哨，便去安歇了。一宿无话。次日天明，伍柱升帐。各队统将打参毕，伍柱便将定计分四路攻山的话说了，叫冯璋将职事单贴布，向众将道：“这趟攻山，是破釜沉舟之举。本寨尽寨而出远来攻打此山。如今又全军而出，攻山打寨，有胜无败。若败一仗，便是将擎天寨卧牛山抛弃。诸将须知所关非浅，有进无退，和贼人势不两全。如有懈怠躲避，定行斩首！”众将领令，各去瞅定职事单。上面写着：

年 月 日，本军全军分为四路大军攻打青草山，四方不留接应，不派留守，以示义无反顾，行军另有军令，分布计策。所有诸将统属职事分布如后：

攻打青草前山：

主将：伍柱。战将：丑赫、茅能、施威、范广、聊昂、薛禄、赵佑、弓诚、弓敬、邓华、董安、柳溥、卫颖、雷通。

攻打青草后山：

主将：于谦。战将：文义、武全、龙飞、凤舞、凌翔、归瑞、王通、孙安、骆朴、庾健、徐奎、徐斗、种元、李松。

攻打青草左山：

主将：孔纯。领健卒二千名，马步各半。战将：钱迈、潘荣、杜洁、许逵、沈石、蒋庄、周吉、林慈、陈曼、查仪、于佐、岳文、吉喆、皮友。

攻打青草右山：

主将：程豪。领健卒二千名，马步各半。战将：魏光、

章恰、凌波、魏明、丽菁、庾忠、黄礼、彭燕、火齐、王济、冯璋、梅瑜、聊昂、梅亮。

都传令巡哨通风使：王森。

前山传令巡哨通风使：李隆。

后山传令巡哨通风使：徐建。

左山传令巡哨通风使：李青。

右山传令巡哨通风使：欧弘，领铁骑一百名。

护粮正将：胡玉霜。副将：沈刚。（兼救伤）领健卒五百名，步卒。

众将见了，都各向军书冯璋领册回营调队，再按名领取干粮、箭弹，准备移营。

要知青草山是否攻破，请阅下文。

第二十五章 破大敌大侠成大功 定奇山奇才建奇迹

话说常山蛇云漫天那一夜，接得东寨豆皮李光明飞报：“有人暗地入山探形势，已率喽罗追赶，请大寨出兵夹攻，乘此劫破敌营。”便叫白狐狸周仲雍率领小林冲赵子茂、白三郎王达章，带喽罗下山，攻打擎天寨前军；大棍子王鵬图，二棍子王鹏图，和赵天申打接应。人马下山，扑到擎天寨前。不料擎天寨坚壁死守，箭如飞蝗，不见人影。几次冲锋，都被射退。青草喽罗伤亡很多，却不曾打得一个敌兵，头领喽罗都心寒气挫，无功而还。

接着，东寨李光明亲自来见云漫天，报说：“喽罗骆朴暗通卧牛寨，引入进汉夺船，杀伤多人，毁去虎狼机四架。领兵追去，骆朴已在卧牛寨当头领，十分饶勇，本寨喽罗杀伤八百余人，被掳一千余人。俺受重伤，军中无主，只得败回，还望寨主作主。”云漫天气得撑开大鼻孔呼气，大叫：“俺不灭却武当派，誓不为人！”便叫喽罗：“快请众位头领教师到大寨来商议出兵破敌。”喽罗应声去了。

不多时，黑驴儿黎大宛和王鵬图、王鹏图、李光明、周仲雍、濮林丽、赵子茂、王达章、张元吉、洪紫东、赵天申、龙江祠、黄坤山、陈仁生、朱光明，以及新近因河间霞明观差来助战的上堂教徒林太平、陈攀桂、李汉云、宋振顺，头排英雄田强、秦源、何开泰、胡元炎，二排英雄张绍

枏、赵金尚、张红龙、马沧清、黄原德、熊允康、晁复祥、罗绍隐、王子彬等三十余人，一齐来到大寨前厅仁义堂，相见毕，团团坐下。

云漫天道：“擎天寨兴兵前来报攻关之仇，头一仗互有胜负。今日被那厮们勾通咱们喽罗，暗探后山。咱们追去，劫那厮们营寨，前后夹攻。不料前面打不进去，后面又因李光明兄弟带伤，兵心惊慌，打了败仗。本山粮草虽有，喽罗虽多，足和那厮撑持，只是那厮们战将比咱们多了差不多一倍。且多是武当、五台、普陀、荆、襄、黄山等处一班武当派嫡传僧道的弟子，本领都可过得去。若和那厮斗力，虽不见得就输给他，却也一时不易取胜。若不与那厮们拼斗，咱们让他欺上门来，坏了许多人，竟不敢和他交手，这脸就丢的够瞧了。俺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杀败那厮们的妙策来。只得请众位弟兄大家来商量个奇计妙策。”

众人听了，面面相觑，半晌没人开口。黎大宛瞅着生气，怒说道：“咱们胜败听天，只有大家并做一路，合力冲杀他一阵。满打算输光了，终得宰他几百口子，也强如憋在寨里，整天儿咽着口鸟气！”朱光明道：“就是战，也得从长计议个全策。我们奉祖师法旨，来听云寨主使唤，还望云寨主定个计较，我们无不拼命去干的。”

云漫天方要发话说是原来是请你们来出个计较，怎么反朝俺推？言没出口，赵天申抢说道：“李汉云师弟曾任指挥，且抛弃高官爱子、万贯家财，跟随祖师习道多年，谅必有好计较解这难关，何妨说出大家斟酌？”李汉云道：“俺本有一末策，只因云寨主方才说的是想急于退敌，和俺想的不对，便没开口。赵师兄既要俺说出来，只得献丑，诸位休

要见笑。”云漫天抢问道：“到底是怎的个计较？”

李汉云道：“俺想那厮们倾全力劳师远来，塞外行师，不比关内。粮草运解非易，咱们只深沟高垒，使那厮们师老气衰，咱们再暗地选几员上将带一个轻骑，暗地出塞，乘虚而入，径攻那厮老窠。那厮一定要仓皇回救，那时咱们再以全力追逐掩杀，使他不遑回敌，便可一鼓而尽歼之。那厮们战将虽多，军心已乱，也就无能为力了。”

众人听了，都点头赞好。云漫天想了一会儿，也觉得这条计策，委实稳妥。便道：“那厮们还敢来暗进咱们山寨，窥探形势，算计咱们。咱们占着居高临下的胜势，山头纵目，一览无余。何不到那峰头去望望那厮的情形，回来也好照着布防设备。”众人齐声说好。

云漫天便起身和众人一同上山顶来。站在顶峰上，向山侧望去，只见一带营帐，综错延绵，不知若干，更瞧不清他门户所在。但瞅得戈矛如竹，旌旗相接，却又鸦雀无声，人影不见，好似一丛空营一般。李汉云暗自点头赞叹，黎大宛却说：“瞧那厮们暮气沉沉，没一点儿威武气概，看来不难灭却他。”众人都随声附和，云漫天却愀然不乐道：“《兵法》云：静如处女，动如脱兔。那厮们扎定了营，声息全无，一出兵便锐不可挡；正是他深向兵法处，却是咱们的劲敌，不可轻视！”众人又随声议论了一番，云漫天便和众人下了山峰。

回到大寨仁义堂，众人落坐。云漫天便和李汉云商量，调将筹防。李汉云当着众人，只得唯唯否否，不敢多作主张。云漫天将头领教徒都调派好了，便传令照行。分派的是：

前山头关守关头领：黎大宛、朱光明。

二关守关头领：王鵬图、王鹏图。

前山守山头领：赵天申、龙江祠、黄坤山、陈仁生。

南山守山头领：周仲雍。

南山巡山头领：赵子茂、王达章、洪紫东、张红龙、马沧清、黄原德、王子彬、熊允康。

北山守山头领：李汉云。

北山巡山头领：张绍枏、赵金尚、何开泰、胡元炎、林太平、陈攀桂、宋振顺、罗绍隐。

把守后山东寨头领：李光明。

后山守山头领：田强、秦源、张元吉、晁复祥。

全山传令巡哨头领：濮林丽。

每员头领管领喽罗五百。头关、二关、东寨，各多五百守关守寨喽罗。又铁骑六百名：五百名随都头领守大寨，一百名传令巡哨。

分派已定，云漫天叫大摆筵席，和众头领聚到黄昏时才散。众头领回去时，都醉醺醺的，纳头便睡。次日卯末辰初，才纷纷起来，各赴防守地方，调派人马，预备擂木滚石，分发箭弹，领运粮草，忙做一团。好容易弄到巳牌将过，才有两处喽罗，动手挖壕断路，挑土筑垒。云漫天领着数十铁骑四面巡视，再到峰顶一望，卧牛营盘仍和昨日一般，丝毫没动。且个个帐幕都在冒出炊烟，想是正在忙乱着煮饭。云漫天心中一定，想着：那厮们这时是不会来攻打的，便叫铁骑分传四面，赶急挖筑，又乱了一日。

次日，青草山白莲寨见敌寨营盘依然丝毫没动，以为不紧要了，都只照顾做活。天明过后，众喽罗正在邪许、吭哨

的做着活，忽听得惊天动地一声喊，遥见山下四周旌旗乱展，刀戟丛拥，也不知有多少人马，更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只吓得目瞪口呆，锄锹脱手，畚箕落地，顿时乱作一堆。众头领连忙扔了手中监工的柳条枝儿，急忙披挂备马，也顾不得整齐队伍。

擎天寨将卒卷旗藏刃，人啣枚，马摘铃，闷走了大半夜，一时到了山脚下，天色明亮展旗扬刀，一露面，郁气勃发，呐起喊来，分外威武，喊一声惊天动地，四面都应。越加把白莲寨喽罗震骇得没处措手，众头领也不知从哪里着手是好。匆匆忙忙，各不相顾。还是云漫天听得，叫铁骑飞马传令：“各路严拒固守，不许乱动。准备木石箭弹，防备敌兵爬山。”众头领才略有把握，约束喽罗，布在山上防守。却是擎天寨将卒已经抢过山跟，将到山腰了。

那攻打青草南山的擎天寨马步、健卒二千名，随着主将虎头孔纯，首将镇华山钱迈，战将镇泰山潘荣，镇嵩山杜洁，镇衡山许逵，镇恒山沈石，赛周仓周吉，莽大虫陈曼，小罗通蒋庄，赛雄信林慈，红蜈蚣查仪，闪电于佐，一朵云岳文，急三枪吉喆，小大虫皮友十五人，都弃马步行，一声呐喊，抢上山跟，便奔山腰。待得山上将木石布好时，擎天寨兵将已攻上山来。白莲寨头领周仲雍急命喽罗放箭。顿时千弩齐发，箭如骤雨。哪知擎天寨十五员将官一字儿排在前面，十五般兵器摩空飞舞，白光乱闪，呼呼风响，将射来箭弹都打落地下。众将就此一面舞挡，一面冲闯，早翻到山上，杀得白莲喽罗纷纷逃窜。

周仲雍将槊一摆，在后面押住，勒令喽罗止步反扑。两面对冲一阵，白莲喽罗心怯，擎天健卒势盛，且大将在前，

顿时喽罗死了一层，尸身满地。周仲雍没法，只得督同赵子茂、王达章、洪紫东、张红龙、马沧清、黄原德、熊允康、王子彬八人上前堵截迎敌。

擎天队里，杜洁手舞七星大刀纵马上前，皮友也将双枪一摆，齐向周仲雍扑来。黄原德、熊允康二人齐出接住厮杀。张红龙、王子彬便反冲过来。这边于佐、岳文斧齐举，接住拼斗。周仲雍便指挥赵子茂等四将一同向前。擎天队里，诸将也一同冲上，两阵混作一团。

白莲寨九员将怎敌得住擎天寨十五员大将。战不多时，只见皮友双枪齐起，黄原德肠肚迸裂，死于地下。接着岳文斧横挥，王子彬连肩带背去了一半。赵子茂心惊手松，被杜洁一刀将脑袋斩飞了。这一来，白莲寨头领更不济了。擎天诸将越发显得人多。一霎时，王达章、张红龙都丢了脑袋。吉喆、于佐二人腰里各挂上了一个人头。周仲雍大惊，被钱迈一戈刺进左肩，连忙倒退让出，回身便跑。剩下洪紫东、马沧清、熊允康三人怎敢恋战，各自逃出圈子，随周仲雍飞奔逃走。孔纯挥众将追赶，一面向山中大寨攻来。

这时豹子程豪正领着首将铁狮子魏光，战将混天靛章怡，一阵风虞忠，黄虎魏明，玉麒麟凌波，双尾蝎丽菁，毛头星梅瑜，过天星梅亮，万里虹黄礼，乌鹞子彭燕，红孩儿火齐，八哥儿王济，铁头冯璋，黑铁塔聊昂十五人露夜疾走，已到山下，杀散哨探喽罗，便一齐下马，留马兵守山脚，众将和步卒奔上山来。冯璋、火齐、王济三个小孩儿身轻步健，当先爬上。山腰乱石丛中，闯出青草山巡山头领张绍枏、赵金尚、陈攀桂、林太平四人，领许多喽罗，一字儿排在石坡上，截住山径。冯璋等三人并不交战，三人并力一

齐扑奔中间，向赵金尚一人攻来。赵金尚挥鞭迎堵，不料火齐使锐钯猛锄；王济横刷铁钁；赵金尚两条鞭已架住两般兵刃，摆布不开，冯璋乘机，双手紧握铁戟，突的向赵金尚前心刺进，顿时鲜血直冲，尸横当地。

山下健卒们见得了胜，呐一声喊，飞马齐上。程豪挥钁督同众将抢山。火齐等三人笑嘻嘻，喜孜孜，依样画葫芦，向张绍枏攻来。林太平、陈攀桂正要来救应，无奈火齐勇猛如虎，迅疾如鹰，乘王济、冯璋向张绍枏左右夹攻时，将手中锐钯，展开一个大圆圈，呼的一声，将张绍枏的脑袋打了个粉碎。

王济等三人连伤青草两员头领，健卒们喊声震天，心中异常高兴，便照样又向林太平围攻。不料林太平早预备了，急和陈攀桂，向山窝中一闪，一声唢呐，乱石峰中木石飞滚而下，箭弹破空而来，火齐衣甲上中了三弹，幸没大伤；王济稍不留神，不曾逃避，右踝被樗木扫着一下，痛不可忍；冯璋眼明身捷，连跳带闪，不曾吃亏，却也被打得不能立足。三人只得一齐反奔下山来。

程豪大喝一声，接着高声喊道：“众位同道兄弟，今日咱们有进无退，打后山的已快到中峰了，咱们要打不上去，拿什么脸去见同道？”一面喊着，一面双手扬起铁钁，如同一只山猫一般，弓着背，向山上直闯。众将随着齐喊一声杀，红旗招展，似烧山火一般，匝地卷上，火齐、王济、冯璋也都回身随着程豪沿途跳让樗木，闪避石子，依然攻到山腰。

众将正要冲到石崖后面搜杀，猛听得一声震喝，山崖间人头乱涌出来。青草头领何开泰、胡元炎、林太平、陈攀

桂、罗绍隐、宋振顺一齐领着喽罗，乱杀出来，拦住去路。双尾蝎丽菁洒开一双大脚，舞开一对护手钩，云髻一低，向前一闯，右胳膊朝前一伸，再往回一带，早将罗绍隐勒甲带拖住，拉的他向前一冲，丽菁乘势右手一挥，农夫刈草一般，将罗绍隐的脑袋刈了下来，斜滚过去，正滚在胡元炎跟前。胡元炎吃了一惊，被聊昂的青龙偃月刀向下一盖，将胡元炎劈成了个丫叉儿。

程豪见连斩两员敌将，顿喉大叫：“咱们不乘此抢山，更待何时！”众将呐喊一声，纷纷冲入喽罗丛中，只见兵刃乱舞人头滚滚，顿时听得众喽罗惨呼怪叫，满山乱逃。章怡、凌波、魏明三人缠住李汉云，走马灯儿似的团团狠斗。梅瑜、梅亮双攻何开泰。魏光见了，转身到何开泰身后，奋起神威，大喝一声，大刀横扫，尸身随倒，连梅瑜、梅亮吃了一惊。

庾忠、黄礼、彭燕三人赶散喽罗，杀的陈攀桂、林太平、宋振顺向乱山中逃命。便会合程豪来围攻李汉云。李汉云见情势不对，虚晃一枪，转身便跑。彭燕、魏明各挺兵刃，拔步紧追。程豪大叫：“魏黄虎！彭鹞子！谨防陷阱埋伏，穷寇勿追，咱们快抢山头去！”言未毕，轰的一声，彭燕已踏破浮土，落下陷阱。程豪连忙赶来救援，魏明已先到阱边，伸下长矛，给彭燕拉住，双手紧握着矛杆，向上一提，彭燕借势跳出陷阱，上了平地。幸喜四面无敌兵敌将，且因彭燕矫捷，只受了些儿微伤。却是李汉云乘乱逃脱了身。

程豪便和众将一面搜杀，一面招降，顺路直到山顶，都没青草一兵一将，便将山头青草寨白旗拉下，扯上“擎天

寨”三字大红旗，将卒齐声欢呼呐喊。程豪便吩咐暂将降卒捆起，以防他变。众将分班四面巡哨搜探，防守山头。一面叫飞毛腿欧弘向各处报讯，又派将整队准备接应别路。陡见对山也悬起擎天红旗，知道南山已克，心中大喜，便叫庾忠、彭燕、聊昂向前山，章怡、魏明、丽菁向后山，哨探过去。遇有事故，即便夹攻。自己率众将稳守山头传令。一面将受伤健卒查点，派人护送下山，往粮台调治。

前后山曾否攻破，请阅下文便知。

第二十六章 抖擻威风阵前斩将 淋漓血雨崖畔捐躯

话说青草寨豆皮李光明，领着勇将轰天炮濮林丽、赛晁盖晁复祥、过山鼠田强、穿云鹤秦源等，都是青草山中的尖子。虽只五员将，却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因为后山紧要，又不能容多兵屯驻，才派了这几员将分守着。李光明将后山虎狼机修整好了，便调四将在后山滩边布置扎营，自领大军，屯驻山下。

这天猛然听得山摇地动的喊声，接着便有个伏路喽罗，浑身是血，气急败坏的奔来，报道：“卧牛山人马全向后山来了。他们不知怎么知道了万家场荒路，漫山遍地的人马，潮一般涌将来！头领快做主张，伏路的人都被杀完了！”李光明大惊，忙传令：“紧守山崖，不可乱动！”

霎时间，望见擎天寨旗帜盖山匝地，如龙蛇伏地疾走一般，山崖中隐一段，现一段，蜿蜒着向后山奔来。李光明忙教晁复祥督率喽罗，把守山口。哪知擎天健卒，将近山前时，忽地一声画角，两下分开，如两条蛇一般，当中乍开，分向南北两边展长，李光明正诧异：他们为什么不攻山？忽然眼前旌旗一色，一字般排齐，才觉着擎天寨兵摆成了一座堆云阵，前面是步卒，后面是马卒，齐根儿扎住。

李光明见敌兵不攻山先列阵，料这来将是个智勇深沉的脚色，不容易对付，连忙亲自下山，去吩咐濮林丽倚着石壁

坚守。不料还没赶到时，濮林丽想起他哥哥濮天雕身死卧牛之仇，满心火发，一声号令，早将喽罗调到石壁前面，也列成一座阵式。李光明见他背着崖壁布阵，万分艰险，心中大惊，却是要止住他已来不及了，只得也闯入阵中来。

濮林丽手舞一对铜锤，耍开来，如双手托着两轮明月一般，和身滚向敌阵来。这边阵上头一排战将是：金麒麟凌霄，云中凤舞，浪里龙飞，石灵龟归瑞，石狮子王通，黑大郎孙安，俏二哥骆朴，猛大虫唐健八将。一字儿押住阵脚，列在阵前。濮林丽滚到阵前，八将见是一员女贼，料想娘儿们首先出阵，必不是弱的。骆朴更认得她是青草山中有名的勇将，心想：咱倒要试一试她的本领，瞧青草山的勇将到底是怎样个勇法。想着，便跳下马来，将手中冲天铁镰一摆，也要成一团白光，直扑濮林丽，截住她厮杀。

濮林丽瞧骆朴头戴镂花黑铁揪头，身披黑铁龙鳞甲，足踏龙头战靴，腰佩镂花嵌玉剑，背后一排插着六支小镰，生得面如瓜子，眼若桃花，长瘦身材，腰小胸挺，俨然一员大将，哪里识得他是本山喽罗。骆朴也精神抖擞，气概轩昂，扑到当场，也不打话，当的一镰，拨开双手锤，手腕一拧，耍的朝濮林丽咽喉刺来。濮林丽连忙将右锤一横，向下一扫，打开铁镰，左锤一扬，便向骆朴的头上打来。骆朴初次出战，要显本领，且因知道濮林丽是员勇将，分外留心。待他左锤打下时，突的跳起，让过一边，双手握镰，就势横筑过去，猛向濮林丽右腰扎来。濮林丽连忙退了两步，让过铁镰，复返身一扑，双锤齐举，向骆朴两肩盖下来。骆朴有意显功夫，不向旁边闪让，却双脚一甩，就势摔起一个斤斗，起到半空，身子一横，两手握镰向下，咻的朝濮林丽头顶筑

下。濮林丽不料他来这一下，一个不留心，被骆朴一镰正扎在背上，吼了一声，朝前一扑，淌了一地的血，便不动了。骆朴双脚落地，两手顺势将镰杆一紧，向上一挑，早把濮林丽尸身挑起，摔向空中，直掷过本阵来。

这边擎天阵上众将瞧着，都暗赞骆朴功夫不错。濮林丽尸身掷过来，正落在龙飞身旁。龙飞顺手拔剑，斩下首级来。于谦早在阵后挥动将卒，直冲对阵。阵后玉狮子文义、千里驹武全、怒龙徐奎、恶虎徐斗、分水犀李松、金戈种元一齐压住阵后，猛如哮虎，涌如怒潮，向青草阵中压盖过来。

青草阵中李光明、晁复祥、田强、秦源四人见敌兵来势凶猛，且战将如云，料想不是四个人抵敌得住的，急忙领着喽罗后退，想要退入崖壁，再放下木石。不料擎天寨将卒飞奔绝迅，青草头领喽罗还没来得及退动，擎天将卒早已冲入阵来，顿时搅得全阵大乱。田强、秦源从左翼冲出，恰遇徐奎、徐斗截住厮杀。四人纠作一团。田强敌住徐奎，勉强杀得个平手；徐斗和秦源两个杀起来，秦源却是高得一着儿，徐斗甚是吃力。战不到二三十个回合，徐斗手中钺有些乱了解数。恰遇于谦督同文义、武全二人踹阵，向左抄杀。文义、武全见徐斗不济，两面齐上，刀叉并举，丁字般将秦源围住厮杀。于谦便亲自挥钺来助徐奎。

田强正和徐奎斗到好处，忽听得有人喝令徐奎踹阵，接着一柄大钺，当顶盖下来，连忙将手中铁棍一横，架住大钺，觉得砍下来的分量十分沉重。不敢怠慢，留心挥棍应战。徐奎这时已遵令去赶杀喽罗，冲散阵势。于谦摆开铁钺，单战田强。耍、耍、耍，一连七八钺，劈得田强无法还

手，只将棍左架右挡，十分尴尬。战了三十来个回合，于谦奋起神威，昂头大喝一声：“下去！”两臂一扬，铖光一闪，照定田强总门顶上直劈下来。田强大惊，尽生平气力紧握铁棍，两臂尽劲向上一托，横着向顶上一格。不料于谦铖沉力猛，说时迟，那时快，一霎时，大铖直劈而下，咣的一声，将一条三寸圈围大小的铁棍斩为两段；顺势而下，劈开铁袱，田强的脑袋立时成了两半个。只见他脑髓迸溅，两手一撒，掷了两个半段铁棍，向后摔倒，便不动了。

这边穿云鹤秦源和徐斗、文义、武全三个缠杀多时，秦源使铲左右前三方架杀，颇为吃力。加上文、武二人是武当、五台的嫡传弟子，手脚何等干净迅捷，战到三十多个回合，那边田强被劈，棍断脑碎时一声响，秦源吃了一惊，早被文义捉着破绽，乘武全架开铲，徐斗一铖打得他向右一闪时，左脚一起，身子向前一探，伸左手向秦源勒甲带中一插，五指一握，向怀里一拉。秦源身不由主被文义揩的一歪。文义乘此右脚向前，甩了个扫堂腿，将秦源腿弯扫的一软，向前一跪。文义左手再使劲向地下一摔，秦源再也撑不住了，向地下一爬，才要着地，想急挣扎昂起时，怎当得文义力沉手快，扔了三尖刀，两手捺住，向地下尽力一按，将秦源按的躺下，武全举叉就扎；徐斗也扬铖刺来。文义边忙拖开秦源，避过叉、铖，一面向甲囊中掏出绳索，捆缚秦源；一面叫道：“二位兄弟，不要动粗，主将传令，各位宗师吩咐：不许乱伤人！咱们把他活揩去，听凭发落吧。”武全、徐斗方才住手。

这时，喽罗已被杀散。文义拾起兵刃。三人解着秦源，来见于谦。于谦慰勉了三人一番，便叫将秦源押在马后。一

面叫文义、武全、徐奎、徐斗一齐向前去接应攻山的十将。文义等四人齐应一声，飞奔上山。

山上只有李光明、晁复祥二人截住山口，乱放虎狼机。龙飞等八员战将和李松、种元总共十人，领着健卒，追赶喽罗到山口，被那大小石子打得不能近前。只在山下呐喊放箭。文义等四人赶到，也没法想，只在山下呐喊相拒。于谦随后来到，便叫骆朴近前，问道：“你说这山后的小路樵径你全知道。可有旁人不经意的山路咱们可以抄到后山顶去的么？”

骆朴道：“有是有一条路，是平常没人走的。先前没立山寨时，大概是一条打猎的山路，或是野兽的奔道。如今草比腿深，人都辨不出路来。要不熟悉的，错一脚就得掉下断崖陡涧去。咱从前打狼走过几次。只不知现时有人守住么？就是去，也只能去几个有功夫的人，健卒们一来脚力撑不住，二来人多了照顾不到，准得掉下去。”

于谦便问：“谁和骆朴一同去翻山？”龙飞等齐声：“愿去！”只李松、种元二人不语，于谦向众将一望，想着：抄后攻敌，须杀散几千喽罗，非多去几员勇将不可，两位徐公子或者不善爬这没路荒山。便留下徐奎、徐斗和李松、种元四人，准备众人绕到后面时就此夹攻。却命文义、武全、龙飞、凤舞、凌翔、归瑞、王通、孙安、骆朴、庾健十人，绕攻敌后，由骆朴领路，休使敌兵察觉。

文义等十将领令，骆朴在前，故意作为退走。直退到沙滩，闪过一层矗竖的石崖，望不见山上敌兵了，便急急转弯，顺着山崖，向北头绕去。骆朴打头引路，向草丛中踹着走。文义等九人顺成一线，紧跟着，踏着前面的脚迹，步步

留心走着。越走草越深，路也越险峭。且是顺着河边，稍一不慎，就得掉下去。

走了一会儿，已是上山路了。打一座树林中穿上去山势如削。后面走的人的额角紧靠着前面走的人的脚跟，简直是壁虎子在屋墙上爬一般，竖着直挣上去。四面又无抓拉，上望不知多高。幸而十人功夫都已练到飞檐走壁的能耐，要换过没那般本领的人准得摔成肉酱儿，且也爬不上一步去。

过了树林，已将到山巅。骆朴便引众人横抄过去，打一条山腰樵径中走着。那条路只有一手掌宽，左边高崖峙立；右边是峭壁深涧，瞅不见底。众人都展着“草上飞”的功夫，紧跟着骆朴，绕过了两三个山头，又闯过了一个山洞，便到了一堆乱石嶂后面。

骆朴指着那中间一座高石笋道：“打这儿翻下去，就是李光明屯兵的所在了。”众人听了，精神陡振，憋了这大半晌，兢兢业业地爬过来，一旦听得到了，真是心花怒放。各自争先飞身耸跳，向着那石笋争蹿上去。

庾健、武全二人首先跳上石笋，纵眼一瞧，地下满是喽罗，还有许多帐棚，茆屋。便呐一声喊，大喝道：“擎天寨好汉全到了！”接着耸身跳下去。双叉齐舞，奔入人丛中，四面乱筑。文义、龙飞、骆朴等八人随即也跳下来，各挥兵刃，分头乱杀。青草喽罗突然见这许多大将平安杀来，真不知是哪里来的，顿时惊慌乱窜，人倒如潮。

晁复祥见许多敌将自后攻来，心中大惊，连忙定一定神，喝令身旁健卒拉转虎狼机，扳机乱打。擎天诸将正一心赶杀，发泄胸中闷气，早不记得有虎狼机这回事了。一个不留心，文义、凌翔二人都被大石块打了个踉跄。孙安恰在身

边，连忙伸左手拉住文义，抬右腿拦搁凌翔，二人才没倒下去。

骆朴见了勃然大怒，挺起手中镰，目视归瑞，大喝一声：“杀！去！”身子向前一探，便扑奔晁复祥身边那架虎狼机，耍开钩镰，挡落石块，闯近机前，耍的一镰，向着晁复祥面门刺去。晁复祥向后一让，骆朴奋威大喝一声，举起镰来，向虎狼机当中一筑，直筑透进去，两臂一振，大叫一声，两腕一拧，便将虎狼机拖起来，扔的倒翻过来，那边归瑞也同时赶到一架虎狼机前，一枪将机掀翻。孙安、王通也冲到了，杀倒喽罗，各夺一架虎狼机，掉过来，反向李光明打去。

李光明这时已无法约束行阵，只得和晁复祥二人并在一处，想冲路逃生。不料才转过山岗，迎面撞着于谦。晁复祥万不料于谦这般迅速，已攻上山来，只备后面十将追杀，没防着前面陡来一钺，左臂顿时被斩落地。晁复祥一痛一恨，便将右手大刀顺手向自己咽喉一掬，断喉倒地身死。于谦见了，暗悔不应伤他，向着晁复祥尸身拱手示敬而过。李光明见晁复祥被劈，早吓得缩身爬上乱山石中，逃命去了。

于谦率众将招降喽罗，抄搜营寨。又叫骆朴去将山洞中和路上安着的虎狼机暂时捺住。便直上后山，树起大红擎天寨旗，分遣各将，把守各路，提防敌人反攻。一面命健卒整队，选将亲自督着，来夹攻前山，会师中寨。

青草山防守最严的，要算是前山头关、二关，都是闽广派的上将和白莲教徒守着。擎天寨攻打青草前山的也都是几员上将。主将千年松伍柱，领着首将牛儿丑赫；战将金刀茅能，铁臂施威，铁枪刘勃，黑飞虎范广，莽男儿薛禄，赛由

基赵佑，震天雷卫颖，小活猴邓华，螭虎雷通，飞将军柳溥，没毛虎董安，镇黄山弓诚，镇庐山弓敬等，率着健卒，扑攻头关。

各路都是悄地绕道，到山下，才呐喊攻山。只有伍柱一路是估量着各路将近绕到地头时，便鸣鼓扬旗，堂堂正正，浩浩荡荡，杀奔前山。青草山头关守将黑驴儿黎大宛，依旧坚守，只将木石、箭弹打射。擎天将卒可不比前回了。木石打下时，毫不畏怯，反两下一分，两条龙一般，向两旁闯打上去，直扑关前。黎大宛准备死闭关门，不提防底下一声唢呐，火箭、火球向关上乱飞。顿时两处望楼着火，霎眼间，火光熊熊，烧得喽罗四下逃奔。黎大宛才想起没预备挡牌铁盾，没法抵御。擎天将卒乘青草头领、喽罗近不得关口时，乱甩绳梯、蚁附、鱼贯，爬上关来。黎大宛不能防抵，只得率众急急退往二关。

擎天寨刘勃、范广二人首先上关，急急奔下去，斩开门锁，放擎天人马进关。伍柱急忙传令：“首将丑赫守关，众将速抢二关。”顿时，施威、薛禄、茅能、刘勃、范广五骑马直向二关冲去。弓诚、弓敬、卫颖、雷通也随后赶到。

这时，二关正开着关，放头关败下喽罗进关。薛禄、茅能二人马快，赶入败兵丛中，冲过吊桥，直入城瓮。关上瞥见，突将千斤闸放下。薛禄见了，连忙双手一撑，将闸给托住。茅能也帮着撑住大闸。两匹马都被二人使大劲压的趴下，二人将双脚点地，抬起一腿，将马踢开去。仍旧托闸大叫：“众位快进关去！”关内王鵬图、王鹏图兄弟二人见了茅能，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急乘他双手托闸之时，各持刀枪突出，向茅能左右两腰攔来。茅能大叫一声：“不好！”

茅能性命如何，详载下章。

第二十七章 血忱忠事血溅沙场 情义相符情感敌将

话说王鵬图、王鹏图二人，乘茅能双手托闸，不能闪架时，挺枪挥刀，分向茅能左右腰捌来。茅能大叫一声，方要弃闸逃避，那边薛禄也尽力托闸，想让茅能放手跳开之时，陡见两团黑球滚入关门，分向王鵬图、王鹏图扑去。接着，听得一阵怪叫，二王倒地。黑气一敛，才瞅出是弓诚、弓敬二人，扑进关去，爻、刀齐下，乘二王一心在茅能，不及照顾，招架不来，打了个锄草捶茆。

弓诚、弓敬取了王鵬图、王鹏图二人首级，一声大喝，向喽罗阵中冲去，撵的众喽罗四下里乱逃，关外擎天人马乱拥进关，绞起千斤闸。伍柱命赵佑守关，率众仍向山顶攻来。

黎大宛连失两关，奔向山顶。半途中恰遇云漫天和赵天申、龙江祠、黄坤山、陈仁生、朱光明等前来助战，听说两关连失，接着望见南北两山红旗高挂，李汉云、林太平、陈攀桂、周仲雍等都逃了来。云漫天知大势已去，死守不住，便和众人拣小路逃下青草山去了。

伍柱领众将杀到山顶，只有些喽罗跪地迎降，料知云漫天已逃走了，恰遇南山、北山、后山各路通报都已赶到，援兵魏光、虞忠和杜洁、许逵两路也一队队随后向前山聚集，伍柱便命四下搜寻。并探明云漫天打哪里逃走，派将速追。

恰巧于谦亲自和骆朴、虞健引军来到，伍柱便请于谦督同本部虞健、骆朴、杜洁、许逵、魏光、虞忠、邓华、董安和传令王森、欧弘等率五百铁骑，一同跟追云漫天。

于谦当即率同八将，领五百名铁骑，依照探得云漫天下山的路程，是向南逃走的，便向南骤马紧追。刚冲下山来时，奔驰约莫有八里多路，忽见前面尘头大起，沙烟迷空如一团黄雾一般，着地直卷过来。于谦把手中钺一摆，命八将两旁分开，五百名铁骑一字儿向左右扩展，成了一把箒扇形，却仍然马去不停蹄，向前奔去，想待对面人马冲来时裹住他。

行不多时，两面已相差不远，各认旌旗，却都是擎天大红旗。于谦便策马冲出队前，才见是沈刚手拈笔管枪，浑身浴血，气喘不息地坐在马上，抱鞍而驰。望见于谦便大叫：“请快救粮台去！云漫天那厮领众喽罗来劫粮，丽老太太支持不住了！”于谦连忙命王森护送沈刚到青草山去，并挥令部下让开一条路，给沈刚所带人马走过，立即命骆朴领路，将卒都快马加鞭，火速去救胡都粮。

将卒各自争先，如飞的向粮台驰去。没多时，已远望见人马纠成一团，只听得一片喊杀之声。杜洁马最快，当先冲入战场，许逵随后赶到。只见云漫天领了一班白莲教徒左砍右剁，如入无人之境。健卒们人翻马仰，头落血溅。胡玉霜单臂挥刀，拼命四面抵住，救护健卒，并死死地守住道口，不让云漫天等得近粮屯。

杜洁大叫：“伯母不要慌，小侄们都到了！”胡玉霜一眼望见有救应来到，心中一宽，说了一句：“好！你们来了，我无恨了！”声未了，双眼朝上一瞪，身体向后一仰。

杜洁急忙骤马去扶时，云漫天大砍刀早已劈下，胡玉霜左膀被劈开，鲜血一冒，撞下马来。杜洁急挥七星刀向云漫天横砍过去，纠住他厮杀。许逵便骤马过来，飞身离鞍下马，也顾不得血污狼藉，一把抱起胡玉霜尸身，重复跳上马来，一手抱尸，单臂舞叉，飞回本阵来。

于谦等已挥兵赶到，见许逵抱了胡玉霜往回跑，于谦也没暇体察胡玉霜是死是活，便命欧弘接着拨五十名铁骑，随护到青草山去。这一来，擎天诸将恨恼交加，也不待于谦传令，便刀枪乱舞，一窝蜂向云漫天丛杀过来。

白莲教徒见了，连忙截住厮杀。赵天申抵住魏光，龙江祠抵住董安，黄坤山抵住邓华，陈仁生抵住庾忠，朱光明抵住庾健，宋振顺抵住骆朴，林太平抵住许逵，陈攀桂也过去接住杜洁，张元吉直奔于谦，云漫天便引喽罗放火箭烧粮台。

于谦见了，将手中钺一紧，张元吉近前，挥动大刀斜劈下来，于谦要去截拦云漫天，没心和他恋战，只将钺向上一扬，振的大砍刀蹦了回去。顺势左手一拧，向外一撇，噗的一钺杆，正打在张元吉腰间，叭哒一声，张元吉甲坏腰伤，撞下马去。于谦一心要护粮台，擒云漫天，头也不回，骤马斜向云漫天前面拦截过去。张元吉被喽罗救了。

云漫天将近冲到粮台跟前。众将都被白莲教徒裹住，没人遮拦。于谦斜刺里一马冲到，大喝一声，高扬钺斧，斜劈下来。云漫天猛不防有这一下，匆忙中，急挥大砍刀招架。不料那钺斧剁下，委实有些分量，霍的剁在刀背上，火星直冒，云漫天双手虎口都震了一震，险些握不住大刀。暗想：武当门下居然有这样能人！正想着，于谦一扭虎躯，掣回钺

斧，忽的又朝云漫天的胸腹劈来。云漫天忙将马一夹，退了二三尺地，同时将手中刀一竖，横架过去，想将钺斧扫开。不料于谦斧沉力猛，且迅疾非常，说时迟，那时快，云漫天只向后一退，刀还没到时，于谦的钺斧早劈在云漫天坐下的马头上。马头两半，侧身便倒，将云漫天掀在地下。于谦急挥斧照定云漫天当顶劈下时，不料云漫天身手矫捷，就马倒时，两脚离镫，背才沾地，便使劲甩了个空心斤斗，平空向后一摔，已离开一丈多地，于谦的钺斧砍在死马身上。

正在这时，许逵叉挑林太平的头盔；魏光刀劈赵天申的枪杆；庾健一叉刺在朱光明腿上；邓华一枪搥去黄坤山一只耳朵。白莲教徒大败下来，策马奔逃，擎天诸将挥兵后追。恰巧这时，李光明、周仲雍、黎大宛等一班败将逃走路过，救了云漫天，喽罗让马给他，会合赵天申并杀出圈子，落荒而走。

于谦领众紧追不舍，一直追到大河头，云漫天等一齐弃马跳上一只渔筏子逃命。于谦一面招降喽罗，回查粮台；一面命邓华等沿岸跟追，放箭赶射。一直追到小船转头进汊，云漫天等上那边岸拣小路逃走，邓华等一时不得渡河跟追，才领众回头到粮台上来。

于谦一面查点粮草，一面安排降卒，邓华等回来报说：“云漫天和白莲教徒都逃走了。”心知必有后患，却是这时没法追寻，只好且罢。便命邓华、魏光二人分头巡哨，庾忠、庾健护守粮草，杜洁、董安查点降卒。有伤的调伤，没伤的归做一处，候令列入行伍。

于谦将事务铺排了个大概，便想到青草山来和伍柱商量善后。刚要起身，忽见李青进来报道：“程副将到粮台来

了。”于谦即起身迎接。程豪已带领文义、武全、卫颖、赵佑四人，都是全身披挂，忽进帐来，和于谦相见礼毕，程豪便问起云漫天的下落，于谦告诉了他。程豪听说云漫天逃脱了，只恨得牙龈咬得吱吱的叫响。于谦问起：“山上的事可曾布置好？”程豪摇头道：“只安排了个大概。方才丽老太太的尸身到山，双尾蝎和毛头星、过天星俩全都哭昏过去。好容易才叫沈一剂给救治转来，他三个便马上请令要赶上云漫天报仇，并且要主将将秦源和投降的喽罗全宰了来祭灵。主将没答应，说是照战场上一刀一枪，只有敌对，没有私仇。只是您老太太阵亡在云漫天手里，要寻云漫天报仇，这是人子之心所当有。却是这事和闽广派无干，只能为公和闽广派作对，不能将这事当作私仇，迁怒到闽广派许多人身上去。何况秦源是太行山剑士，更与他毫无干涉。如今殡殓您老太太要紧，您三个怎好不视殓送殓！云漫天现有人正在追跟厮杀，俺再派人去相助，务必将他拿来，公私两了。这一来，双尾蝎才算没了话说。主将便派石灵龟、玉麒麟二人帮着料理丧事，派于闪电、小大虫帮着预备棺木。又叫混天宽、魏黄虎陪伴双尾蝎等三人，这才叫咱们几个来帮着拿云漫天。如今让那厮跑了，怎么对双尾蝎说咧？”

于谦道：“双尾蝎猝遭逢大故，自然心乱意紊。他不是个不明理的人，有什么说不明白？这倒不必过虑。如今咱们只商量怎样了处这座青草山，是第一桩要紧事。主将意思怎样？您可知道？”程豪道：“我来时，主将原要我来和您商量的，您说该怎么办才好呢？”

于谦道：“破山时，我就思忖着怎样善后。这山天生形势十分险恶，云漫天漫不经心，先不设防，直到兵临山下，

才临时动手挖沟筑垒，所以让咱们破了他。如今咱们要弃而不守，只要咱们一离这山，白莲教马上就要占回去。再鉴于这趟大败之失，必定要严防紧备。那么，咱们不单是前功尽弃，反而使他们增防加紧。要是留下人来驻守着，咱们既不和番部勾通，此地离瓦剌很近，那些鞑子怎肯让咱们屯在他的门户之间？免不了时常来和咱们寻事，咱们又怎能够时常和他们大个部落来拼斗呢？何况边关总镇和他们相通，咱们一为这山，他一定借名来替白莲教复仇。他们和番部都是沆瀣一气的，咱们腹背受敌，终久还得被那厮们占回去。我正为想着这事为难，想和大家商量商量。”

程豪道：“既是这样，咱们都上山和大伙儿商量去。”于谦道：“这时青草已全军覆灭，料没大队人马来攻，却是不可不谨慎防备。咱们都回山去，却留下一支人马扎在山下，一来护粮，二来做个犄角之势。”程豪点头道好，于谦便命魏光、文义、庾忠、庾健、卫颖留在山下扎营。魏光等领命围着粮台，安营下寨。

于谦和程豪领着邓华、赵佑等一行人上青草山来。李青当先通报，伍柱出寨相迎，和于谦携手进内。丽菁领着梅瑜、梅亮头缠白布，拭着眼泪向于谦、董安等挨个儿磕下头去。于谦等还过礼，见胡玉霜的尸身已经收拾了，停在中堂，便上前行礼。丽菁等匍匐回敬，回身立起，刚要说要去寻云漫天复仇的话，于谦先开言，将云漫天逃走的详情说了，并反复解说：“报仇不在一刻工夫，现在先安窀穸要紧。如今您身当重任，怎好置遗柩于不顾，远走报仇呢？且待茆墓妥当，为公为私都应寻云漫天复仇去，那时决不拦阻，而且大家一定都要尽力相助。”

丽菁和梅瑜、梅亮才将报仇的心肠暂时放下，且料理丧葬，拭泪答应着。一时，于佐领健卒扛了棺材进来。章怡、凌波、魏明、李松寻出许多新女衣服，给胡玉霜装殓了，纳入棺中。丽菁自有一番哀痛，众人一一行礼，不必细说。

忙定了，于谦向伍柱说道：“我瞧那擒来的秦源武艺十分了得，气概也像个好汉。凭那相貌身材，都不是个无赖奸人，可惜他误入歧途，我很有心要拉他做个朋友，您说怎样？”伍柱点头道：“俺正想着要劝他投降，您也有此心，咱们可谓不谋而合。”便吩咐王森将俘擒的敌将押上来。一霎时，王森提着一柄鬼头刀，领着八名校刀手，各掇一把明晃晃的大叶斩刀，押着秦源，铁索啾当，浑身捆绑，只剩下两只脚散着，直到仁义堂上。

这时于谦、伍柱、孔纯、程豪四人列坐当中，众将分列左右。瞧那秦源时，螃蟹脸，金鱼眼，阔额头，扁大嘴，络腮须，卷头发，肥身躯，矮个儿，浑身盔甲业已剥去，青绸衬衣，哪里像个穿云鹤，简直是一座铁炉。

秦源大踏步，昂然登上阶堂，向旁边一立，巍然不动。于谦也不叫他跪，却反和颜悦色向他说道：“喂，穿云鹤，瞧你这般一条汉子，为什么不走正路，却去帮贼？”秦源仰天哈哈大笑道：“咱们是贼，难道你们是官吗？獐子不要笑兔子，大伙儿全是山精。你说这话，俺真有点儿替你害臊！”

丑赫在旁听了大怒，按剑而起。秦源瞧见，向着丑赫一伸脖子，呵呵笑道：“贼杀贼，算不了一回事，干吗生那么大气？来吧，皱一皱眉头，就算对不起你。”伍柱忙止住丑赫。

于谦又向秦源道：“您不要把个贼字儿看错了。并不是说开山立寨就是贼，开府建衙就是官。官不爱民忠国就是贼，反过来说，贼就是害民的奸徒。要是开山立寨的朋友能够保爱百姓，就是古来的侠士所为。青草山干些什么，你不能不知道。凭你说他们是不是贼？咱们虽不敢自夸怎样侠义，可是天下自有公论，您瞧咱们比青草山如何？我瞧您委实是一条汉子，为什么连个贼字儿也认不清？以致陷身贼党，辱身害义，我真替您可惜极了！凭您这样儿决不是个甘心跟那厮们做贼的，也不像个拿钱能买您替他们出死力的。我知道您陷身在此，一定有不得已的事情逼迫来的，是不是？朋友！您须知大丈夫此身可死不可辱。任您有天大的为难，您只朝正路上走，自有正人君子来帮扶您解开难厄。万分没法，也得拼着这昂藏七尺之躯，死里求活，或是全身而死。终不能没一点勇毅气概，竟会被逼得往做贼这条路上去！您有什么为难只管说，咱们可以设誓尽力帮扶您，断不忍瞅着您这般个汉子埋到贼堆里去。您想想明白，咱们是一片至诚对您，您该能懂得？我并不是扫您的面子，却是深怜您无端失足，没人唤醒，惺惺惜惺惺，才披肝沥胆的和您说，您可不要想左了！”

秦源起先昂然而立，听了于谦这篇话，渐渐的将头低下，越听越低，到后来竟将头垂到胸前去了。于谦说完，秦源仍是低头不语。

于谦又道：“您是个汉子，为什么这般想不开？大丈夫一时大意，踏错了一步，马上回头朝正路上走，也还不迟，这也用不着迟疑不决呀！您要真是想明白了，咱们就交个朋友，大家推诚相见，以义相绳。谁做贼，就不让他活着。以

前的事全抛开，譬如洗澡一般，肮脏洗去了，就算做完结，以后再重新做人。您瞧咱们伙里也不少从前走错道儿的，只要一下醒转过来了，留着自己有用之身，还怕做不出有益于人的事吗！您如今到底怎么着？我也不逼您，您自家儿仔细想想去。”

秦源眉头一皱，牙龈一咬，左足一蹬，两肘一撑，震的腕上铁链呛啾啾一声响，从牙缝里迸出一声哼，接着嘖的叹了一口气，摇着脑袋，说道：“罢了，俺也没话了，听你们拿俺怎么办吧！”伍柱便起身下位，亲自解了秦源身上的链条，一面说道：“您和俺们作对，自是您食禄忠事，应该如此的，俺们决不怪您，更不必办您。如今俺们知道您也是一条好汉，便放了您，以后随您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俺们也决不为难您。”秦源也不道谢也不走，仍呆呆地站着。

于谦便让秦源在客位上坐下，秦源也不客气，坐了下来，伍柱便给在座众人一一引见了。秦源都见过礼，却仍是闷闷的坐着，愁眉不展，坐着满露着不安的形象。于谦瞧他那模样透着十分为难，便向他道：“您有什么为难，尽管照实说，我答应了您帮忙，准帮您到底。此地都是血性男子，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吧。就是不甚规矩的事，咱们也得想法子给您了处。您拿咱们当朋友就甭这么老憋着。”秦源听到这里，猛然两手一拍，大声道：“可不是！”

秦源说出些什么来，且待下章再叙。

第二十八章 披肝沥胆壮士归心 铁戟银枪渠魁毕命

话说秦源听了于谦再三开导，问他有什么为难？触起心事，猛然将两手一拍，大声道：“可不是！俺憋了半辈子了！”于谦、伍柱、程豪、孔纯等齐问：“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秦源道：“这话长啦！得打头儿说起才能明白。俺爸爸是个做指挥的，遗下俺哥儿五个，俺是最小的一个。四个哥哥全在家乡湘潭县城里守着家业，也有跟着爸爸去弄官儿做的。就只俺自来不爱学他们那文绉绉、酸溜溜的样儿。俺爸爸就说俺不像个斯文种，教俺读了几年书，就去练武。在京时，便拜在沐王府教师田槐声门下学艺，学了几年，也不曾学着个什么。俺爸爸因为靖难之乱，告老还乡，说俺没出息，又领俺去投拜在闽广派头脑黄叶道人金龙司徒干城门下，学会了拳脚，和一柄剑、一条铲。师傅便带俺闯湖广，入黔中，五六年才回家走了一遭。后来师傅将十八般武艺传授了俺，俺不合和师弟过山鼠田强听信了二师叔蜘蛛白云和尚的话，说是武师拳家终得做几件惊人事业，才不枉学艺做好汉。俺师傅不许俺走，俺终被白云和尚引动了，瞒着师傅，和田强俩跟着白云和尚到了辰州，便在辰州抢了个寨子。白云和尚又去诳了俺师兄盖湖广成抚、黑皮黄振武，师妹浪里花姬云，师弟追风马邓天梁、河豚李七，都到辰州

来。前年三师叔常山蛇云漫天到了辰州，俺们打家劫舍也干了好几年了，三师叔忽然间说是要俺们都去做官去。俺素来不乐做官，人一做了官，就是进了牢狱，多少规矩，够多受罪！俺不肯依他，三师叔就说：汉王要夺天下，让俺们去帮着他，将来都是大官，没那些规矩，受不了罪的。如今依旧打家劫舍，还有汉王保着，地方官不会来寻事。俺一听这是和人家当奴才去，更透着不愿意。

“这一来，二师叔白云和尚就想法子磋磨俺了。俺和姬家师妹在一处的日子长，性情儿也相对。她是个没爷娘的女孩儿，在人家当养媳妇。俺师傅瞧她被公婆折磨得快死了，再一打听，那家子的男小孩又死了，她公婆还指着她要养大来弄几十两银子。俺师傅和那家子说要买这女孩儿，那老的不肯，说是要待养大了，押去当窑姐儿，再留下一半身子，得押几十两银子，每年还有好处。她从良时，还得分一份身价银子。俺师傅见明救不了，就暗地里去盗了出来。在师傅那儿时，师傅就说将来要把她嫁给俺。俺回家那一趟，给爸爸提起，俺爸爸不乐意，说是俺们世家人家怎能娶个没根的小寡妇做儿媳妇？俺没法，只得回到师傅处求师傅。不料师傅说：您爸爸不乐意，我也没法可想。后来白云和尚就拿这事骗俺，说是‘你跟着我走，我准能劝得你爸爸答应你娶姬云儿’，又教俺先走，他随后领姬云儿来。不料他存心骗人。俺走时和姬师妹暗中说了，姬师妹说：这事不妥，让师傅知道了不得了。俺说：要是不走，二师叔不肯去劝俺爸爸，那么一辈子没望，急也得急死了。俺到了辰州，白云和尚又去骗姬师妹，说秦源在辰州想你，秦家也答应娶你到他家去，可是不乐意和老道做亲家，这事不能让你师傅知道。姬

师妹不肯忘恩负义背师逃走，白云和尚便说：秦源已得了病了，你忍心不去瞧瞧他吗？就是你嫁他，原是你师傅说起的。如今不过是秦家老头儿刁钻古怪，得迁就点儿，将来还怕对你师傅说不明白吗？姬师妹年轻容易受诳，给他这一诳就诳到辰州来了。

“到三师叔教俺投汉王时，白云和尚就拿这事逼俺说：你要是不听三师叔的话，我就将姬云儿送回去，任凭你师傅办去。你要是一同去投托汉王，你想你老子是臣子，汉王是皇子，只要汉王叫个人吩咐你老子几句话，你老子是有名的忠臣，能不谨遵谨依吗？俺当时没答应，不知他们使什么法儿，一夜工夫，竟将姬师妹弄的不见了。俺向他追问时，他说：姬云儿听说你不肯求汉王，她自己去求汉王去了。俺虽不相信他这话，却是料着他们也不会弄死姬师妹，只不知道教他们把个人儿藏到哪里去了？

“去年夏里，忽然有人捎来一封信，是姬师妹的亲笔，说是汉王相待很好，现在塞外青草山、白莲寨做头领。临完还说让俺快投汉王，将来准能了咱们的心愿。俺一时糊涂，却信定了姬师妹准不骗俺，反倒催白云和尚去投汉王去。这他可拿腔作势了。今天有事，明天没闲，又在湖广西路做下许多无头案子，老是让俺代他出死力。要说半个不字，他就说‘要投汉王，不是空手去得的，必得弄些银钱珠宝去才行呀！少了，他是王爷，怎瞧得起？要多时，不打劫，从哪里来？’俺没法，一直代他弄了差不离五万银子的金银，还有许多珠宝古董，他才领了咱们动身，却不进京，一直出塞。俺想见见姬师妹，便也不一定到汉王那里去，和他们径到青草山。才到山上，三师叔就去打卧牛山去了，让咱守

寨。俺还当姬师妹同三师叔去了，不好意思急着追问。后来三师叔兵败回来，俺耽心姬师妹在卧牛山坏了事。仔细追问，才知道姬师妹本来没出寨，山寨喽罗们全没见过这个人。俺就追问白云和尚，他说汉王留下她在府中护苑保宫，跟着娘娘。俺信不过，要到汉王府去。白云和尚说：四月里霞明观做会，娘娘也要来的，那时我领你去一求，就成功了。这时你上京城里去，那王府是怎么个势派。你能进得去、见得着吗？俺听了，这话驳不回，只好且待着。

“后来听说霞明观四月里的会不做了，汉王也不来了。俺便决计要进京去。白云和尚一口答应，领着俺和成抚、黄振华、邓天良、李七一同进京，果真见着那汉王。汉王封了一大阵子官，说白云和尚就和老皇爷的姚少师一般，也封做少师。俺们五个都有个名儿，俺可记不清楚了。当下和大众糊里糊涂磕了一阵子头，心里十分恼恨，为什么要对他磕头？他还坐着理也不理，怎不叫人生气？便决计不再见他。第二天，俺问白云和尚讨姬师妹，他说：过些时自然要见面的。好容易挨了两天，才得着个信儿，说姬师妹要见俺。那天，有个太行剑士名叫陈刚的来叫俺进里面，果然见着姬师妹。可是那汉王也在那里坐着，姬师妹站在他身旁。俺一进去，姬师妹就开口要俺给汉王磕头，俺只得依她。磕了头刚刚爬起来，姬师妹就说：咱们的事，王爷已经允给恩典了！可是叫你得帮着白莲寨灭了卧牛山回来，才能让咱们去见您老太爷，您快去吧！俺见她说到‘您去吧’三个字时，眉眼齐动，嘴角也朝俺歪了几歪，面露惊惶，好像叫俺快走脱祸一般。俺当时心慌意乱，不知要怎样才好，就那么随着他们叫唤，又给那汉王磕了一个头，就出来了。

“俺将这情形问白云和尚，白云和尚说是姬师妹恐怕俺失礼得罪了汉王，坏了大事。如今你正好依言去立功回来，汉王一欢喜，你这事不就成了吗？俺猜不透是怎么一回事，只好拿他当做实话，又跟田师弟两人出塞来了。可是三师叔老不肯打卧牛山，问起来终说：人马不齐，粮草不足。俺只得耐气待着。这就是俺做贼的始末缘由，俺并不是色迷，也不是落魔障。委实是因为姬师妹自来就待俺好，俺不能使她失望。俺自从出了汉王府，也想着：姬师妹也许是被汉王逼住了，走不脱身，也许还上了他的当说不出。可是又想到姬师妹是个烈性人，如果被他们欺负了，准不活着。从这瞧去，她在汉王府又不像是被汉王霸占了。大概是汉王强留住她，走不了。俺想要去救她，却是孤掌难鸣。就是青草山也十分严紧，偷走不脱。借故下山他们又不许，几乎把俺憋成一场大病。如今你们不是要俺把为难的事说出来吗？俺也顾不得害臊，全说出来了。您想这事尴尬不尴尬？俺原想挨到打了卧牛山，瞧他们又怎样说。可是如今卧牛山打不了，反叫卧牛山打了，这事不是更差远了吗？俺心里是越想越乱，越不得主意。你们诸位诚心是拿俺当个人，这样一劝，俺明白了俺做的事全不对。如今只想得着姬师妹的确的讯息，知道她到底是不是受人家卡住了，俺就自己丢了这个不值钱的脑袋，也让人家瞧个榜样，知道背师从贼是做不得的！”

于谦待他说毕，才接言道：“您说的我全明白了。大概您自己还没全明白。我实对你说吧：您说的您那位师妹浪里花，就是让您害了，如今说不定他们还要去磋磨她啦。”秦源大惊道：“这话怎么说的？怎么是俺害了浪里花呀？”

于谦道：“您想，那白云和尚不是要骗您给他出力吗？

骗人总有个骗穿时，怎能要您从心眼里迸出个甘心情愿来给他拼命效力咧？所以他就用这香饵钓鳌鱼的手段，知道您和您那师妹是知心朋友，一心一意要相偕到老的，他就把您师妹骗去，把握在手心里，拿来当个香饵，钓住您给他拼命。您有本领给他干了一桩，他又来一桩，非得把他的事情通通干完了，就让您从老到死，一辈子甭想得遂心愿。他只把这点儿糖擦在您鼻尖儿上，教您嗅得着，吃不着，才能使的您团团转。要是他这糖给您吃下去了，他可糟了！凭您这性情儿，要东不肯西，还能长服他的调度吗？他一辈子要使唤您，就一辈子不会给您个遂愿。可是如今这样一来，说不定他又要怎样去逼着您那师妹写书子给您，叫您怎样怎样。要没有您，那厮们定不会扣住您那师妹。这一说，不是您害了您师妹吗？这话不是我故意说来骇您，您想，那秃厮不是一径使这法子播弄您吗？”

秦源跳起身来，连身说道：“对、对、对，不错！一点儿不错！俺也老是疑惑着，就只想不到这样透澈。让您一说，俺压根儿明白了。如今求你们放了俺，俺马上去找那秃厮去，找着他，问他为什么要害得俺这样苦？拿他来碎尸万段，才出得俺这口怨气，才对得住俺的师傅、师妹。俺报了这仇，准回到卧牛山来，那时再凭你们要拿俺怎样就怎样，死也情愿，给你们出力也可以。这时俺可得先告个罪，俺走了！”说着，便立起身来，向众人拱一拱手，转身要走。

伍柱忙叫徐奎、周吉阻留秦源，便劝他道：“您如今上哪里去？就让您赶到京城，那厮们能许您和您师妹见面吗？那汉王府在紫禁城内，不是什么几明几暗，能让您去探个明白的。如今汉王到了乐安，更是千宫百殿，就算您能够夜入

暗进，又上哪里去寻您师妹去？再说那厮们现在也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您又到哪里去寻取白云和尚呢？依俺说：您且耐一耐性子，咱们就要回卧牛山的。回到寨里，代您去问问各位宗师，准能想出个妙策来。”于谦也道：“咱们回到擎天寨去，那里不断地有探子回来报讯，就能知道汉王那里的情形，和云漫天等一班人的消息了。”秦源听了，只得耐性待下，并说：“情愿归擎天寨，只求允许帮着寻白云和尚报仇。”伍柱一口答应，便叫秦源且归入中军。

一时，酒菜已备，便大摆庆功筵宴。于谦、伍柱和众将都在大厅上落坐，分做十多桌，团团围在大厅上，欢然聚饮。席间，于谦、伍柱便将青草山应当如何善后的话说出，和大家商量。秦源首先说道：“这个山寨，云漫天早就不想要的。只为有卧牛山在塞外，受了汉王和徐季藩的嘱托，要打卧牛山，才勉强待住了。如今他离了这山，不见得还想再来。虽说他想复仇，却是没一兵一卒，怎能再来抢山立寨。就算能够集些人马，料他必须打卧牛镇走过，才能来得。只要在卧牛镇留心截住他，一辈子也来不了。”

程豪问伍柱道：“咱们动身时，各位宗师可曾吩咐克山以后怎么办？”伍柱恍然道：“不错。俺动身时曾受一件密策，藏在甲带里，说是为难时可开看。那时想着是打败仗的救急法儿，如今山寨也打平了，谅来就只这事为难了，待俺取出来瞧瞧，说着便取了出来，一瞧，不觉哈哈大笑，顺手递给于谦。于谦瞧过，便向大众展开来。众人瞧时，上面写着十六个大字道：

埋炮炸隘，放火烧山；叠石断径，永绝盗踪。

众人瞅了，都觉这法子一劳永逸。

饭后，伍柱只派王森督着四员领军分向山下四面哨探。又叫聊昂去调卫颖上山来，将带来火炮和山寨里抄得的火药都叠集起来候用，便和众人分散歇息。

次日，于谦、伍柱、孔纯、程豪四人分四路观察全山。所有山上可守的险隘都做上记号，叫卫颖领健卒埋好火药雷炮。所有山径山路不易行兵的，可塞的便塞了。有些是樵路、猎道，便命于佐、岳文、黄礼、王通分领健卒开挖填筑，成为斜坡大路。僻径、山洞一一填塞，要将那一座险阻嵯峨的天生贼巢，荡成一片坦途。

一连几日将这些事都调派好了，便传令移营下山，各军都到平地扎寨。山中所有的粮银东西都运到山下营中。只一日工夫，便在离山下五里多路的牧场里，连绵蜿蜒扎起一片大营盘，旌旗相望，刁斗声喧，十来里连成一片。于谦、伍柱在中营立帐，直待诸将先后报明领队下山，都已齐了，才传令叫震天雷卫颖挑拣伶俐铁骑健卒一百名上山去，点燃埋下雷炮火药的引线，同时放火烧山。先从后山燃起，急急奔开，又点第二处。似这般一直燃到前山，只听得噼里啪啦，夹着轰隆隆勃火烧炮炸，震得天惊地动，草偃尘飞，声闻几十里。小山一般的石头，冲起半空，又掉落下来。树林丛林都成了一座一座的火山。一支一支的火树，夜里照澈一天红光，白日烟冲满空黑雾。擎天将卒都远瞧着这片奇景异彩，喝彩声和炸响相答和。

擎天军马，是不是就此回师，下章再叙。

第二十九章 旋师奏凯献馘降俘 结伴入都披星戴月

话说于谦、伍柱毁了青草山白莲寨，待了五日，火熄了，查勘一过，险阻尽失，便将全军展开，分为七路，照出兵时次序，奏凯回卧牛山来。

这时，卧牛山擎天寨里，早已得着铁骑报捷，并得杨洪密报：“边关都督暗护着云漫天等过了卧牛镇，进关去了。”因恐惹起官兵麻烦，也没去拦截。直待前站摸云王森领着双锤李隆、梅花鹿李青、飞毛腿欧弘、赛叔宝徐建，拥着蜈蚣走德三角大红旗，杆上金铃乱响，回山报捷。友鹿道人、张三丰、周颠子、丈身和尚、飞霞道人、大通老尼、自然头陀、凌云子八人，领守山健卒都到头关柴门岭下列队迎接。

不多时，丑赫领着茅能、刘勃、范广、薛禄、施威、赵佑从上流头渡河先到。遥见友鹿道人等亲自下山迎接，便传令：下马藏刀。丑赫和众将先上前打恭参见了友鹿道人等，便过岭扎营候令。二路钱迈和潘荣、杜浩、许逵、沈石、弓诚、弓敬随后来，也和前部一般，下马藏刀，参见过师长，便进头关扎营。前军文义，率武全、卫颖、雷通、柳溥、董安、邓华，解着获得的粮秣、银钱、兵器、盔铠等物，和夺来骆驼、马匹、旗帜、杂物，照前入山，到三关内沿街扎营。

霎时，中军来到，于谦、伍柱、程豪、孔纯并马前行，

两边排开：龙飞、凌翔、归瑞、凤舞、王通、孙安、骆朴、庾健、徐奎、徐斗、聊昂、秦源、冯璋、于佐十四员大将，一个个顶盔贯甲，拥着令字大纛，擎天寨大旗，只听得蹄声得得，全无人声，冉冉而来。到了岭前，大旗两边展摆，兵将一齐刹住。于谦、伍柱等四人先行下马，躬身拱手道：“恕弟子甲冑在身，不能全礼！”众将也随后下马，一齐施礼。便令骑卒下马，所有兵将都将兵刃向里藏着。待友鹿道人等拱手还礼，挥袖让道，才领着大兵屏息而过。

接着便有后军统将庾忠和黄礼、查仪、周吉、蒋庄、陈曼、林慈，护着受伤未愈的卒、马，依前藏刃下马，参见宗师，随在中军后面，过岭进关，在街头广场中扎营在中军大营后面。队尾才过，合后魏光率彭燕、火齐、王济、种元、岳文、吉喆渡河来到，见宗师出迎，连忙落骑施礼，藏刃而过，越岭过关，到四关扎营。最后是断后统将章怡，带同魏明、凌波、李松，伴着丽菁、梅瑜、梅亮，护住胡玉霜的灵柩，用两头白布缠颈的骆驼平驮着，簇拥着来到岭下。

友鹿道人吩咐将预备的祭桌抬过，端正好，便和张三丰、丈身和尚等先后行礼路祭。章怡传令展开队伍，奏起哀乐，兵将一齐下马，不得露刃。又令魏明、凌波、李松三人搀扶着丽菁、梅瑜、梅亮伏地还礼。友鹿道人等虽在克敌奏凯，犒军之时，见了这一副灵柩，想起出兵时那位精神抖擞、志气轩昂、白发飘枪、练裙拂剑的老女英雄，也不觉恻恻悲哀，心中难过，都洒下几点英雄泪来。丽菁因身在中军，兵符未缴，只得强自抑压悲怀，泪如瀑布，不敢出声。待祭毕，方爬起，率两梅向友鹿道人等挨次磕头致谢，拭泪回身，并唤住两梅号哭。友鹿道人传令：“各关守卒一律伏

地跪迎；所过营盘，兵伏将俯；灵柩直到大同堂当中停放；梳头换挂灵旛；全山带孝一日，分班祭奠。”当有铁骑飞马传令。丽菁又泣谢了，两梅也随着伏地叩谢，才各归本队，随着主将牵马步行护柩过岭。过关过营时，健卒都伏地跪接跪送。丽菁一一叩谢。章怡因为友鹿道人命灵柩停放大同堂，便领兵直进四关，东转进了辕门，到坪中扎营。自己仍和凌波、魏明、李松等护灵柩到大同堂上停放。这时，杨洪也到山上来和伍柱等欢然握手道故，又向灵柩行礼上香，劝慰了丽菁一番，便和众将齐往后堂进见师长。

友鹿道人等八人乘马随断后队伍上山回寨，直到后堂。坐位已经拾掇好了，于谦先到，上堂参见毕，略略禀明赴援情形。友鹿道人、丈身和尚各慰劳一番，接着便见伍柱、程豪、孔纯三人，都是遍体戎装，身披大氅，领着六十四员将佐，剑佩铿锵，铠甲辉耀，威风凛凛，上堂打参。友鹿道人等一齐起身还礼，并道声“辛苦你们了”，便叫伍柱等坐下。

伍柱和众将列做数行站着，先不就坐。众将都拱立着，伍柱上前两步，孔纯、程豪也进前一步，左右分立伍柱身后。伍柱才躬身向上，将受命出兵，以至攻克青草山的情形说了一遍。并将死伤人马数，失去和动用的兵器粮银数，以及斩杀人数，夺获物品，收降兵卒的数目报明。最后，才将收得水军将骆朴，和闽广派弟子秦源的情形说了，又将骆、秦二人的出身，和各人的能耐特长表白一番。

友鹿道人力赞伍柱行事得体，指挥若定，迅摧强敌，不辱使命。奖勉众将能守军令，勇迈忠毅。又将骆朴、秦源传近前，极力慰勉一番，向骆朴道：“本寨不论出身，只凭本

领。你能赤心向善，自然一视同仁。”向秦源道：“武当、闽广同出一源，原无二致。您师傅黄叶道人作为人行事，我们都极佩服的。只可惜他耳朵太软，有些偏听白云和尚的谰言，致使云漫天等没人约束，胡作乱为。我们只为大义所在，不能徇私。有日遇着您师傅，将闽广派不肖子弟所作所为的真凭实据，给您师傅，他才得明白，到那时咱们仍旧一家。您如今能不忘师训，自污泥中拔身出来，我保管将来您师傅只有欢喜，断没个说您不是的。您心里的事，我们一定给您探明白，帮您办停当，您只管放心。”骆朴、秦源都是从来不曾受到这样体贴慰藉的，先时私虑到这寨里不知相待如何的心事，早抛到九霄云外，放下心头一块石，从此死心塌地，再无二心。当时诚心至意的应着，躬身致谢，退归原地。

友鹿道人又叫伍柱等坐下。六十六人才挨次向两旁预备下座位上坐下，友鹿道人等都向丽菁抚慰，设誓代他报仇。丽菁觉得：娘虽死得苦，却是老太太阵亡也不容易，可算千古奇人，也说得死得其所，不虚此生。只得回忆到入殓时那满身浴血的形象，可想到要是妈今日还在，眼瞧着献俘告捷，不知怎么欢喜，如今是惨然长逝，不及见了，不觉痛泪纷滚。众人好容易才劝住，梅瑜、梅亮也觉得今日是告捷犒军的吉日，不便举哀，只暗自惨伤。

友鹿道人便吩咐大犒将卒。将佐，不分主将、战将，会宴六日，每人锦绣战袍一领，绉绉十匹，花红银三百两。杨洪守口探讯，护送来往同道出塞入关，保全山寨有功，一律给犒。健卒，本寨出师的，各赏花红银二十两，猪肉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五斤，鸡一只，酒十斤。受伤的，轻伤加养

伤银十五两，重伤加调理银三十两，残伤的移大寨掌牧畜养鸡，照支口粮终老。所有降卒，除只赏银十两外，其余皆同样颁赏。全山分做子、丑两班，轮次各班给假三日，准许游散聚饮，不许下山滋事。子班给假，丑班严备守山；轮到丑班，子班亦同。将佐除该值外，都到后堂欢叙。六日之后，听候重行调派，暂时各按出兵时队伍，分开驻扎。降卒都归堂上造册分拨，有家在近处的并许搬家上山，给屋给半粮，充畜牧缝洗役。

这六天之中，真是全山欢腾，连山花野树也都迎风招展，好似含笑迎人一般。只苦了那些山上牧畜的牛羊猪鸡，平日吃着不管事，这时一只只杀的喊叫连天，落得个剥皮剔骨。全山扎营处，只见埋锅发火，肉香四散。将卒们没一个不满面含笑。

只有丽菁、梅瑜、梅亮成了服，苦块守礼，终日以泪洗面。众将都素衣上祭来吊，各队健卒也公众椎牛杀猪来磕头致祭，整日还礼不迭。过了三日，友鹿道人约同道师长，周颠子等一共八人来灵前啐经，丽菁感激不尽。啐过三日，丽菁依友鹿道人之言，将灵枢权和丽指挥一同权厝山上，破土停棺，将来再搬运进关还乡，便于第三日晚上设奠辞灵。五更时，运枢到最高处，柱云峰头，周颠子择的地穴，和丽仲仁一同落土。众将都素衣、布冠、黑带、白马，前来送葬。友鹿道人命健卒中调一千名铁骑，带白纓枪刀，素铠、白袍、白马、白鞍，一千步卒，也用白纓枪刀，白巾、白衣、白带、草履，前后护枢。其余的健卒都在灵枢过处分列两行，俯伏送丧。除大通尼、凌云子率女将扶持丽菁和梅瑜、梅亮外，友鹿道人和众将都乘白马肃静相送，直到墓地落

葬，一切礼仪不必细表。

山中一连欢宴了几日，又办过胡玉霜的丧事，友鹿道人便上厅议事。因为山中将卒俱已增多，便将全部改行调派。又因为于谦就要回京消假，不能常在山中，便只将他当作客体看待，不列入职事单中。当下重行分派全山职事如下：

主持全山大将：伍柱。

副将兼总哨探：杨洪。

副将兼管前山：程豪。

副将兼管后山：孔纯。

湾河首将：骆朴。

战将：陈曼、薛禄、梅瑜、梅亮。

山前柴门岭首将：丑赫。

战将：邓华、董安、柳溥、雷通。

山前一关首将：茅能。

战将：吉喆、林慈、周吉、彭燕。

山前二关首将：施威。

战将：种元、火齐、王济、皮友。

山前三关首将：文义。

战将：蒋庄、赵佑、卫颖、武全。

山前四关首将：凌翔。

战将：欧弘、李青、李隆、徐建。

山后四关首将：龙飞。

战将：弓诚、徐奎、弓敬、徐斗。

山后三关首将：钱迈。

战将：潘荣、杜洁、许逵、沈石。

山后二关首将：魏光。

战将：刘勃、冯璋、聊昂、岳文。

山后一关首将：凤舞。

战将：于佐、归瑞、王通、孙安。

银浪滩头首将：庾忠。

战将：庾健、王森、查仪、秦源。

银浪湖中首将：章怡。

战将：凌波、魏明、丽菁、李松。

山前都巡查首将：范广。

山后都巡查首将：黄礼。

督粮兼医药首将：沈刚。

以上共计将领六十七员。

又将全山健卒除死亡、伤残外，连降卒共计一万六千二百五十名，挑选四百名铁骑，校刀手一百名，守护大厅兼传令报讯巡哨。又，每将领挑选随身亲信护卫四名，马夫一名，共三百三十五名。又，上厅当差四十名，厨夫十名，马夫十名，洒扫夫五名，共六十五名。兵马房马夫即待补健卒，三百五十名。总共一千二百五十名外，所有一万五千名分为六队，每队二千五百名。

六队统兵将官如下：

先锋首将：丑赫；佐将：施威。

战将：邓华、董安、柳溥、雷通、种元、火齐、王济、皮友。

前路首将：茅能；佐将：刘勃。

战将：吉喆、陈曼、林慈、薛禄、周吉、彭燕、梅瑜、梅亮。

中军主将：伍柱；

副将：程豪、孔纯、杨洪。

参军：沈刚。

战将：龙飞、凤舞、凌翔、归瑞、王通、孙安、骆朴、庾健。

护卫传令：欧弘、李青、李隆、徐建。

左军首将：文义；佐将：武全。

战将：黄礼、蒋庄、卫颖、岳文、徐奎、徐斗、查仪、王森。

右军首将：魏光；佐将：钱迈。

战将：潘荣、杜洁、许逵、沈石、弓诚、弓敬、于佐、冯璋。

后军首将：庾忠；佐将：赵佑。

战将：章怡、丽菁、凌波、魏明、李松、秦源、范广、聊昂。

各队将领每员领本部兵二百五十名；中军战将同；护卫每员领哨骑一百名；中军刀斧手一百名皆由沈刚统率。

诸多分派已定。歇了许多日子。那日，友鹿道人等聚将开筵，当席商量事务。张三丰说道：“如今塞外青山已灭，所防只在番部。关内事情正多，破霞明观最为紧要。朱高煦在乐安其志不小，所作所为，尤为恶毒。我们八人原只约此聚会，便去破霞明观的，不便久持本寨事情。如今全山都交千年松和程豹子、孔虎头、杨霹雳全力主持。我们八人中没事时留在山寨中，也只随时参赞一二，闲时便指教技艺不足诸弟子，如冯璋、皮友、薛禄和两位弓公子等。有事就动身离寨，不必拘束，好四处访集贤豪，共挽大劫。”凌云子说：“不久大难将临，胡祸重见，惨不忍言。到那时，中国

无可可用之兵，所以咱们练兵第一要紧。要使将来所练的兵，都得率队督伍，才能应用。目今急采马匹，全山都练做马兵，不必有步卒；不善骑的将领也赶紧练习，休得懈怠。须知要破胡人，步军是没用的。大家要知道今日以前，是和青草对敌；今日以后，是准备将来卫国灭寇。认清路数，才不致误。我和各位师长目前就有几人要进关，你们各人都可用心守寨。只有于廷益假期将满，理宜速去。秦源要往乐安探讯。范广、岳文、武全、种元四人武艺已成，应当闯闯江湖。我原要派他四个进京一趟，如今便可随于廷益结伴进关，一来护送他回去，二来路上还可增些见识。王济、李松、冯璋、皮友、聊昂、薛禄和梅家姊妹弓家兄弟等几个虽和范广等一般应当奔走阅历世情，却是武艺根基不深，且在山勤练，随后再去。火齐、于佐虽是武艺已有门径，年齿也稚，却是业经各随师傅阅历不少，暂时且守山寨，不必进关。所有离山的职事，各队中由首将兼领。守山轮值的，由首将调派。只有范广巡山职事紧要，便由我们八人中在山的暂时兼管。”

武全等四人听了，都起身承应，请问：“哪一天动身？”友鹿道人道：“从这里进京，程途不近。且是你们此去，于廷益是官身，须得按站行走，照他假期算来已经没日子了。准定后天动身，你们该拾掇的就拾掇吧。”

当席众人便轮流敬于谦的酒，又和武全、岳文、范广、种元、秦源五人轰饮。并订明全山六队分做六班，从这天下午起到动身的那天早上止，分为六餐酒席饯行。彼此英雄分手，虽有惜别之心，却无留恋之意，仍然欢饮到日色偏西才罢。

接着，沈刚给六人拾掇了六份行李、衣服和路上备用的药物，分送给各人收下。岳文等五人各自拾掇兵刃暗器，却都打扮做考生模样，又到要好同道处辞行叙话。

一连两日，都是在大同堂会宴。直到第三日清早，庾忠、章怡等八人设筵祖饯。于谦和秦源等六人辞了友鹿道人等各位宗师。到大同堂立饮三杯，便向众人告辞。众人挽留，略坐了一坐席，因要赶路头，不敢久耽搁，只互敬了两巡酒，便起身离寨。友鹿道人、丈身和尚等八人都送出头关，于谦再三遮拦，才到柴门岭止步。众将都送到滩头，只有主将、副将和各队首将、佐将、伍柱等十四人亲送过河。

骆朴亲驾大船载送众人，另派陈曼驾小船载马匹行李，渡水来到卧牛镇。待众人都上了岸，才回船别去。杨洪邀请一同进营，苦苦留住道：“到了此地，俺是地主了。伍大哥、程大哥、孔大哥和俺另外备了个薄意在此。”说着，便叫军校摆酒。于谦固辞，杨洪笑道：“这俺可不怕您不赏脸。俺不给关文牒子，您就走不了。”于谦也笑道：“那么我还不是照来时一般，翻八达岭小路过去就得啦！”却是终被杨洪、伍柱等十四人拉住，盘桓了半日。

杨洪待席散后才将办好的关文送给于谦等，于谦等六人才辞了出营。杨洪和伍柱等又骑马送了十里，殷勤互嘱，方才分手自回。

于谦等进关做些什么事，都详下文。

第三十章 走长途蹄痕蹂月影 宿野店人语破风声

话说于谦和黑飞虎范广、一朵云岳文、千里驹武全、金戈种元、穿云鹤秦源等一行六人和杨洪等分手，那日因为在卧牛镇耽搁久了，只走了半站多路。塞外不比关内，错过宿头，就没处寻歇处，便落了店。

次日起得绝早，打马急走。六人之中要算秦源心中有事，最为着急，老是催着：“咱们急趲一程可好？”武全笑道：“咱们今天不是在破站赶路吗？还要怎么急法呢？”秦源道：“俺老实说吧，早一天到乐安，俺这颗悬挂着的心就早放下一天。要不，不知怎样老是觉着满腔儿荡荡的找不着把拉，这够多难受呢！”于谦道：“好兄弟，我不答应过您，准备帮您干好这件事吗？您甭瞎着急，这会儿就让您急的血心儿打腔子里迸了出来，也不中用。就是到了乐安，也不是马上就可以了结，立刻就能知道个究竟，也得费工夫去探访设法才成呀。似您这样急法，怎办的了咧？您听我劝，只当这时还是在寨里干着活儿，沉住气，反正不会慢到乐安的。赶到了那儿，就算耽搁些时候，反正有咱们这几口子，不怕办不了这么一点事，您放心吧。要是您打这儿就这么样鼓捣膨隆的急着吵着，怎么办呢？再要闹的大伙儿心里满不宁静，赶到了地头儿，有法子也烦的想不出来，那可就是您自己误自己。不是我唬您，那可真得坏事！”秦源听了，果

然耐下性子去，再也不敢声响了。

行了些时，进了居庸关，便循涿、易大道，直向南来。关内天气和关外原不一样，加以他们是往南走，路上一天觉着比一天热。顺大路走着，上半天晒右边，下半天晒左边。沿途久经兵燹，树木稀零。六人在马上一连两三日，晒得满心发烦。晚来落店投宿，衣巾上满是日光腥气，冲脑刺鼻。

那一天，约莫已是未末申初时分，岳文在马上发渴，便道：“走这道儿只有夜里趲程舒服多了。从前俺给师傅送信走道儿，遇着这样天气终是酉牌动身，赶个全夜，到天明时才落店打尖。再走些时，辰牌过后，就找家阴凉店家，倒头睡觉。又不受热，睡觉时又没蚊子，够多痛快！”言未毕，范广早嚷道：“咱们就这么办不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挺着老头皮来晒呢？”秦源道：“赶路要紧，没法子，得受着。要是这时恰巧在战场上，难道还能怕太阳晒，不打啦吗？”武全噗哧一笑道：“我全知道你们的意思。穿云鹤的意思，是想着夜里短，白天长，夜里赶路白天睡觉，耽搁路程不能快到乐安。黑飞虎是没走过夜路，听得这玩意儿透着新鲜，想尝尝味儿。一朵云是一半儿怕热，一半儿这时有点儿倦的要睡觉。可是不是？”

于谦笑道：“让千里驹这一来把您三个心眼儿的事全掏出来了，实在夜里赶走没耽搁，没拦碍，乘着凉，一心儿只顾走，只有反走的快多走些儿的，路程是误不了，只怕出岔子。”种元听了，抢说道：“放着咱们六个人，还怕出岔子，可是太小心过度了。大哥，咱们今夜就试试瞧。”

岳文、范广齐声叫着：“好呀，赶月牙儿上天呀！”秦源听说只有反走的快多走些儿的，便也不再开口拦阻。于谦

见武全也高兴着，便顺着大家意思准备走夜路，却说：“咱们到前面歇着会儿吧。夜里走，可是没食的没茶喝。”岳文嚷道：“不打紧，有干粮，饿不了。路下有的是塘水、河水，渴不了，走呀！”说着两腿一夹，一鞭子，忽喇喇一马冲前，箭一般射去了。秦源也跟着放缰骑马，疾驰而去。于谦只得和种元、范广、武全四骑马随后紧赶，一路上跑得鸾铃乱响，蹄声杂沓。

一辔头放了十多里，秦源先到路旁一家挡子店门口，勒马回头待着。岳文和众人随后都到，便下马到那店里，胡乱讨了些吃的，乱嚼了一顿。于谦随意吃了些饼，将随身竹筒里装满了茶水。岳文原本发渴，早把自己身旁水筒喝干了。这时，又吃咸了，想着待会儿走夜路没处讨浓茶喝，便灌了一筒，又蹲在冷茶缸边，尽量咕嘟咕嘟，喝了个饱足，才伸着腰，拍了拍肚子，嘘了一声，摇着头道：“这算喝够了！这鸟嗓子才算不冒烟了！”惹的大伙儿都笑起来。

歇了一会儿，于谦先拾掇好，跟着秦源出了店门，各自将缰解下，腹带鞍镫都拂拭拾掇好，武全等四人才出来各将水筒挂好，便上马仍旧赶路。这时日已衔山，晚风初起，人凉马爽，精神一振，照着大路放辔飞奔。

行不多时，已见白月儿隐在树叶丛里，好像琉璃厂铁笔刻的白磁盘儿一般，莹白圆亮的底儿上，映着些黑枝黑叶的花纹儿。那长草矮树，映着月光参差不齐，肥瘦各别的印着许多影样儿在地下。六骑马践踏着这锦绣一般的月影，飘风似的如飞直驶。马上的人，也不觉神清气爽，比白天里披着大太阳蒸的直淌汗、喘大气，真是有天堂地狱之分。

行了一程，岳文又觉着嘴里、嗓子里都像长了刺一般，

咽不下气，外带喉干的痛。便顺手抓起水筒来对嘴儿仰脖子咕嘟了几口，才觉着好了些儿。又走了一程子，依然又是一样。走了才不到三四里地，一筒子茶，早喝了个干净。嘴里却越加渴得冒火，龇牙咧嘴的万分难受。

心里一急，想出个计较来。便将马一夹，伴到种元马右，并辔儿走着。不多几步，便伸手抓住种元鞍辔旁的水筒使劲一搦，嘴里却说了句：“您不喝借给俺吧。”种元连忙一捞，没捞着，一筒子水早被岳文骡马飞奔向，一面昂着脑，举起竹筒，一齐倒进腔子里去了。

种元大嚷道：“一朵云，您是怎么着啦？”岳文回头扬起空竹筒儿摇晃着咧嘴大笑道：“痛快呀，真好喝，可惜没了，偏了您了！”种元气他不过，打马去赶。岳文一阵猛跑，跑的嘴里又渴起来了，便装傻儿在马上回身向种元拱手直拜道：“好哥哥，别恼，兄弟给您赔不是！”种元给他顽皮的没法可想，只索罢休。

走了约莫三四十里路，岳文连于谦、武全、秦源带的茶水都央乞哀告讨来喝了，还下马喝了许多塘水，渐渐觉着肚子里有些不受用。武全笑道：“谁教您拚命地吃，这不是活报应吗！瞧您明儿个还有那么大的胆，咸的、辣的抢来一古脑儿乱嚼？”岳文两手拊着肚皮，弯腰曲背，猴在马上，再也不说话了。于谦惊道：“不对，一朵云生病了，快搀扶着他。”说着，便骡马向前。范广听得了，他离岳文近，正要伸手去扶他的马笼头时，不料岳文向后一仰，脖子就像面做的一般，脑袋直瓜搭。接着，便顺着鞍辔摔下地来。

于谦恰恰赶近，连忙跃身下马。众人也都慌了，都下马来围着他。范广一把将他抱起。于谦瞧他面如白纸，不知是

个什么症候，心中大急，连忙镇定心神，叫范广靠住他坐在地下，缓缓地摸着岳文胸膛，一把一把地往下顺。自己连忙向腰囊里掏出沈刚给预备的药包儿来解开，就月光下拣了一拣，见有一个小磁瓶儿，上写“诸葛行军散”五个字，便拿来，到岳文身边道：“且把这个给他吃点儿瞧。”范广自己不能移动，便叫秦源到自己马鞍旁解下水筒来，递给于谦。于谦接过来，叫范广取火镰撬住岳文的牙缝，将诸葛行军散倾入他口中，又灌了些茶给他喝。

不料岳文给灌下的茶一呛，呛的直跳起来乱咳乱吐，夹着大嚷：“俺要拉屎，快些，俺要拉屎！”这一闹，闹得众人都昏了头脑，不知怎样才好。岳文也不管旁的怎样，直奔到麦田边塍上，拉下裤子，蹲下去就撒，臭屁乱响。众人都忍耐着，站在一旁。

武全心想：“不知近处可有店家？能不能请着大夫？”便举眼四下里瞅去。忽见路旁约莫一箭多地，麦田中间，露出一方映着灯光的半旧纸窗。便问于谦道：“我去那人家去问问瞧，要能借一间屋子待到天亮，不是比老待在这麦田里强吗？”于谦点头答应。

武全顺着那灯光，迎着斜风，打田中小路上走去。近前时，却是那屋子旁边垛子下面，一方侧窗。再瞅那屋子：是三个垛子的矮瓦屋，约莫是前后两进。那窗子下面堆着许多树枝枯柴，知道这人家准是个种地的庄家。便顺着屋角想转到前面大门前去寻人问讯。

才一举步，忽听得背后风送过来，有人恨声说道：“这不宰啦，留着干吗？”武全一惊，忙止步回身，凝神一望，知道这声音是那窗子里出来的。暗想：这时候乡下庄家要宰

什么呀？这事透着奇怪！便转身回到那窗子下伏着身躯，侧着耳朵，听了一听，只听得些细细密密的说话声音，却听不出说的什么。

武全仗着武艺高，又有帮手，便伸腰移脚挨近窗前。见那窗纸是桑皮纸糊的，已陈旧的变了灰黑色。近棂处露着一丝丝的裂缝，便偏着脑袋，顺着那裂缝，向里一瞅，只见一个黑黧黧的大汉，约莫二十来岁，赤膊着上身，光着两条腿，赤着脚，立在一块板铺跟前，右手里握着一把朴刀，别在背后。左手里，抓住一条狼牙短棒，像是有什么事，就要走的一般，两眼直瞅着门口。靠窗前白木桌当中立着个长身瘦汉子，年纪和黑大汉不差下上，上身穿着蓝粗短衫儿，腰里束着一条麻花大围巾，下身给桌子遮住了，瞧不见什么。背上却斜着一支铁鞭。桌子西头立着个大丫头，黄面大眼，蓬着一脑袋乱发，身上斜缠着一幅绿布，隐隐显出两只大瓜似的肉奶奶，也不知她里面着了衣么，瞪眼望着，手中带起一条黄铜铜，估量不止三十斤，龇牙咧嘴的模样儿，委实难瞧。

武全将身子一缩，暗想：瞧这几个人，不尴不尬，打扮古怪，倒猜不透他们是干什么的？一面想着，一面回身就走，想去和于谦说。才走了不到几步，猛听得后面一声大喝：“贼小子，哪里走？”武全回头一望，正是那屋子窗子大开，里面的三个人打田中飞腿追来。心想：且不和他斗，引他到大路上去，好问他，便拔步飞跑。只听得后面大叫：“往哪里走！任你下海也得撵你到水晶宫！”

武全绰号千里驹，两条腿够多快，那三人哪里撵得上。一霎时，武全已到大路上，于谦、秦源、种元迎面接着齐

问：“怎么了！”武全没暇说细情，只回指着追来的人道：“快揍翻他，**揩**住活的好问话。”说着，便身子一拧，转过来，迎着三人拔剑挺立。

于谦待那三人近前时，**欵**的拔出蛟龙剑，劈面截住，刚要发话问他来意。那黑大汉闷声不语，扬起朴刀，照定于谦当顶就是一刀。于谦不去招架，向右挪一步，让过刀锋，就势一蹲身，使个扫堂腿，接着又来一个连环鸳鸯拐，其快如风，一连两下，黑大汉眼光缭乱，没做理会处，刚让过扫堂腿，却连着中了两鸳鸯拐，立不住脚，摔身向后便倒。武全闪身上前一把捺住，解腰带捆了。

那瘦汉子和那女子正和秦源、种元斗着。范广牵着六骑马，在后瞧着，有些手痒，一扬手，哧的一镖，那女子正耸身踊起，一镖正打在那蒲扇般的肥大右脚上，痛的不能落地。只左脚沾地，撑不住身子，向右一歪，正歪到于谦身旁，被于谦反手扁着剑一击，击的那女子蛤蟆般趴在地下。武全急忙过来按住，招呼范广，向百宝囊中拿绳子，将那女子五花大绑了。

瘦汉子先和秦源斗着，秦源曾听得武全说要**揩**活的，便只将月牙铲杆儿向他打去。可是那瘦汉子也不弱，不肯吃亏，腾挪闪架，十分矫捷。恰巧武全捆了那女子抬身起来，拎起长剑扑过去相助。瘦汉子忙向后一退，想让开些地方来好敌斗两人。不料他退后时，正值于谦转身过来，他一脚直退到于谦怀里。于谦乐得捉现成的，双手向前一抄，紧紧一箍，一把抱住他，顺势朝身旁地下一摔，将那瘦汉子掼了个壁虎爬沙。武全赶过去一脚，踏住他背脊，笑嘻嘻的向范广道：“黑飞虎，又有买卖了，再拿一条草龙儿来！”范广便

又取一条绳子给他，武全依样儿捆了，顺手提了起来。
不知这两男一女是怎生样人，且待下章分叙。

第三十一章 古道热肠慷慨助义 闲情逸致谈笑诛凶

话说岳文撒了大半天，才把一肚皮不爽快的东西全撒尽了。听得有人厮杀，急忙拾掇干净，提起裤子，飞奔过来。待奔近跟前时，见已捉住三个人，不觉唉了一声道：“完了，全给你们干完了！”武全笑道：“谁教您爱喝水，肚皮又不争气，不给您存住。”范广道：“别闹玩儿了。一朵云，您好了么？要是没事了，好让于大哥审贼。”

那黑大汉捆的手脚不得动弹，却大声嚷道：“浑小子，你才是贼啦！”岳文大怒，喝道：“你这黑贼敢骂人吗？”赶过去，抬腿一脚，踢在黑大汉腿肘上，他却哼也不曾哼一声。于谦忙拦住岳文道：“您刚好，且歇着去吧，犯不着这般生气。”一面便问武全：“你怎么惹他三个斗起来的？”武全将上项事说了一遍。

于谦便问那两男一女说道：“我这兄弟不曾惹你们，你们为什么拿刀动杖赶来和咱们拼命呢？”黑大汉瞪眼大声喝道：“你们甭装傻，我知道你们都是系马屯来的！今夜不是你就是我，咱们也不想活着了，你要杀就杀，想骗咱们告诉你傻马儿在哪里，就叫个办不到，别瞎想！”

于谦道：“你说的我全不懂。你别拿我当那来害你的人，我说给你听吧，咱们弟兄六个，是打塞外进京去的，满不知道什么傻马儿不傻马儿。你不信，我给个东西你瞧。”

说着，便向腰间袋里掏出关牒儿来，展开给黑大汉和瘦汉子瞧，接说道：“这可是假做得来的？我再告诉你，你有什么紧要急事，只要你们是有道理的，不问惊官动府，拿刀打杖，咱们弟兄全答应尽着气力帮你。你再要不相信，你们的仇家，自己人总能认识的。咱们可以放了你，全不拿兵刃，伴送你回去，到你们屋子里去，你把你们的人全叫来，瞧可有认识咱们的？”

瘦汉子识得关牒儿，知道这六人是进关来的，不是系马屯的人，便向黑大汉道：“四弟，咱们认错人了。”黑大汉虽也识得几个字，却不识这关牒儿，听得瘦汉子这般说，料来不错，便低头不语。那女子更不声不响，只瞅着他两人发怔。

于谦见他三个这般情形，料得他们是闹错了，便毅然说道：“你们是汉子，就把心里的为难说出来，我答应帮你，决不含糊。”说着，便先将黑大汉放了，接着解了瘦汉子的缚，便要他两个去解那女子身上绳索。黑大汉便转身放了那女子，见于谦将缚他们的阔带绳索，交给武全，便将手中解下的绳索也递给武全。

于谦正要问三人姓名，忽见那小路上又来了一条黑大汉，比那黑大汉还要长大，手中提着一把鬼头刀，飞奔前来。赶到近前，一瞧黑大汉等三人都和人家站在一处，不觉一愕，将刀向地下一顿，问道：“黑大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黑大汉答道：“我也不知道呀！”瘦汉子忙将方才的事，连自己被人揍的趴下了，也没瞒着，全说了出来。大黑汉顿脚道：“既不是的就完啦，还不赶快回去干吗？那厮们倒快来了。”那女子接声道：“走，回去呀！”

瘦汉子便向于谦道：“咱们家里有顶大的乱子，你请便吧，咱们要回去了。”于谦拦住道：“我不是说可以给你帮忙吗？你干吗不告我呢？”大黑汉听得“帮忙”两字，又想着：黑大猫三个全给他揍翻了，这汉子料来有两手，就让他帮着也是好的，便道：“既是这样，请到屋子里去吧。话长啦，不是站着说得来的。”于谦坦然答应，和武全、种元等一行人各牵着牲口，一齐随着大黑汉等四个，打旁边小路上到那屋子里来。

进了那屋子，岳文肚皮又大痛起来，连忙向那瘦汉子问：“可有厕屋？”瘦汉子连忙答应：“有！有！”便引岳文向后面去了。

那大黑汉便让于谦等五人到东耳房中落座。那女子去斟了几大碗凉茶来，分送给众人。于谦动问各人姓名，大黑汉道：“我是本地人，叫冲天孙孝。那黑汉子是我师弟，叫铁香炉左仁。瘦汉子也是我同门兄弟，叫好人儿袁琪。那姐儿是铁香炉的表妹，也跟着咱们练把式，咱们都叫她渔船儿华菱儿。请问您几位上姓大名？”于谦也一一说了，并问他：“有甚急事，这般紧急？”

孙孝道：“咱们今儿有桩事儿。离咱们这盛昌庄三十里不到处，有个屯子叫系马屯。那屯子里有个闯江湖的汉子，名叫快刀余弘，家里有三个伙计，叫马面王蒲生，月光头杨剑化，草上飞常洪，和余弘的娘子雌夜叉徐娱惜，都是很有几下拳脚功夫的，占住这系马屯，当作私己产业。屯前屯后的民田坟地，也不知被那厮夺占了多少。县太爷李宗陶和那厮们有往来。和那厮打官司，一辈子也别想得赢。去年，李宗陶这狗官将余弘派作本乡乡绅，派户养马。那余弘仗着这

点儿狗势，除却将他家应养的官马硬派给旁人家不算，另外还每户加派一匹牲口，也照官马一般。却是官马不过是平常贴料，坏了照赔。他家的私马反每两年要缴一匹小马。小马仍旧是派给这家子养，待养大了，牲口行情好时，他才肯牵去卖。要是养得不茁壮，便要捉去私刑拷打，逼得赔还他十两八两养膘银。要不给他，他就将旁人家短了钱粮，送他银子的，都撂在你身上。这里的百姓全怕那厮的势力，不敢和他别扭。唯有咱这盛昌庄他不来惹事，也不服他磨折。”

于谦拦问道：“那厮为什么不闹到这里来呢？”孙孝接说道：“这里头有个缘故。这庄子是我这师弟袁琪的老人家，也就是我们三个的师傅通臂猿袁四太爷创起的基业。此地兵乱后，原是一片荒地。袁四太爷招人挖地立庄，又开了个场子教徒弟，聚了好几户人家，才立起个庄子来。庄里全是他老人家的子侄晚辈，要不就是徒弟，没一个是外人。那快刀余要惹到这里来，咱们就给他个蛮揍。这几年和他打过好几场子，那厮们老没占过便宜，便央人讲和，把咱们这庄子不算是他管下的乐田乡地界，反算是河那边荣归乡的地段。咱们没法去掉他，四太爷年纪大了，不愿和那厮尽着麻烦，便和他约定，不许他惹到咱们这里来，咱们才不去管他的帐。到去年年下，四太爷归天了，这庄子可就出了坏小子啦。那厮出二两银子一个月，招人去他那里领牲口养。这庄子有几家新来不久的庄稼人，贪小利，都去领了牲口来了，还劝了好几家老家子也去领牲口。我这师弟出面一拦阻。那厮们就带了几百人来猛的一打，我这师弟没提防有外人来打，挨了两刀。二月里我和左家兄弟回来，听得这事，就去打了个复场，揍死他们二三十口子，把庄子里的坏种全撵走

了。那厮就到县里报说盛昌庄袁家是强盗窝儿，抢了系马屯许多牲口去。李宗陶那狗官顿时出票拿人。我这师弟只好避开几天，到山西走了一趟。那狗官要拿家小，好得师母早不在了，师弟也没娶媳妇。只有这位华师妹，寄住着。我便接了华师妹到我姥姥家里去住着。如今不是赶到生意人结帐的时候啦吗？师弟和人家伙开一家杂货店，在县城里。买卖不好，生意歇了。该人家的全得给人家，师弟不能不回来料理，华师妹也就回来帮着拾掇开仓柴粮食，算帐给钱。”

正说着，忽听得岳文在后面大嚷大叫，闹的一片声响。孙孝连忙翦住了话头，和袁琪、左仁、华菱儿三人连忙起身，领着于谦、武全、种元、秦源、范广直奔到后面来。

才跨出后苑门，已望见岳文一手提着裤，一手揪着一个矮汉子，将他反翦着两手紧攥着，硬挺在土墙上，嘴里直嚷：“快拿绳子来！”范广首先奔到，且不管是怎么一回事，连忙向腰间百宝囊中掏出一条麻绳来，向那人头上一套，朝后一绕，缚住两手，又打了个结，便成了个五花大绑。

于谦纵眼四面细瞧一遭，便道：“咱们把这厮带到屋里去问吧，可是这里得留人守着。”袁琪道：“请大家都到屋子里去吧，这里我叫俩庄客留心看着便了。”说着，便去叫庄客伏在厕屋左右：“一有动静，就大声叫唤，别误事！”庄客应声照行。

岳文、范广扭住绳索将那人拖到前面正厅上来。灯光之下，孙孝、左仁在面前，一眼瞅明白了，不觉一齐失声道：“噫！你不是诸国屏吗？这时候干吗来了？”诸国屏低头不语。

袁琪让众人落座，才回身向诸国屏道：“你这小子，我

家待你不错呀，你这时干什么来着？好好的说吧，要不说实话，就得要脑袋使唤！”诸国屏道：“俺到后园里找苏老九喝酒去，不知怎么得罪了这位爷，糊里糊涂就把俺拖着捆起来了。俺也不知道为……”

岳文不待他说完，恨的牙痒痒的，立起身来，扑到诸国屏身边，刷的一反一正就是两个耳刮子，打的诸国屏呕的喷出一口血，几颗牙齿来。岳文也不管他死活，又擂了他一拳头，才喝道：“好小子，你真是坏透了！到这时，你还赖得掉吗？你到后园找苏老九喝酒，干吗躲在茅厕里，暗地闪到俺背后，拿刀剁俺后脑杓子？你说！”

诸国屏被岳文一拳擂的要叫也没那么大气叫出来了，只白瞪着眼喘大气。种元见他不说，便起身过去，一把捻住诸国屏两太阳角，喝道：“快说实话就饶你！”诸国屏顿时痛的脑袋和劈碎一般，痛得眼中乱冒金星，额上直淌冷汗，连忙央告道：“大爷，松一松，俺实说……实说……”种元又大喝一声：“快说！”才将手一松。诸国屏这才得了性命，才顺着身子向后一倒，坐在地下，不敢尽着喘气便挣扎着说道：“俺今日是奉了庄主爷爷命，快刀余叫俺来这里探一探动静……”

左仁截住他言语，喝问道：“甭说这个，你只说快刀余要怎么样，预备怎么着？”诸国屏道：“快刀余打前月里挖地筑围墙，挖出一柄纯钢点金、银樽缕翠金雀宣花雪尖大钺斧，便定期做钺斧会，宴请山东、两河的好汉，县太爷答应也亲来道喜的。可是那家伙足八九十斤，只有快刀余使的动，大伙儿全说是天赐他的。可巧前月里有个马贩子带来一匹马，名叫雪里拖枪，说是中山王府里走失的。快刀余买了

下来，那牲口虽说有了十多岁口齿，却是连快刀余也骑不上去。后来有人说这马是龙种，劲头儿大，得一副龙须缰狮皮鞍才制的住他。一打听，只有盛昌庄袁四太爷从前打鞑子手里夺得这么一副东西，外带还有条龙筋夹金丝玉柄纽花三尺软鞭。前回不是托马二好来和你老庄上说，情愿拿五顷地换这三件东西吗？你老这边袁小庄主不答应，一定要不许系马屯的人进庄子，不代养私马，还要快刀余写字儿认输做凭据，才给这三件东西。快刀余急了，叫齐人一商量，雌夜叉出主意，刨了袁四太爷棺材去，扣着，让这边庄上拿那三件东西去赎。这时，正做着会，好汉们到的不少。露夜里快刀余弄不着这副鞍辔，面子上太不好看，便去刨坟，杀了一家人看坟的。乘袁四太爷的坟正开着要和老太太合葬，很容易就把棺材扛起来回屯子去。这边庄上得讯赶去时，只杀了几个人抢得一副空棺材。这边庄上到县里去告状，快刀余早进了状子，说是盛昌庄袁家占了他的坟地，不认抢灵柩这回事。马二好再出头说和，拿棺材换鞍辔，却被这边袁小庄主打回了去。快刀余大怒，便要来硬劫盛昌庄。杨剑化说是硬劫不行，不如报他私通鞑子，这东西是鞑子送的，请县太爷来一抄，不就到手了吗？可是县太爷胆小，不敢来。快刀余仗他的胆，许他一千两银子。县太爷才答应了。这几天，派了几十口子原是这庄里过去的，混到这庄前庄后，暗地窥探，怕这庄里把东西运走了。今儿该俺们一班人来探路，待县太爷来时便堵住前后门，不放东西走。”

左仁笑道：“凭你们这伙东西就能堵的住吗？”诸国屏接说道：“俺们的本领原是不济，却是每人发了几包毒药，几包石灰，遇着人，拿纸包一砸，不死也得瞎。俺不该想发

横财，爬进来躲在厕屋后面，见这位爷来撒尿，俺逃不了，想暗地下手，揍翻这位爷。不料才动手，不知怎样就被打翻了。”

左仁向他身上搜了一番，果然搜出许多毒药包、石灰包来，便要将他宰了。袁琪忙拦住，道：“我还有话问他。”便向诸国屏道：“我问你，你们屯子里可曾捉住一个临清人赛李广唐冲？”诸国屏想了一想道：“有却有这般一会事，这个人如今可不知怎么样了。”孙孝便叫庄丁将诸国屏押去，来了个四蹄攒一，捆了扔在菜窖子里。

于谦便问孙孝道：“你们今晚本来预备怎样干啦？”孙孝道：“我们料着那贼一定要来寻事。想要先下手为强，暗进他屯子里去干他个措手不及。后来听得本庄人报说县太爷要来寻事，我们就想率性先去把那狗官宰了。不料恰遇着您几位来了，铁香炉师弟瞧见有人窥探我们，追出去，就和您几位闹了先时那一阵子笑话。”

正说着，忽听得庄外猛然人喊马嘶，闹哄哄，喧成一片。接着，便见庄丁飞奔进来报说：“县太爷亲来叫门！”于谦便向孙孝、袁琪道：“放他进来，和他讲理。就算他暗带了系马屯的人来，咱们也不见得怕他。”孙孝点头答应，和袁琪一同到前面，大开庄门，见那李宗陶圆领乌纱骑在马上，两旁围着许多挺刀横叉的士兵，和提锁拖链的差役。马后还有个师爷，和都头、班爷、门书、家丁等人，同一班拿着挠钩套索的马步、民壮等乱糟糟约莫有一二百人。

孙孝、袁琪便迎着马头打了一恭道：“不知父台驾临，武生们不及迎接，就请父台庄内下马，武生们有下情告禀。”李宗陶理也不理，将脑袋一昂，向身旁人喝道：“前

后看好了，不许容情私纵！”差役们一齐嘿了一声，李宗陶便提缰勒马进了庄门。

孙孝耐住气，目视袁琪，使眼色叫他别动，待李宗陶进了庄门，下了马，便随在后面。李宗陶昂然直入，到大厅当中坐下。众差役前后簇拥着，又在两旁列作两行，亮出朴刀，竖起刑杖，好不威风。

孙孝、袁琪到阶下一站，方要开口，忽见于谦等和左仁、华菱儿一齐出来，都到厅上。李宗陶喝问：“你们都是些什么人？”于谦满面笑容答道：“我们都是朝廷的百姓，天子的子民。”李宗陶大喝道：“油嘴！”转头向两旁喝声：“与我拿下！”两旁差役吆喝一声，一拥上前，摆着狼攫乳羊的架子，抖开铁链，就要锁起人来。

于谦挺身向前奋起神威，大喝一声：“住着！”两眼精光四射，威风凛凛，当地一站，犹如一座泰山一般。众差役陡然一惊，不觉呆了一呆。于谦也不理会他们，将脸向李宗陶微笑道：“你身为地方父母官，朝廷付托不为不重。你是稍有人心的，应当如何仰体天恩，保育黎庶，才无忝厥职，无负禄养。如今你竟包庇土棍，不问盗墓之罪，反来冤陷良民，你试自问良心，何以对天地鬼神？今日有我在此，断不容你这民贼得毁法横行！你敢拿谁来？”

李宗陶耳红面赤，恼羞成怒，强颜喝道：“你是什么人？擅敢干预公事！”却是不敢对于谦怎样，只回转脸来，指着袁琪喝叫：“拿下！”那捕快班头正挨近袁琪身后，听得本官叫拿，嘴里应了个是，同时将手中铁链向袁琪颈上一套，使劲一拉。刚要锁上，只听得袁琪纵声大笑道：“真的要拿吗？这家伙可不中用，轻飘飘的挂着不痛快，还不如我

姥姥给我富贵百家锁儿啦！”嘴里说着，一面使两个指头，向铁链中间一捻，哗的一响，铁链已断做两段，离了袁琪脖子了。

李宗陶正在大喝大叫，摆他的官架子，忽见袁琪捻断铁链，不觉大吃一惊，忙叫：“快！快把这班妖人拖翻结实捆起来！”声未了，只见武全、孙孝等一齐移步动手。霎眼间，三十多名差役都躺在地下，爬不起来。众民壮、士兵都吓得不敢动弹，如泥塑木雕一般，呆立在两旁，慌慌张张的瞅着。

李宗陶大急，正待叫站在门口的捕快，和系马屯的人假扮的民壮进来拿人，忽见孙孝向袁琪、左仁道：“您俩去看好那厮们！”袁、左二人一声答应，欵的亮出兵刃来，就着一磨身子，脸朝着门口那班人怒目横刀矗立不动。那些人吓得眼光光，身子动也不敢动，只系马屯的几十人见势头不对，暗地端正暗器。

孙孝有心要寻李宗陶的开心，将身向上，对李宗陶打了一恭，满面笑容说道：“太爷驾临小民茆舍，小民理宜孝敬太爷。只求太爷准许小民陈明下情，小民自不是那不知恩德的下愚之夫，终报答太爷的恩典！”李宗陶听了这几句话，心中一爽，顿时忘了方才的情形，当是孙孝有意出钱来了事，心想：又是一桩好买卖！我的运气真不坏！只是怎样回复快刀余呢？管他妈的，反正余家不是有理的，还怕他找我的倒帐吗？想着，喜色盎然，昂然答道：“本县素来一秉大公，你有话只管说。要是你对本县有不敢说的话，尽可以对师爷们说去。”

孙孝近前一步，说道：“回太爷的话：小民们自从太爷

到任，沐恩实在不少了。今日难得太爷的宪驾降临，正是小民报恩的机遇，小民怎敢忘却太爷待全县小民的好处，不尽力图报咧？如今小民聊备薄礼当面孝敬！”那敬字才出口，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孙孝一抬腿，手向腰里一抠，飘的拔出一柄牛耳尖刀来，一个抢步，左手一伸，抠住李宗陶的圆领，左手突的向他心窝刺去。但见孙孝的握刀拳头直筑在李宗陶胸前，刀已不见了，连搅几搅，李宗陶面现鬼像，胸冒鲜血，往后便倒。孙孝左手尽力向前一送，才松了手，那柄牛耳尖刀，已连把刺入李宗陶胸中去了。

孙孝待尸身倒地时，才转身纵声哈哈大笑。不料笑声未毕，陡然觉得脑后有冷气一飘，接着两肘剧痛，已被人攥住，向后一拧，被翦住了。孙孝急忙挣扎，忽然腰间觉得有个圆东西一顶，顿时支撑不住，向前打了个踉跄，便栽了个四肢大叉，还不曾知道是受了什么人的暗算，只觉着这人力大如狮，不是自己抵挡得住的。

于谦在孙孝身旁见他刺杀李宗陶，知道祸闯大了，便近前去，想拉他转身，叫他逃走。不料眼前一晃，只见一道老桑叶绿色的绿光，飘的向孙孝身后落下，绝无一点声息。于谦便连忙击剑迅疾过去想要格刹。哪知那绿光真快得比闪电还快，在于谦一脚还没走到时，才现出一个长挑绿衣汉子的身形，便见他两手不知怎样一动，便拧转孙孝两肘，同时膝盖一起，向孙孝腰间一顶喝声：“去吧，原来动手杀官的人也不过如此！”

于谦见绿衣人打了孙考个冷不防，触起“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急忙掣转身躯，左手使个大推门，底下同时来了个双踢。那绿衣人真矫捷，身子一闪，让过了上

面这一掌，却不曾防着下面是使全力踢来的，连中两脚，腿劲一松，立桩不稳，向前冲了几步，却不曾躺下。

这时，孙孝已就地甩了个反踢斤斗，立起身来。刚掣转身躯来寻人报复，猛见那绿衣人脚下画着之字，踉跄冲来，心中大喜，急尽平生气力，两肘向绿衣人横扫过去。恰巧于谦这时因为绿衣人连受两腿不曾倒地，敬佩他的膂力非常人可及，一心要活擒住他。骤一步赶上来，正是孙孝两肘扫在绿衣人右胳膊上，于谦便连忙一蹲身，使右腿扫地一磨，瞅定绿衣人两腿一钩。绿衣人正向前踉跄支撑不住，又挨了这两下，更加于谦的神力尽劲钩拉，早站不住脚，扑身倒地。孙孝连忙使劲捺住，几乎被他挣扎脱身。于谦急帮着孙孝两头一按，才按住了，掏绳索捆绑了起来。

于谦、孙孝将绿衣人提了起来，闪眼四面一瞅，那些先时被弄伤躺在地下的差役，都裂脑、断颈、剖胸、破腹的死在地下，门口的人已不见了，连岳文、袁琪等都不知哪里去了。

原在于谦、孙孝二人擒住绿衣人时，岳文、袁琪等八个人见知县已杀了，便一齐动手，顺手先将受伤的差役通通杀了，便向门口那伙把守着门的民壮、士兵等扑去。那伙人哪里是这八只猛虎痛狮的对手？见八人杀来，哄一声，四散奔逃。八人便分头赶杀，直追出门外。

那伙人中，有月光头杨剑化、马面王蒲生，二人奉了快刀余之命扮作民壮模样，来帮助拿人的，这时被左仁、华菱追急了，无处逃躲，只得回过头来，各挥一条朴刀，拼命死战。

华菱儿舞动一双铁鞭，接住杨剑化厮杀。杨剑化因为扮

做民壮，只得提一条朴刀。这朴刀虽说是会武艺的人都使得动它，却是杨剑化是使惯双剑的。如今改使朴刀，虽也能对付，终不及惯使的双剑得心应手。华菱儿这一对铁鞭，足有三十多斤一条，力猛鞭沉，委实不易招架。华菱儿又是一双渔船儿似的大脚，立着四平八稳的桩子，两只树身般的胳膊，直上直下，打得杨剑化连招架也来不及，哪里还能还砍？战了约莫二十多个回合，杨剑化忽听得那边王蒲生大叫一声哎哟，死在左仁双刀之下，便想抽身逃走，不料自己头上一痛，也不由得叫了一声哎哟，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这事如何了结，都在下文中叙明。

第三十二章 斩土豪大侠逢奇杰 荡秽窟义士救同侪

话说于谦见众人已赶逐士兵、民壮出外去了，便要孙孝守在厅上，一面防着有匪人暗算放火等事，一面留心接应外面众人，一有声息，便去救应，免得敌匪增援时，吃他的亏。孙孝答应了，手提双刀，眼观上下，耳听内外，用心防守着。

于谦便舞动蛟龙剑，护住身躯，跳上屋面，前后瞻望一番，按着长剑，沿瓦楞，直到屋脊上，四面巡视一周，没个人影。又到后檐口，跃过对院，再到那最高的墙垛上。近处没见什么，便抬头望去，却见屋后大路上树影之下有两团黑物，瞅过去，确是两个夜行人，正窝在一处头对头说话儿。于谦料想：一定是系马屯的接应，藏在这里预备捉逃走的人的，想着，便一抬肘，拍的打出三支连珠袖箭，直向那两个黑影儿射去。

这里箭才出手，那边一声哎哟，接着一声嘿，两人之中，却已倒了一个。一个立起身来，向这边屋上瞅着。于谦知道袖箭射倒了一个，这一个准是让过了，或是接住了箭。瞧他的本领不弱，不敢怠慢，忙伸腰耸身一跃，出了墙外。

正要向那人扑去，忽见大路上有七八个人飞奔而来。于谦便刹住脚，立在围墙根下，定睛瞅着。转眼间，那七八人呐一声喊，齐向那夜行人奔去，这才瞧出来的人就是岳文、

武全、种元、秦源、范广、袁琪、左仁、华菱等七个。那夜行人见七人赶来，欵的向上一跳，朝那树上跃去，顺手一拊，就翻身上树隐着。七人赶到树下团圆圈围住那棵树。范广大嚷：“小子下来呀！为什么学猴儿崽子爬树梢呢？是汉子，就该见人。这样躲着，俺真替你害臊！”岳文、左仁等也都接声混骂。

正闹着，武全一眼瞥见离树后三四步处，还躺着一个，便过去细瞅，却是死尸，不知是谁弄死的，心中十分纳闷。那树上的夜行人瞅见，便抓着树枝，就势拿了个鼎，双脚向上面分枝上一挂，两手一撒，咄、咄、咄，一阵梅花钢针袖箭向岳文等乱射。左仁、种元各中了一箭，喜得都射在肩窝下面，不甚紧要，各自拔出箭来，仍旧围着那树。

秦源眼尖，瞧明白了那人是挂在树枝上，便暗掏一支金镖，狼腰一扭，反背打了一镖。那人虽是借着落月余光瞧地下瞧得十分明白，却是不料秦源反背打出镖来。因见他两手反翦在背后，动也不曾动，便不曾提防，及至镖穿叶响，才知道有了暗器，已是来不及闪躲了。忙将身躯晃动时，不料左股上中了一镖，痛不可当，眼前一黑，脚尖儿一松劲，倒冲下来。

武全眼明手快，见树枝一动，知道秦源的镖打中了，连忙迈步到树枝下，两手一摊，向上一托，那人正掉在他怀里，武全便当胸一搂，将他抱住。众人连忙一拥上前，七手八脚，将他捆了，便簇拥着回屋子里来。于谦远远望见，便也不惊动他们，仍回身跳上墙头，翻屋脊回到前厅檐口跳下。

武全等捆了那人回到屋里，见于谦、孙孝在厅上，便将

那人拥上厅来。于谦先问那人姓名。那人答道：“俺姓承，名秉，绰号追风鸟。”于谦便叫范广：“将先时在屋里的那人也提了来。”范广应声去将那人押上厅来。于谦照样先问他姓名，那答人道：“我叫常洪，江湖上都称我‘草上飞’，原是徐州人氏。”

孙孝叫庄丁掇过两张椅子，让两人坐下。先问常洪道：“我瞧你是一条汉子，为什么给快刀余去当腿儿呢？”常洪瞪眼嚷道：“什么叫腿儿？我没处讨银子用，余弘拿银子请我，我拿了他的银子，就得和他做事，什么叫腿儿？”于谦笑道：“您这话如果是做官的这般存心，那是再好也没有了，可惜您把食禄忠事看错了！凭您这样一条汉子，到哪里不能过活，何必要把自己有用的热血，卖给余弘？您为拿了余弘几两银子，帮着他，可知余弘仗着有了您帮他，多害了多少人？就为有了您，余弘才能害那平常他害不着、敌不过的人。归根说起来，这些人岂不是您害的？大丈夫宁肯自己饿死，决不肯害旁人，挺身救人、为人舍身，才是侠义英雄好汉，您怎么为着几两银子就帮着恶霸害上许多人呢？”常洪听了呆了一呆，才瞪着眼问道：“凭您说，我该怎样呢？”于谦道：“依我说您应当快快回头。您要是没钱花，尽管和我们说，我们终不叫你受急。您不愁没钱花了，便去做些救善扶弱的好汉勾当，我们决不将私事来烦您。只是您要做了不规矩的事，或是胡来乱做，可别怪我们不留情！”常洪呆了一会才答道：“可能待我想想明白？”于谦坦然答道：“可以。”便叫庄丁解了他的绳索，左仁、袁琪便夹着他坐下。

于谦转过头来问承秉道：“我和这位常好汉说的话，您听明白了么？”承秉点头道：“知道了！”于谦道：“那么，

您还是随着余弘去胡干？还是回头自己闯个好汉字号呢？”承秉道：“我原不是一定要帮余弘，我和他并无交情。只因我的主人曾玉琪犯了法，是余弘包藏着。我只得随主人住在系马屯，平时余弘也不曾拿我当个汉子看待。今夜他叫我主人到这庄后埋伏。我主人中箭死了，我正好自己独闯。”

孙孝问道：“朋友，您别见气！我有句不识趣的话要问您：似您这般个汉子，怎么会有个主人呢？”承秉听了，长叹一声道：“提起这话，我就伤心！我这主人也和我无恩无义，并且是我的仇家。他本来不叫曾玉琪，本姓名叫棒锤罗义，是太湖铜锤罗七的族叔，拳棒功夫很好，等闲三五百人搯不住他。我自幼没了父母，姑丈养我成人，教我从师学艺。我的师傅大刀金纯，就是罗义的师兄。我跟着师傅走镖，走了几年。罗义在山东磨砦山落草，我师傅带着我去望他，他要留下我师徒二人。我师傅不肯，他就黑夜出去做了两件无头案子，写上我师傅的姓名。我师傅没法，只得带着我落了草。可是从此心头忧郁，一病身亡。我想逃下山去，却是防守严密，逃走不得。没法，只得耐着。罗义却并不当我是他的帮手，只当作身边伺候人看待。我强不过他，忍气吞声，待了二年。去年官兵来剿山，那带兵的叫王忠皓，罗义敌不过他兵多，伤了一只眼睛，被他砸了窠子，便改名曾玉琪，带着我浪荡江湖。今年才投到系马屯，我老想离开他，一直没个机会，如今他死了，我剩得这条汉子，终不肯辱没了师傅。你们众位如不嫌弃，我情愿降伏，讨几亩地佃种着，再投师习艺。”

于谦听毕，解了承秉身上的绳索道：“您放心，您要习艺，我送您到个好所在去。”正待和他细说，忽听得常洪大

声叫道：“嘿，我明白了，卖身也得卖的值得。好吧，跟您去吧！”于谦笑答道：“您想过来了么？好，不愧您这般身手的好汉子！”

这时，已近五更了。于谦安慰常洪、承秉一番，和众人也都来引见了。孙孝道：“那个诸国屏可不能收他。他原是本庄的庄户，袁四太爷待他不错，他竟能降贼害人，这种没良心的禽兽，断留不得！”于谦道：“凭您了处吧！只是扫荡系马屯的事，如今非去不可！再挨一会儿就是白天，干不了了。您把知县杀了，这里还能住吗？要一离开这里，不但是系马屯的仇报不了，反得让他去告变洗庄子，正落在他手里。百姓还不知要受多少害啦！”

孙孝道：“咱们就走吧！”说着，目视常、承二人，常洪昂然立起道：“大丈夫永没翻悔！我答应快刀余的事都干到了，很对得起他了！如今您要去扫系马屯，大概不放心咱两个。咱就着您一起去，决不离开您一步，让您好放心去干，好么？”承秉也接声道：“我给您领路，您押着我，要有二心，您就宰我！”于谦忙摇手止住道：“您俩甭多心，我们决不疑您俩。您俩如果不便去，就请在旁边待着。要高兴走一趟，咱们就一起去玩玩。咱们话说明了，就是一家人，随便怎样都可以的。”承、常二人方不言语了。

孙孝便到后面去杀了诸国屏。各人备了牲口。常洪、承秉也都去后槽各备一骑马，又到兵器架上各拣了两件称手的兵刃，一齐到门前打麦场上。袁琪吩咐庄丁紧守庄子，才让大家上了马，丝鞭齐扬，直上大路。常、承二人故意勒马夹在众人中间，众人却都坦然相待，二人更加定心。

系马屯离盛昌庄只二十余里，众人骋轡飞马，转眼间，

已近屯下。于谦在马上和孙孝、袁琪等商量，上屯去，分做四下，打四面进去，揍他个措手不及。便叫袁琪、范广、武全打东头进去；左仁、种元、岳文打西头进去；孙孝、秦源、华菱打前面进去；于谦领着常洪、承秉打后面进去。

商议已定，乘着月落天黑，泼喇喇冲上土岗，才到半岗里，望见两个人影在前面如飞向岔路驰去。秦源在前，抖手连打两镖，那两人影便不见了。众人急赶上土岗，四面一瞧，一点儿响动也没有。于谦便和孙孝等照前时商量的，分做四路，四面扑进庄子去。

于谦和承秉、常洪二人转对庄后，将牲口藏在树林子里。瞧一瞧，围墙不高，三人一蹲身，飞上墙头，四面一望，只见些黑树影迎风摇摆，里面鸡犬无声。承秉指着中间那高屋脊道：“这就是快刀余自己住的屋子。那外面一丛矮屋都是客房，江湖好汉们都住在那里。”于谦道：“咱们到那矮屋里去，敌住他们的援应，让孙冲天去正屋里去，寻快刀余报仇。”

说着，便领二人齐向前面来。抄过中间屋子，劈面遇着孙孝、秦源、华菱儿三人。孙孝首先问道：“可曾见着什么？怎么一个人儿也没有？”于谦道：“没见着什么，这事透着奇怪，难道全埋伏着吗？”孙孝道：“咱们下去瞧瞧，可好？”于谦点头答应。

六人正要跳下去，忽见地下有四个人拍手相召。于谦细瞅去，却是袁琪、范广、武全，还有一个不认识。孙孝望见那人却惊喜异常，呀了一声，便飞身而下，于谦等也都随后跳落平地。范广等三人连忙接着孙孝，袁琪便引那人过来和于谦等见面，说道：“这是我们师弟赛李广唐冲，射得一手

好箭。”于谦等都见过了。

范广上前道：“这屋子里杀了一地的死尸，却不见个人影，不知是甚道理？”于谦便叫范广领路，和众人到屋子里穿了一过，果然横七竖八，倒了一地的死尸，深为诧异。便向侧门穿出，朝正屋里去。迎面遇着左仁、种元、岳文两边齐问：“可见什么？”于谦大略说了，种元诧异道：“奇怪极了，正屋里也杀死了三个人。左大哥认得：一个是快刀余弘，一个是雌夜叉徐娱惜，还有一个是他们的管帐的庄头，这事儿不知是谁干的？”

于谦便问唐冲：“您怎么在此地的？”唐冲道：“咱被那厮们捉了来，就关在一间黑屋子里，给些干棒子面，冷水。里面不见天日，也不知憋了多少日子。方才不久，那黑屋子的门悄悄地开了。咱还当是送面水来了，哪知进来的不是庄丁，却是个身材细小的夜行人。咱要说话，他将咱嘴一拊，又将咱脚上的脚镣捏断了，便拉了咱出来，到苑子里，向咱道，您待着，就有人来引您出去。咱正要问他详细，不料那人真捷速，身子一闪，就不见了。咱想待在苑子里给人家瞅见了不大稳便。又不知是什么时候了，只得藏身在假石山后面，窥听了一会，没什么动静。心里想着：如今脱了身，何不乘此报了仇去？便闯出来，向兵器架上，拔了一条朴刀，直奔上房。沿路也没见一个人，到了上房里，瞅见暗淡灯光照着三个没头死尸，咱吃了一惊，连忙出来，想要到盛昌庄去。才上屋，就遇着这位范兄。大家不认识，误打了几下，袁家兄弟瞧出是咱，才一同下来了，大伙儿到上房转了一转，也猜不透是怎么一回事？”

于谦道：“这般说来，一定有高人在我们前头来过了。

何况追风鸟才说还有许多绿林呢？只是几个恶徒都宰了，这大庄子终不见得没一个庄丁呀！那许多人连尸首也不见，到哪里去了咧？先时我疑着是被那位放走了，如今据唐大哥说起来那人走的不久，怎么我们这里路上、屋里，也没遇着一个庄丁咧？既是那砸这庄子的人这般有能耐，一定不会无端好杀的，那些庄丁难道都早逃走了吗？就算全杀了，那些尸身呢？怎一个也没见？”

众人都沉吟了一会儿，孙孝道：“咱们且搜他一搜，或许搜出些痕迹来。”于谦点头道：“很好！只是得快些儿，时候已不早了。”孙孝等答应着。便分作两班：于谦领着同来的五人和武全承秉一共七人打东头抄进去；孙孝领着唐冲、袁琪、常洪等一共六人打西头抄进去。各亮兵刃，护住身躯，挨次向屋里屋外严搜详察。

孙孝领着袁琪、左仁、华菱、常洪、唐冲从西廊一明两暗的偏屋里搜起，一直搜过一个花苑，花厅，几间书房，和后面的兵器房、客房、粮仓、钱库；两路同时径到内室卧房、老妈子房全搜遍了，值钱的东西不少，都擱在原处没动，就只没个人影儿。

打卧房南侧小门出去，是一所养鸡鸭的苑子。孙孝等便去窥探，才拉开门来，便听鸡惊鸭叫。袁琪心想：这时候，鸡鸭应该在埘里，怎么散放在苑子里，不怕黄鼠狼吗？便向孙孝道：“您听：鸡鸭叫唤乱窜，不是没关着吗？这事儿透着蹊跷呀！”一句话，提醒了孙孝，将手中双刀一分，护住上下，一个箭步，欵的蹿到那沿墙根一排长埘跟前，一瞧埘上插门都高高的拔起。左仁、常洪齐向身边，取出火镰石，敲着点燃火纸，向埘里一照，见里面堆积的鸡鸭粪厚层上

面，踏着许多人脚掌印。孙孝便弯腰闯进堦去，使刀两面敲打，觉着右手边墙上响声儿两样。孙孝便缩身出堦，招呼唐冲，两人一同抓住木堦两头角柱，尽力一扳，只听喳喳连声响亮，早将木堦扳散，横倒在地，那鸡鸭惊的乱叫，啪啪乱飞。

孙孝向那堦倒处，定睛一瞅，露着栲栳大的一个大圆黑窟窿。心中一喜，想着：不料暗窖儿在这里！便招呼左仁、常洪将火纸向窟窿中一瞧。陡见那窟窿只三尺来深，那边透见天下的疏星黯云，却似别有天地一般。左仁问常洪道：“您可知道那边是什么地方？”常洪笑答道：“我要知道早就领路来破了，还等点着火去瞅吗？让我先去探一探就明白了。”说着，便将朴刀耍个盘旋，低头躬身蹿进窟窿去。

常洪才蹿过去，孙孝等便听得他在那边欢叫道：“快些来，这些小子全在这里了！”孙孝、袁琪等连忙都闯过去。抬身四墙，却是个四面高墙插天，井底一般的一块空地。再凝眸一望，顾角里有许多人憋做一堆。常洪去拉扯两个人，那两人杀猪也似叫唤起来，却是拉他不动。

孙孝走过去瞧，才瞅见那些人都带着脚镣，另使一条粗长铁链，锁在一处。只要拉一两个，就把他拉成两半个儿，也别想拉得动。孙孝便要常洪走开，才向那些人道：“你们是干什么的？照实说来，我解开链锁，放你们逃生。要说假话，可得仔细你的脑袋！”

话才毕，那人堆中伸出个老年长汉来，手中举着一张纸，说道：“您老可是袁爷、孙爷来了？求您老开恩，那位神仙姑姑叫小的们向袁爷、孙爷求恩典，求爷开恩呀！”袁琪听了，十分诧异。孙孝暗吃一惊急问道：“你且说那位神

仙姑姑怎样说的？要真有凭有据，说得对，我便放你们。”那老汉答道：“那位神仙姑姑，把小的们全锁在这里，给小的一张字帖儿，说是待袁爷、孙爷来，把这字帖呈上，你们就有了生路了。”孙孝急问：“那字帖儿咧？”

老汉答道：“在这里。”孙孝便亲去他身边，接过他手里那张字帖儿，老汉站不起来，就那么蹲着，递给孙孝。

孙孝借着火纸微光看了一遍，不觉大惊，连忙叫袁琪快去招呼于谦等七人过来，袁琪应声去了。没多时，便引着于谦、范广、武全、承秉、种元、秦源、岳文一齐闯过这空地进来。孙孝便问于谦：“可瞧见什么？”于谦道：“只得着一张字帖儿，不满十个大字。”说着便将手中捻着的一张大八行笺递给孙孝，孙孝就着光看时，上面写着：“若问情形，请向埝中寻。”只九个酒盅大的字，也没落下姓名。孙孝瞧过，便递给左仁等去瞧。一面将老汉交出的字帖儿递给于谦，于谦展开看时，却是一封长信。

要知信上写些什么，待下章再叙。

第三十三章 着先鞭疑云迷侠士 留后守虚语调英雄

话说于谦接过那张字帖儿，秦源、范广忙将火纸点燃照着于谦从头瞅去，众人簇拥着随看，上面写道：

路过系马屯，闻土霸披猖，乃入窟一探。闻快刀余掘盛昌庄袁老武师之墓，以求一鞍辔；且将假赃吏之势，为焚庄之举。其横恶不法，如斯极矣。黄昏后，至盛昌庄，知快刀余之所谋，袁庄已审知而为之备。乃复返系马屯，将先斩之，免其肆毒。至则其党已先行矣。用挥我剑，歼厥渠魁，并及长恶者。更草安袁武师之灵，待他日再营窀穸，我当来奉告其址。庄丁、佣仆为衣食所迫，忍辱从奸徒作马牛，非好为之，不得已耳。我辈怜之且不暇，再何忍死之。惟为免其张扬害我事，不得不暂缚之于彼主人陷人之窟，然后再往袁庄。俾或有事故时，得相助屠彼赃吏及恶党。倘有机缘，会当相见。若诸君子已与彼党遇，而肃清之者，则我从兹逝矣。青山无恙，他日相逢，以斯为纵谈破颜之欢，亦一隼事也。此巢中，害人之窟有三：其一，为曾镏袁庄英豪者，已毁其门；其一，幽二稚孀，送之归矣；其一，则斯窟也。此外，毋劳诸君子。惟财物皆原封未动，尚望散斯不义之物，或移充助义之用，则我所深望也，敢以为请。诸君子既遭斯不幸，又处今世朝野皆无皂白之

时，倘仍留斯土，不作他图，不膏贪狼之吻，必逢豺犬之灾。幸毋留恋，迅整行装，亟为明哲保身之谋，亦大君子所以自全之道也。设仓卒未能定所往，则武当诸剑士方树基于塞外卧牛山上。力谋捍狄，矢志锄奸；虽集聚多属于宗门，而招致实不分秦、越。若往寄迹，无辱于行而有益于事。况复为其所为，亦吾辈之所当为耶。临风寄意，尚祈勿以肆言为嫌。幸甚！幸甚。

沧浪钓徒留字

于谦读罢，愕然道：“这沧浪钓徒的名儿，倒不曾听得宗师、同道提起过。瞧他这种作为，却真是一位大英雄，奇侠士。可惜咱们无缘，不曾见得一面。”武全道：“他这信上不是提及卧牛山么？看起来，一定是同道中人，将来终有相见之日，只是现在失之交臂，未免令人惆怅！”众人皆惘然若失，都深恨不曾会得这位奇人。

袁琪道：“他信上不说是现在到我庄子上去了么？咱们快把这里收拾了，赶回去，或许还可遇着。”于谦摇头道：“这也不过是姑作此想罢了。咱们且照他信上所托的，把这里的事办了再说。”便叫岳文等帮着孙孝，处置那些银钱珠宝和庄丁们。孙孝便和众人将庄丁等点了点。一共六十九个人。便每人给二十两银子，十贯钱路费。共给了一千三百八十两银子，六百九十贯钱钞，余下还有三千多两银子，一千多贯钱钞，一包金条、金叶，四匹驮骡。剩下的许多衣服和几仓米麦，都不曾动。四处一查，只不见那匹雪里拖枪。问庄丁们时，都答说早两天不就在庄上了。孙孝布置停当，便向众庄丁劝谕一番，叫他们回家去，寻个生理度活，别再助恶逞凶，自讨恶果。又写了一张“恶霸已除，粮赈百姓，

可任意来取”的字帖儿，将银钱装在行囊，便和众人一同起身，到庄外岗子上各人去牵了自己的牲口，将写好的字帖儿粘在门口，才一齐扳鞍上马，出庄下岗，顺大路向盛昌庄来。

回得庄来，天色大明，袁琪心中十分着急，想着知县、差役、死尸躺了一屋子，任什么没拾掇，就这么一走，又有许多祖传东西丢不下。要耽搁一会儿，又怕官兵来捉拿，当真还找官拒捕吗？我袁家清白传家，杀这狗官已经是胡作妄为了，怎能再做那叛逆之事呢？心上七上八下，好不为难。

不觉到了庄前，却见里面鸦雀无声，连派着看守庄门的庄丁也不见了，大伙儿都觉诧异。于谦勒马回头向众人道：“小心提防着！”众人都点头会意紧握兵刃，四面留心。范广当先舞剑骤马，冲进庄门。急向前面左右一瞅，却没一点什么，便回身招手，招呼众人进庄。

于谦、孙孝等涌进庄来，在前坪中下了牲口，也不见庄丁来接鞭缰，更觉得诧异。便虚掩了庄门，将牲口都散放在前坪里。各自仗剑挺刀，闪进二门。孙孝一脚踢开屏门，范广奋身先进。猛瞅见庄丁们都挤在大厅上，袁琪大怒，喝道：“你们这班浑蛋，叫你守庄门，竟敢窝在屋子里图舒服。回头我再来抽你们的顽筋！”众庄丁中，有个跟袁四太爷的邵辟雍，见小庄主回了，急奔下厅来迎接，于谦忙拦住袁琪道：“您且别嚷骂。您瞧：那些尸首哪里去了？”一句话，把众人提醒了，一齐发愣。袁琪也止声呆住了。

邵辟雍奔到袁琪跟前，笑嘻嘻的说道：“小爷，不是您小爷托朋友来叫小的们都到厅上不许出去吗？这位朋友真交的不错！小爷，您交的朋友，这一位怕要算个尖儿啦！怎的

小的们先前没见过呢？”

袁琪陪众人上厅坐下，向邵辟雍怒喝道：“你真老糊涂了！我叫什么朋友来过？你们怎么不问明白，就相信人家呢？要是仇家来叫你们烧庄子，你们也依着他干么？”骂的邵辟雍愣站着不敢声响，于谦劝住袁琪道：“您别尽闹脾气！就里头大有道理，说不定就是那沧浪钓徒干的，待我来问问明白。”便转头向邵辟雍道：“老管家，您且告诉我：您说的小爷那位朋友，是怎样个人？怎么来的？对您说些什么？还有这些死尸哪里去了？您尽管实说，别害怕。”

邵辟雍这才指手划脚地说道：“小爷说我糊涂，我何尝糊涂？那位爷颀长个子，着的淡绿衣裳。众位爷往系马屯去了多时，那位爷才来。来时就叫小的说：你小庄主在系马屯前相遇，岗子里快刀余已经斩却了，庄子也平了。如今叫我先来把这些死尸搬去藏了。小的们说是帮着动手，那位爷不许说：你们只在庄子里去守着别动！你小爷说：因动身时忘却了，路上想起，你们站在庄门口，要是有人瞅见，一眼就瞧出这庄子里出事了。不如都到屋子里厅上待着，外面静悄悄给人家瞧不透才好。小的们自然得遵吩咐。且那位爷又真是为着咱们，把那些尸首每个砍成几段，塞在酒坛子里。一坛一坛运往外面去，拾掇了，又回来搬取。辛苦了好半晌，小的们怎敢疑心咧？那位爷临走时，还在小爷书房里写了一封书子，压在砚台下。吩咐小爷回时，就说他事忙不及等候了。刚才出门没多时，众位爷就回来了，这怎是小的糊涂呢？”

于谦连忙安慰他道：“这真不能怪您了，您小爷心里有事，不是发您的脾气，您别着急。请您把您说的那封书子，

拿来瞧瞧，咱们好干正经事。”

邵辟雍听了，高兴异常，嗵声答应，两脚擂鼓般奔进去。一霎时，便见他手中拿着一封书子，奔出来，气喘吁吁的，到袁琪跟前，双手递上去。袁琪拆开来和于谦等一同观看，上面写的字，和系马屯得着两张字帖一般笔迹，众人都知道又是那沧浪钓徒弄的玄虚。

瞅那书中言语，却是说：贵庄的事，已代为理清了。系马屯已无后患，此地不可久停，等话。又说：由这里朝西小路过去十九里，有座狐狸庄，庄中有个活蟹蔡圭紫，是快刀余的师傅。平日专劫年底还家的客商，做个不出名的大盗。快刀余许多事都是他帮着干出来的，只因他不出面，便没人知道他。论本领，十个快刀余也比不上蔡活蟹。此地事已妥帖，我已到狐狸庄去了。

于谦等阅毕，袁琪便要赶到狐狸庄去，一来帮助沧浪钓徒诛凶，二来也去会会这位不知姓名的大侠。于谦便劝袁琪就此一走，要是系马屯事发，追问知县下落时，虽是尸首搬过了，人家都知道知县到这庄上来了，怎瞒闪得过？乘这时，事没闹穿，赶急脱身要紧。这狗官是该死的，您再为他去受累就太不值得了。

袁琪唯唯答应，叫邵辟雍过来，低声告诉他要逃难。要他拾掇细软，领着妻儿，暗地到临清住下等候。庄丁都给钱分散，粗重东西全扔下，千万别舍不得尽耽搁闹出事体来。邵辟雍唯唯答应，便去依言行事。

袁琪到里面去拿了几件紧要东西，打成一只包裹，仍出厅来。将系马屯带来的四只驮子，也交给邵辟雍带走。自己只带了些散碎银钱，和于谦等各持兵刃起身出庄，上马飞驰

朝西去了。

邵辟雍自去收掇细软，分散庄丁。那些庄丁听说祸事来了，没银子还想逃走，听说每人有一只大元宝，喜的心花怒放，争先恐后领了银子，卷起行李四散逃走。一霎时，就散完了。邵辟雍才领着妻儿，押着牲口驮子，直奔临清。动身时，天色才只辰初时光。

于谦和孙孝等共十三人，骡马行了十多里。袁琪是土著熟路，用不着打听，直奔狐狸庄。行不多时，袁琪扬鞭遥指着前面黑魆魆的大树林子道：“这林子过去就到了狐狸庄东头了。”岳文道：“这庄子瞅去也不像只狐狸，怎么叫做狐狸庄呢？”袁琪道：“这庄子本来叫做桃花墩，前几十年庄里出了人妖，名叫宫线儿，远近弄了三五个汉子，大伙都叫她狐狸精，就连庄子也叫成狐狸庄了。”

说话间，已到了树林前面。瞅见矮矮一道围墙，延绵约有五十多丈。墙上南北矗立着两座望楼，中间庄门闭着木栅。栅内，又有两扇钉铁大门紧闭着。瞧那形式，十分雄壮，比盛昌庄威武多了。于谦勒住马，端详了一会儿。众人也勒马顺路成了一线。听了听，庄里面静寂无声。于谦便回头向袁琪道：“那活蟹蔡圭紫住在哪里，您可知道？”袁琪道：“他家在庄里西头，一所大山字垛、高墙头，八字墙门里。”

于谦便按鞍下马。孙孝忙抢先下马，向前来，向于谦道：“慢着！这事是我们弟兄闹出来的，得让我们干去，您几位赶了几多日子路程，又累了一宿，再要进这庄子去累一阵子，就算您几位是龙马精神，不怕受累，叫我们弟兄怎么过得去呢？我们先进去探庄去。您几位在林子里歇着。要是

我们进去敌不住，大概不致于全被那厮裹住，终有一两个人出来讨救，那时再烦劳您几位吧。”范广先不答应，嚷着一定要去，岳文等也抢着要去，都说一点儿不觉累。于谦暗想：那沧浪钓徒来了许久了。要是了了事，必要出庄他去。我们都进庄去了，倘或刚巧他打那边走了，岂不又是错过？我们就在外面待着，一来守候那沧浪钓徒，二来也好做救应，拦截逃贼。想着，向武全、岳文等道：“我们就在外面候那沧浪钓徒，带着截捉逃贼吧。”武全等一心要去庄里杀贼，浑忘了沧浪钓徒这桩事，及至于谦提起，才忽然醒悟，都不争嚷了。

于谦便领着武全、秦源等，各牵牲口，到树林子里候着，让孙孝、袁琪、左仁、华菱、唐冲进庄去。常洪、承秉也要跟去。于谦便叫他们随在孙孝等四人后面，打接应。孙孝等便和于谦等分手到墙下，跳墙进庄。于谦待孙孝等向庄中去时，便叫武全和秦源、岳文在庄前待着。自己领着范广、种元，转到庄后去，暗地守候。

孙孝、袁琪、左仁、华菱、唐冲五人在前，常洪、承秉二人在后，扑上狐狸庄围墙，便分做两起，直扑两座望楼。不料扑进去瞧时，各有两个庄丁被杀在内，余外只有一盏残灯，照着楼板上的血渍。便各自退去，两下里向中间会齐，都料着是那沧浪钓徒干的。便瞧了瞧墙下，都是屋脊。孙孝招呼众人轻轻跳在瓦面上。

左仁拉住孙孝道：“这事透着奇怪！这时差不离是辰初时分了，乡下庄子为什么没一个人起来做事？似这般静寂，难道一庄子人能被那沧浪钓徒杀绝了吗？”孙孝凝神想了一想，摇着头道：“这事果然猜不透！可是咱们既已到了这

里，难道就这样出去吗？任凭他怎么样，终得到活蟹蔡屋子里去探个究竟再说。”左仁等都点头道：“自然得去一趟。”华菱道：“去！到那屋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白待着，瞎疑心，有什么益处？”众人听了，都说：“走呀！走呀！”

孙孝便领着袁琪等，一直扑奔蔡圭紫屋上。翻过山字垛，到了屋脊上，却是仍没见个人影儿。孙孝便背转身来向袁琪招手，袁琪伏身走近，悄问道：“怎么？可瞧见什么？”孙孝摇头，低声道：“这屋子上面瞧不出什么，我下去瞅瞅去，您给我望风。”袁琪点头，转身到屋脊上去，和华菱、左仁眺望四面。

孙孝悄地踏到檐口，将背对着屋脊站定，猛然扑身向下一倒，就势双脚钩住檐口兽头，甩了个大风车倒悬在檐前。眨眼一瞧，是一排正屋，窗楣高挂，正中炕上，一个胖汉坐膝盘着，敞胸袒腹露一身黑油油的肥肉。炕前椅上坐着一个长瘦汉子，学究打扮。两人正在交头接耳，唧唧啾啾，不知说些什么。

孙孝认得那胖汉便是蔡圭紫，恐怕他发觉，便抢先动手。反手掣出双刀，想要跳下去揩住他。才一弯身，忽觉头顶下唿的一阵冷风飘过，不敢怠慢。连忙双脚一松，甩了个斤斗，双脚点地。急两面瞅去，见一团黑影正向屋门滚去。便耸身一纵，纵到那黑影后面，正待细瞅明白，再动手，那黑影却先开口唤道：“孙大哥！是俺。”孙孝听得声音是范广，便收住双刀，悄问道：“您怎么也进来了？”范广道：“俺们埋伏着，见一条黑影打庄侧蹿进来，于大哥就叫俺赶了来。不料俺进庄来，没寻着那黑影，却遇着您。”孙孝便道：“咱们进去，那黑胖子就是蔡圭紫。”范广道：“那学究

是汉王府的钱翼，俺认得他。”说着，二人各挺兵刃，向屋里扑去。

不料范广说话嗓子太高，屋里早已听得，知道外面有人。二人才扑进屋门时，猛然飞出一张紫檀太师椅，直奔孙孝左肩。孙孝连忙一闪，顺手扬刀，使刀背一挡，把那大椅子击了回去。砸在窗棂下，吧哒一声，窗棂砸了个粉碎。范广一见大喜，乘窗棂碎倒时，起了个箭步，耸身跃起，直向窗里蹿去。

屋里四壁寂静，却一个人影也没有。范广大诧，暗想：刚飞出一张椅子，没一霎，那厮逃到哪里去了呢？任他本领高强也没这般快捷呀？正想着，孙孝恐怕范广中人暗算，也跳进屋里来。四下一望，也觉奇怪。便和范广向炕侧桌下乱搜。使兵刃捣寻一阵，也不曾捣着什么。

二人都纳闷着，不解是怎么一回事。向天花板上乱瞅一阵，又向四面环顾。孙孝猛然瞥见炕头有一扇小窗，急奔近瞧时，窗是开着的，便一面招呼范广；一面使刀探了一探，没甚动静，便将双刀一分，使了个大盘花，护住全身，向那小窗中闯进去。

闯过那边，却是一间堆酒的仓屋，四壁满叠着酒坛。当面墙门上，开着一方气洞，孙孝借着那气洞透来的一点暗淡光儿，先向当地一瞅。猛见地下有一大堆东西，细看时，却是蔡圭紫四蹄攒一的捆着，粽子般，撂在地下。孙孝便近他身边，见他嘴是堵上了，瞪着两只大眼，好似待宰的牛一般。

范广这时也赶来了，见了这般情况，扬剑照定蔡圭紫头顶就砍，孙孝忙架住剑道：“且慢！还有话问他啦。”便伸

手向蔡圭紫四肢聚集处一挑，将他提起，仍打那小窗子跃出外面屋里来。

孙孝在先，双脚方才落地，陡然瞧见屋子中间方桌上，端端正正，供着个人头，不觉大吃一惊。范广随后过来，也怔了一怔。二人定了定神，瞅那人头发纷披，额下无须，也猜不透是男是女。孙孝便将蔡圭紫扔在地下。向范广道：“您瞅着一会儿，我去唤我兄弟们来。”范广答应着。

孙孝便跳出窗外，蹿上屋去，却不见袁琪等，忙拍手打暗号，也没人接应，心中大急，连忙翻过屋脊，纵眼四顾。只见地下静悄悄，没个人踪，便到檐口，伸腰矗立，右手举起刀来连晃两晃，这是唤人的暗号。手才停，忽见对面墙根下一连现出几个人来。

孙孝忙招那伙人近来，那伙人就急急奔过来，细瞅时，果然是袁琪、华菱和常洪等，便问道：“你们怎么窝到那墙根下去？”袁琪一愣道：“不是大哥您叫我们去的吗？”孙孝听了也一愣道：“我一直在屋里，几时叫过你们来？”华菱诧异道：“这就奇了！我们好好的在屋上，忽见大哥打墙垛边露身蹿到这边墙上。和方才一般扬刀招呼我们过来。我们忙过来时，您又将刀向墙根下连指几指。我们知道是要我们待在这里，便蹲下来了。左三弟要和大哥说话，大哥一飘就不见了，这难道是我们发糊涂吗？”孙孝大惊道：“你们上当了！不知是谁弄的玄虚，这人的本领可不小！”袁琪瞠言道：“要不是大哥您，就是于大哥，要不旁人没这般大本领。”孙孝急摇头道：“不是，不是，于大哥不会作耍的。”言未毕，忽听得半空中有人接声道：“不错的，是余大哥！”

要知这答话的人是谁，阅下章便知。

第三十四章 铁弹银枪摩空飞舞 金镖钢箭匝地盘旋

话说孙孝和袁琪、华菱、左仁、唐冲、承秉、常洪等正在诧异，半空中忽然有人答话，众人一齐大吃一惊，各自转身，挥动兵刃，四下寻找。陡见当顶有一团黑雾，歛的飞过。孙孝、华菱二人最先瞅见，耸身跃起，随后追去。那黑雾只在檐口兽头上略点一点，但见他微微一晃，似乎翻了个斤斗，便向墙外去了。

孙孝、华菱赶到檐前，那黑雾已不见了，暗自惊叹：“好矫捷的功夫！”急转身蹿到墙边，只见荡荡平平，一片荒野，毫无动静，黑雾早已不知哪里去了。左仁等随后赶来，都要出墙去追。孙孝止住道：“我瞧这人不是恶意，或许是我们一般来探这狐狸庄的。他既不和咱们作对，咱们也不必去追他。如今活蟹已^逮住了，黑飞虎在屋子里守着，咱们且去处置了再说。”

说毕，便领着袁琪等翻瓦面来到屋里。刚一落地，只见范广正和一个大汉拼命狠斗，那大汉舞一条水磨镔铁烂银花纓雀舌枪，虽只四尺多长，却有碗口粗细。范广挥剑迎敌，砍来刺去，只杀得个平手。唐冲首先瞧见，顺手掏出一颗鸡子大的铁弹子，也来不及卸弹弓，就势一扬手，向那大汉打去。那大汉正和范广斗到酣处，猛见许多好汉跳下地来；接着，便有人扬手放暗器；心中一急，飞起一脚，向范广前胸

踢去。范广缩手一让，大汉乘空托的向后一跳；同时身躯一俯，让过铁弹，脑袋一偏，右脚一跷，双手托着手中枪，觑定唐冲，猛然脱手掷去，口中大喝一声“着”，身子一拧，就势随着那条铁枪向外一蹿，呼的飞上墙头。这里唐冲没料他竟会将手中正使着的兵刃脱手打人，猝不及防，铁枪已飞近面门，只叫得一声“不好”，身躯急忙一偏。陡觉右肩剧痛，已被铁枪扎了个大窟窿，鲜血直淌。孙孝连忙搀住唐冲进去。袁琪拾起铁枪，觉得分量沉重，旋转细瞅时，枪杆上镌着“桃花江上小游龙”七个隶书字。这时，范广也追了过来，见唐冲已经受伤，便止步近前看顾。孙孝道：“今天这事十分蹊跷，我简直弄得头脑子都要胀开了。范大哥，劳您驾，去请于大哥进来，咱们大伙儿谈谈，弄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范广应声去了。孙孝等便提着铁枪，搀着唐冲回屋里来，带着看守那捆在当地的活蟹蔡圭紫。

范广去不多时，已引着于谦等一千人全都来到，却另外还多着一个马脸虎口的瘦长汉子。于谦指着，向孙孝等引见道：“这位就是山东裕和镖局里的头位镖师劈破山余鲁。”接着便给余鲁引见了孙孝、承秉一班人，彼此抱拳施礼，就屋里坐下，只留华菱在屋前守望着。

孙孝将进屋以后所作所遇的事直到唐冲受伤一一说了个仔细，余鲁听得说到唐冲受了飞枪扎伤，没待于谦答话，便犀问道：“那枪杆儿可刻着什么字儿？”袁琪忙答道：“有桃花江上小游龙七个隶字，余大哥可知道使这家伙的是怎样个人？”余鲁点头道：“果然是他！咱曾和这人见过一次，刚才又遇着了，便料定是他。”秦源犀言道：“怪不得余大哥才见着俺们，就问：可是和小游龙同来的？俺先没懂得，这

才明白了。”左仁一面给唐冲敷上金创药，一面问道：“这人究竟是怎么个来历？咱山东道上不曾听得说过他呀！”

余鲁道：“这人姓何，名雄，湖广桃源人氏，是黄岗大游龙万里明的得意弟子，学得他师傅一门绝技，随身带两条短铁枪，和人相斗时，便使飞枪扎人，其快无比，百发百中。枪儿脱手，就如一条游龙一般，所以他师徒两个有大游龙、小游龙的绰号。说起来，这人也是江湖上一条铁铮铮的仗义好汉，只可惜一桩不好，生平欢喜盗马。不论是谁的牲口，只要是真好，一入他的眼，就定要舍死忘生去盗得来，才甘心。可煞作怪，不知他在哪里学得相马、养马诸般本领，任凭什么牲口，他能识得、制得。再劣些的，见了他，就如孩子见了亲妈一般，服服贴贴，没个不由他摆弄的。他出身在大同口外，罄榑峰下。咱到口外护镖时，曾和他见过。方才咱到这庄子里，先往后屋，宰了那泼妇蔡，圭紫的老婆，探到这屋子那头酒窖房里，陡然见蔡圭紫闯进来。咱正要带他，却不料酒坛缝里突的闯出个人来，一抖套索，就把蔡圭紫给捆上了。咱忙上前去和那人说话，却见他身子一晃，已到窗外去了。瞧那后影儿准是小游龙，便追出去寻他。见外面没有，料他到了这屋里，随即到这屋里一瞅，也没有。便将人头撂下，翻到屋后去。”

孙孝截问道：“这般说起来，方才把我几个兄弟招到这屋后围墙根下，后来又在后面平空答话的，都是余大哥您了。”

余鲁笑道：“都是咱。待咱率性一齐说了，让你们全明白吧。咱这趟是往徐州探望朋友回来的，路过这里，那蔡圭紫在前庄遇见咱，和咱攀交情，殷勤挽咱进庄喝酒。不料他

的妻子泼妇毛氏，原是咱乡邻，没出嫁时，和咱姐姐有点儿怨气。俩娘儿们打吵子，咱姐姐怀着胎，被她两小脚儿蹬下来了。后来打官司，知县相公打了她二百嘴巴子。她听说咱到了这庄上，便逼着她丈夫下毒药。咱昨夜宿了一宵，今早起来撒尿，猛见屋上飞下一团白东西来。拾起来展开一瞧，却是一张江湖人使炭笔棉纸写的字条儿。上面就说毛氏要药杀咱的事，叫咱快走。咱当时恐怕活蟹疑心，没上屋去追寻是谁，只各自儿留心。待活蟹起身时，咱就告辞要走。他一定要留吃早饭。咱决计要走，他就叫人切一大盘肉，烫一大壶酒，给咱饯行。咱心里疑着，让他先吃喝，他脸上就变了色。咱夹一块肉朝着门前黑狗扔去，那狗一口咬吞了。一霎时噤咣咣咣两声，嘴角淌血，倒地死了。这一来，咱可不能不和活蟹翻脸了。他知道咱要揍他，起身就跑。咱随后赶到房外，心里忿怒已极，便忘了提防脚下有绊索，吃那厮们绊倒了，立时拖到后面空地去杀。过了几重门户，打一座茆亭子下面走过。陡然间，解着咱的五个人全躺下了。接着就有人挑断咱身上的绳索。急回身时，却又不见有人，咱只得先报了仇再说。地下有那解咱的贼子扔下的刀，咱拾了一条朴刀，就奔后院，宰了几个贼子。又寻到内室，拂着毛氏，砍下她的脑袋，才到外面来，瞥见屋上有许多人，便绕到北面。又见屋上人扬兵刃打招呼，咱料知也是来探庄的。白日里登屋踹瓦，想来不是弱的。想着，便恐怕活蟹被人家先杀了，咱报不着仇，只得冒作认识，打个招呼，支使那屋上人到墙根下，咱才进那酒窖房去。

“后来就遇着那小游龙，赶了出来，听得有人提着于大哥，咱听岔了，当是有人认识咱，瞅破了，是说余大哥，不

觉脱口答了一句话。可是仔细一瞧，全不相识，知道闹错了，连忙跳出墙外，恰正撞着秦大哥，两下里没打话就斗了起来。幸得于大哥闻声前来拦住，问明白了，才知也是来探狐狸庄的。正说着话，范大哥出来，一打招呼，就和岳大哥等会着一齐进来了。”

众人听毕，才明白以前种种疑事，却是彼此不明来历，错会了意思。如今叙说明白，齐都霍然，便商量怎样处置蔡圭紫？孙孝道：“这厮作恶多端，不必问得，竟宰了就是。”范广道：“且慢！俺先时见有个汉王府的姓钱的在这里，后来一闹，那姓钱的就不见了。得问问姓蔡的，寻出他来，也好除却一害。”袁琪便过去提那蔡圭紫，不料蔡圭紫嘴里堵的东西太多太紧，塞住了咽喉，早已憋死了。

于谦便唤秦源、岳文等，会合孙孝、袁琪弟兄们，前后抄搜一番，查出许多书信，抽阅几通，都是买卖毒药、迷药和白莲教、绿林大盗等的信札。秦源等将银钱等物收拾了，四处搜寻，不曾见有个人影，便仍回到前面来。

于谦便问孙孝等行止。孙孝、袁琪这时已都是无家可归，先时已知塞外擎天寨为豪杰隐身待时之所，早已打定主意，出塞投托。于谦开口问他们行止时，异口同声，愿出塞去。连唐冲、承秉、常洪也都要去。余鲁听得，便仔细追问塞外情形，武全一一告诉他，于谦也向他说明白：“擎天寨是汉人御胡儿的义勇民壮，决不是劫路焚村的强盗。”余鲁正想着：这里闹了个大未完，逃生出去的，都见过咱，寻不着旁人，一定要寻着咱，难道咱还待在镖局里，等官府来拿吗？如不和他们一同出塞去，跃马杀胡儿，才是英雄好汉为国家为祖宗应做的事业，也不枉咱这条汉子，这身本领。便

向于谦表明情愿随同出塞去，做些男儿应做之事，强似整年给人当护财奴。于谦赞道：“好男儿！真不愧是中原好汉！”

便起身就案上文房四宝，修一封书子，将袁琪、左仁、常洪、华菱、承秉、余鲁等相遇缘由，和各人的本领、性情、志向，都叙明白了。又取一张空白过关文牒，照式填写了，一并递给孙孝道：“就烦您领众位出塞。咱们虽要到临清走一遭，袁府行李、从人都在临清。可是那城市中不便修书，我今此写好交给您：一来众位好放心；二来免得到临清时再耽搁。众位有这两件东西，便可直到擎天寨再没阻隔了。”孙孝接过书子、关文，殷勤致谢。众人也都谢过于谦，于谦一一还答了，便叫范广等收拾起程，速离此地。众人七手八脚，一阵乱，收拾清楚。

余鲁因为自己没乘牲口来，便到后槽头去拣马配鞍，猛然触起：蔡活蟹昨夜曾对咱说，得着一匹雪里拖枪千里驹，料想在槽头上，这可合该咱得这宝马。想着，一团高兴，直奔后槽。到了槽头上急急的穿过四大间马厩，举眼瞧去，尽都是些紫骝、黑马，和些长行驴，不单是没见雪里拖枪，竟没一匹白马。顿时满心懊丧。回想到：蔡圭紫是一个江洋大盗，坐地分赃，出去做买卖，非得黄、紫、黑三色的牲口才易遮藏，白马颜色最惹眼，自是不肯蓄养。这匹雪里拖枪不合他们的心眼，准是牵去找主儿发卖去了。可惜这庄里的人走了个干净，不曾得着个活口，无从追问。一面想着，一面便拣了一头长鬃赤红马，又取了一副点金镂花鞍辔，一条缠丝软鞭，配上鞦韆，束紧肚带，牵出马厩，直到外面来。

这时于谦等已经拾掇清楚，各自牵着牲口待着。余鲁便将寻雪里拖枪不见的事，向众人说了。孙孝道：“这马原是

快刀余得着的，大约是寄屯在这里，这时不知是谁弄了去了？”于谦道：“良马必逢良主，咱们没福，不必强求。从前中山王府里也有一匹雪里拖枪，却是从来没人骑得它，足见非其人得着了也是枉然。”众人听了，不再言语。承秉去开了庄门，左仁搀靠着唐冲，各自攀鞍上马，扬鞭驰骋，出了狐狸庄，直上大路，径奔临清。

行了一程，才寻了一家山村野店，打了个尖。酒保见许多人都是雄纠纠气昂昂的武士，心里怀着鬼胎，麻着胆子伺候，不敢离开。众人累了多时，也委实饥渴了，叫酒叫肉，没个停歇。一霎时，便把这家小店里的牛肉羊肉，连猪蹄猪头扫数吃光了。众人还是直嚷：“快拿肉来？”酒保没奈何，只得好言央告道：“小的这小店路僻人稀，天热时，不敢多备肉食。不知众位爷降临，不曾先时伺候，委实对不住，求众位爷恕罪。”范广便待发作，于谦连忙拦住，向酒保道：“肉没了，可有馍馍菜蔬？你全给取来吧。”酒保诺诺连声，急急奔去，取了许多豆腐、咸菜来。又赶紧将白馍馍、肉馒头冷的热的，一古脑儿都搬了来。众人风卷残云般吃着。

范广和秦源同坐一处，大嚼了一阵，肚里也不差什么了，想着要喝酒，一齐抬头找壶。昂头直望，忽瞅见酒保掇着一大盆热气腾腾的东西，直向后面走去，便拉了秦源一把道：“穿云鹤，您可瞧见？准是好吃的，咱们和他要了来。”不料秦源伏着半段身子在桌上，探着脑袋，直着两眼，目不转睛，瞪着通后面的竹笆门里，竟没理会范广说些什么。范广当他另外瞅见更好吃的东西了，忙拉住他胳膊，急问道：“瞧见了什么？可是肥鸡大鸭子？”秦源被这一拉，才回过头来，答道：“您说什么？”范广道：“您瞧什么？”秦源便

拉范广过来，斜着身子，指着那竹笆门里道：“您瞧，那不是劈破山刚才说的雪里拖枪么？”范广顺着他手指处一瞧，果然竹笆门内，晒衣杈下系着一匹牲口，约莫七尺来高，一丈来长，全身雪白，鬃尾漆黑，螳颈蛇腰，竹耳盖蹄，昂头挺立，动也不动。却是鞍辔全无，只套着副牛筋笼头。

范广看定了，便拉着秦源道：“去！咱们去弄了来送给于大哥。”秦源答了个好字，便和范广一齐撂下筷子，掣身离座，扑进竹笆门里。秦源拔起晒衣杈，范广拖着笼头，转身就走。不料那竹笆门矮，牲口高大，且又十分性劣，电颈摆头，不服牵扯。闹的范广性起，抬腿一踢，将门框踢倒。两臂一振，尽平生气力，将那马拉了进来。

那马强不过范广蛮力，冲进店堂来，大发劣性，四蹄乱踢，身躯乱摆。顿时把堂上的神龛香供，和上面的桌椅闹的碎倒了一地。范广尽力和它缠扭，膝盖上被踢了两蹄，急得大叫：“于大哥快来！”

这时，于谦等因范、秦二人吃得好好的，忽然起身奔往后面，不知是甚事故。武全等还当他二人是去抢那酒保手中的热菜吃，纷纷起身，想要拦阻。不料范广去拉了一匹马进来，蹦跳得满堂灰雾，一片声响。于谦座位在后，相离很近，范广叫唤时，于谦已耸身跃过去，伸左手搯住笼头，右手同时向那牲口背上一拍。接着两手使劲，挺住那牲口头腰两处，大喝一声，将它推到壁边，才硬制住它跳蹦不得。范广早松了手，在一旁喘气。

正闹着，忽听得后面有人大声喝骂道：“狗强盗，要抢东西也得瞧自己吃得下的再动手。就让你拉去，除了太爷我，谁制伏得住？不是瞎眼珠子，白费劲吗？”声未了，脱

的跳进个瘦长汉子来。一进屋就扑奔范广，当胸一拳打去。范广闪身让过，方待回手，华菱在旁动了火，刷的飞起一脚踢去。那汉子喝一声好，左手一削，华菱手脚利落，没被削着。抬胳膊，放出一支袖箭。那汉躲避不及，一张嘴，咬住箭尖，向范广吐去，倒射过来。左仁急伸手打落袖箭，不料那汉同时放出一支金镖，左仁不曾提防。看看要打中眉心。于谦正顶住牲口，瞥见了，大叫：“铁香炉，小心暗器。”一声未了，唐冲已忍痛挣起，就手抓起酒壶，飞掷过去。正对着金镖，扑哧一声，金镖扎入锡酒壶底，酒壶就夹着金镖，直砸过去，突的砸在墙上，离那汉头顶相差不到一寸。

这一霎时，连砸带打，闹了个满天星斗。余鲁早瞧出那汉就是小游龙何雄，却是嚷破嗓子，也没人理会。只得分开众人，闯身向前，到于谦身边，向于谦说道：“这人就是小游龙，请您快发句话，千万别伤他！”于谦听了，忙高声大叫：“众位弟兄，快别动手！彼此都是同道，别伤和气！”余鲁又冒着兵刃暗器，闯过去，到何雄站处，两臂竖张，遮拦在何雄面前，两手乱摇道：“别打！别打！全是一家人，有话好说。”

众人这才住手。余鲁便转身拉住何雄，向众人引见。却是左右一查，单不见了秦源。

要知秦源到哪里去了，请阅下章。

第三十五章 倾心慕侠慷慨赠驹 矢志归诚驰驱就道

话说余鲁阻住众人相斗，引何雄和众好汉相见，猛然想起秦源，不知哪里去了？何雄听得，心中一动，想着：大概是说我刚才揍翻的汉子。连忙转身，蹿出门外，见秦源仍旧缚在地下，急上前将他解了，俯身扶他起来，连说：“对不住，对不住，多多冒犯！”秦源倒不好意思，只得答说：“没要紧，算不了一回事。”众人见了，都猜不透是怎么回事？想着秦源和范广一同奔出的，没多时光，怎么就会被他捆的这般结实呢？

何雄随着秦源和众人同回屋里，于谦已将雪里拖枪系在门柱上，招呼众人坐下。范广憋不住了，便问何雄：“您使什么法术把穿云鹤缚住的？怎么这般快速呢？”何雄答道：“这事我实在卤莽得很，万分惭愧。只因先时没知众位就是破狐狸庄的好汉，一时间见有人来劫马，心里一急，发了呆性，便抛出一套络索，委屈了秦大哥，我真糊涂极了。方才想着这络索不会解的越解越紧，所以赶快亲自解下，再和秦大哥陪话。”秦源道：“俺被您捆一捆倒不算什么，可是您往后得传给俺这东西，俺才不冤枉。要不，俺糊里糊涂，不知怎么一来，打脑袋飞下几个圈儿，就叫人捆住了，真是死也不得明白。”众人听得都呵呵大笑。何雄道：“这家伙我一定告诉秦大哥。可是东西虽不希奇，也不过是一条绳挽几

个结儿，却是不容易抛使。一个不得法，也许倒把自己的同伴捆上了。所以要用它时，少也得练个一年整载，才能够抛套如意，百不失一。”众人听了，都向何雄讨来瞧瞧。何雄便向腰袋里取出一套挽整了的络索来，递给众人观看。众人瞧那绳儿，是牛马筋、人发夹丝扭成的，横圈竖结的挽成许多圈儿，急切里弄不清是怎样个用法。何雄待众人都看过了，才接过来，提着一个圈结儿，向众人道：“这家伙扔出去，不问哪个圈儿套着人马物件，自会锁紧来。不挣扎还好，越是挣扎捆的越紧。”说着，便拉动几个圈结儿，果然一碰就紧。却是何雄捏着的那圈儿一抖，就会散成一条绳子，结络得再灵巧没有了。众人看了，都啧啧称赞。于谦默想着这东西是两军阵前擒将缚人的利器，知何雄是个极其有用之材，相待益加诚恳。

这时，酒保见众人打成了相识，才打案板底下窜出来，揩抹身上臭汗。孙孝唤他过来道：“砸坏你的家伙，咱们赔给你银子，你甭着急。且去弄些酒菜来，咱们吃喝，回头多给你几贯钱。”酒保陪笑说道：“爷说哪里话来？小的怎敢要爷赔偿？这些破家伙不值什么，爷是最体恤下情的，只求爷拿一只眼照顾照顾小的，小的一辈子也吃喝不了。”范广不耐烦他絮叨，拍桌大喝道：“谁要你说这些废话，快去弄肉酒来！”酒保大吃一惊，连忙抓定心神，笑答道：“是、是、是！只是小的小店里的荤菜都孝敬了爷们了。要不，就宰几只鸡鸭吧，可是得求爷稍待一会儿，才能弄得熟。”孙孝道：“我刚才见你掇一大盆热腾腾的东西往后面去，不是熟菜吗？”酒保指着何雄道：“那是这位爷带来的，一只大獐子。”何雄也猛然想起，便瞞言道：“你就快去把我那只

大獐子全拾掇来吧，大概也够吃了。”酒保诺诺连声，便转身自去烹调去了。

余鲁问何雄：“哪里弄得一只大獐子？”何雄道：“提起这东西，真是话长啦。我前几个月在京城里浅草马场上，见了这匹雪里拖枪。打听得是魏国公的，乘牧放人不留心，骑着，一鞭子离了京城，直到淮阴鱼沟镇，想要找个寄顿处。可是这牲口只有我制得住它，旁人再别想近它身子。没处安置它，便一直骑了到北边来。路过系马屯，自己贪杯，中了快刀余弘的奸计，盗了这牲口去。我向店家讨，店家推说不知道。我气极了，把那鸟店给砸了。却不道快刀余弘报了官府，说我是强盗，抢劫了客店，那夜里我正要去余家，在一座古庙里藏身，独自躺着想法子。不提防官差打庙后悄地进来，一阵挠钩，把我搭住，捉了去，露夜解走。那伙差人在路上诈百姓、讹店家，走了半日，才走得二十多里路。我乘他们去寻事时，挣断了链索，打死了两个差人，飞奔逃脱。

“不料冤家路窄，奔了一程，猛的瞅见一伙儿拉着牵着，把这牲口不知拉到哪里去，一路上一个劲儿闹别扭。我就想去抢回来，再去报系马屯的冤仇。却见他们有百来口人，怕一时不易脱身，反误了自己。便决计探得他们牵到哪里去，得了地头，就容易办了。暗地跟踪了约莫二十多里，才到此地，却又一连两天不得下手。不是庄上通宵闹宴，就是四下巡哨进不去。我只待在荒山里，饿了就打野味烧吃充饥。这獐子还是昨夜打得的，顺便带了来。似这般苦待着，直到昨夜三更后，才得空进来。这庄里除了你们所做的事外，那些事儿全都是我干的。只是我先见余大哥却是认识，后来见着诸位，却猜不定是干吗的，还当是官府差来拿恶霸

的公差，四处闪避，一直没敢露面。这真是我有眼无珠，不识泰山了。”

众人听了，才知是彼此相疑，闹了许多周折。话已说明，便都欢然相叙，如逢故旧。恰好酒保把獐肉煮炒煎炸，弄了许多，连何雄没吃的都掇了来。众好汉分做两桌，大嚼一顿。大家先时都吃得不少，这时加上许多獐肉，全都吃饱了。酒保沏了一大瓦壶茶，提来给众人喝。

众人喝着茶，于谦便向何雄道：“这牲口还是何大哥带去吧。这里还有一条铁枪，我因上面刻有姓名，顺便带离了狐狸庄，也正好物归原主。”何雄听了，十分感激。又知道唐冲受了枪伤，更加过意不去，陪了许多不是，才收了铁枪，却不受那马，向于谦道：“我素来爱马，却是不肯糟蹋马。得来的良驹宝马，只要有人能识得，不辜负那马，我便情甘奉送。所以我虽博得个盗马的声名，却不曾留得一匹马，也不曾卖得一文钱。这牲口自来没人能制伏它，一直不曾有个主儿。我方才见于大哥竟能把它弄得服服帖帖，足见这马是于大哥的坐骑，自应归于大哥带去，也不枉了我带它几千里，终给它找着个主人。”于谦道：“这牲口我不能受。它原是魏国公府的，府里两位少爵主和我是同道，您带了来我怎好受得？”何雄道：“就是徐府公子也没一人能骑这牲口的，白撂在府里，还不是使良驹伏枥老死。我不过是生成一片爱马之心，不忍使它埋没，代它找个主儿。于大哥要当它是盗泉之水，君子不饮，那就未免不识何雄的性情，错觑了我何雄的心志了。”

于谦还待说话，何雄已起身要走，孙孝连忙拦住道：“这事我有个处置。何大哥的心事，我们都相信得过。于大

哥不肯受，也自有他的道理。依我之见，于大哥此番要进京去，不妨把这马带到京城，向魏国公府表明何大哥为马求主的心意。也免得府里疑心这牲口是被不三不四的人盗了去。徐公子既是同道，知道于大哥能伏这马，是这马的真主儿，断没个不竭诚相赠的。那时于大哥受了此马，也就没什么为难之处了，岂不是十全十美！”何雄挺身站起，毅然说道：“我是怀着名马赠英雄的心事，至死不受的。徐公子我没会过，不知性情怎样？如今我就跟于大哥进京一趟，亲自向徐公子说明白，我盗马的原由和赠马的缘故。我情愿领个盗马的罪名，却是一定要物得其主，我才心安意愿。”众人听了，齐声赞好。于谦想着：让他自己送回，成全他的义盗声名，也是一桩美事，便也不再言语。

众人话已说定，便收拾起程。孙孝取五十两一锭银子给了酒保。酒保喜出望外，得了这一锭生平不曾得过的银子，真比做了官还快活，顿时神扬气畅，趴在地下磕了几个响头。又连忙爬起来，递鞭子，吆喝牲口，忙了个两脚不停。于谦和孙孝等一行人，出了村店，各上牲口，趁大路直奔临清。

一路无话，来到临清城外，早有袁家家人待在路上等着。大家落店宿了一宵，商量停当。孙孝、袁琪、左仁、华菱、承秉、常洪、唐冲、余鲁等，和袁家人众都到塞外擎天寨去。于谦、武全、岳文、范广、种元、秦源、何雄仍往南行，彼此分路。

次日早上，众人大张筵席，畅饮一番。袁琪取宝鞍赠给于谦，于谦不肯受。坚辞几次，却不过袁琪情意，只得收下。饮罢，众人拾掇出门。到了三岔路口，马上一拱，各道

珍重，马头南北，分道扬鞭。虽都有些依念，却是英雄相别，不作俗态。

于谦等一行七人离了临清，因为秦源要到乐安去探听师妹浪里花姬云的下落，于谦等也要乘便去探探朱高煦的作为。便掇转马头，直奔乐安。在路上马走如云，汗流如雨。众人一心注着乐安，也顾不了暑热难受，追风逐雾，破站趔程，赶到乐安城外，便寻一家车店住下。

落店时，才只未牌时分。于谦嘱咐武全看好行李，和秦源两个，迈步出店，顺大街进城来。瞧那城内，夹街商店林立，车马拥挤，热闹异常。除却许多乡民百姓熙来攘往，还夹着许多兵勇，在人丛中奔来跋往，忙个不停。于谦觉着诧异，暗想：怎么有这许多兵勇夹在百姓中间乱跑呢？难道是朱高煦的亲兵没管束吗？

一面想着，一面行走。不觉来到一条小胡同口。忽见胡同里面人头乱拥，潮水般向胡同口涌来。于谦便和秦源二人刹住脚，站在街角上一家杂货店台阶上瞧着。猛然听得震天价一声响亮，接着人声鼎沸，大叫：“不好了，那是真没命了！”

不知乐安城中出了什么事故，下章再叙。

第三十六章 抗异族烈女破头颅 访同侪侠士倾肺腑

话说于谦、秦源二人步入乐安州城中闲逛，藉此窥探朱高煦在此地的施設。行到一条大街胡同岔口处，猛然听得一声巨响，接着瞅见胡同里黄河决口一般，涌出许多人来，乱嚷乱叫，闹成一片。便连忙向胡同口拐角处一家杂货店台阶上一站，立定了脚，伫望着，要瞧个究竟。

但见一阵人潮蜂拥过去，胡同里反静荡荡的，没一点动静。秦源诧异道：“这是怎么一回事？闹得这般厉害，胡同里怎颠倒没声息！”于谦道：“这事透着奇怪！一定是一桩大祸来，众百姓恐怕连累受害，都赶快逃走了。这胡同里说不定出了血案了。”秦源道：“咱俩进胡同里去瞧瞧可好？”于谦点头道：“既遇着这般事，终得觑个究竟，天塌下来也得承他一肩，终没个畏葸退缩的道理！”

说着，便和秦源同下台阶，向胡同中走去。一连走过十来家墙门，都是紧闭大门，没个人影。又走了三百多步，才隐隐听得有许多嘈杂声音。二人急顺着那声音来处寻觅，又转进一条横胡同，才见那第三家门扇大开，庭院中乱哄哄拥着许多人。细瞅去，男女老少都有，却都不像是老实百姓。男的全是满脸油滑气，一眼瞧去，就知道是些不安分的痞棍。女的多是着锦饰翠、妖妖娆娆的少年妇女，只有两三个老虔婆。

于谦瞅着这尴尬情景，暗想：这家子大概就是那人家所说的窑子吧？正想着，秦源拉住于谦的衫袖，扯了两下。于谦回头一望，见秦源满面露着不痛快的颜色，正要问他究竟，秦源咕嘟着嘴，向于谦道：“于大哥，走吧！这是个混帐所在，别尽瞅着，薰坏了自己。”于谦道：“您别急，混帐所在出了事更是蹊跷！”

正说着，忽听得一个黑脸的老虔妈高声嚷道：“这一定是西头白妖狐那小蹄子、小妖精唆使来的，咱们只找她偿命！”接着，众人哄声响应，乱嚷“是的！”“不错！”“找她去！”“别站着呀！”

于谦听得“白妖狐……偿命”几句，触起吴春林的事，越加留意。想着：白妖狐是京城里窑姐儿龚词儿的绰号呀！这事有这娼妇在内，准是一桩极糟的事！再加上这里头带着“偿命”的事儿，一定又闹出人命了。在这城市之中，白日里闹人命案子，不是和朱高煦有关的人，料没这股胆量，这事越加不能不管了。想罢，回头向秦源附耳说了几句。秦源听毕，便朝西去了。

于谦闪身立在那人家对门的墙檐下，静神听那屋里的人说些什么。听了多时，人声嘈杂，不能全听清晰。只听得一个男子说：“这也不能全怪人家，咱们孩子也不好，就陪伴他们一会儿有什么要紧？硬别扭不答应，老虎头上搔苍蝇，讨死，这不是自找吗？”接着有个女人不答应这一番话，和说话的男子争嚷起来。又夹着许多哭泣声、喊叫声，更加听不明白。

一会儿，见那屋里踅出一个头戴公子巾，身穿蓝缎直裰书生模样的少年来。于谦急迈步拦在那少年前面，拱手施礼

道：“请问兄台，那屋里出了什么事了？”那少年猝被遮拦，吃了一惊。忙定神细瞧，见于谦施礼，才定了心，止步向于谦上下打量一番，见也是个书生打扮的，才拱手还礼，皱着眉头答道：“这事糟透了！尊兄可是来闲逛的？俺劝尊兄且回玉趾，改日再来罢。”说罢，又拱拱手，便要举步。于谦遮在前面，不让他走，说道：“尊兄且稍停贵步，小弟动问这事自有个道理。尊兄打那屋里出来，一定得知其详，务请费神告诉小弟，好求了事之法。不然时，尊兄也有些不便。”那少年听得“也有些不便”，不由得大吃一惊，暗想：这人大概是个做公的，这怎么好？俺真倒霉极了，偏偏的撞着这瘟煞！心中虽急，却不得走脱，只得硬着头皮说道：“小弟是到此寻友的，不料进门就听说有几个鞑子来嫖窑姐儿，窑姐儿不肯接待，那些鞑子发蛮性，闹出人命来了。街坊行人都打抱不平，要搯住那些鞑子，不料有许多不知干什么的人硬保住鞑子，横冲直撞，把人全都吓散了，鞑子就此走脱了。小弟朋友没寻着，倒受了一场大惊。好容易待得平静，才溜出来，没挨揍丢命，总算托福万幸。”说罢，连拱了拱手，闪身就走，似是刀下逃命一般，闯过于谦身旁，如飞而去。于谦已得知大概，料想他再不肯说旁的干系话了，便还了一拱，任他走了。

恰巧这时，秦源远远的走了来，见于谦站在当街，忙近前来，说道：“果然不错！那白妖狐姓龚，俺去问那打更的，给了他两颗碎银子，他什么都告诉俺了。”于谦忙问道：“他怎么说的？”

秦源道：“他说这胡同名叫乐意胡同，住的全是窑子。南北有名的姐儿，到了此地，都在这胡同里打住接客。西头

一家就是白妖狐龚词儿的划袜堂。出事的这一家子，叫姜障班，鸨儿也姓龚，名叫甘心龟龚兴儿，专一拐逼良家妇女为娼。和龚词儿面子上虽是唤哥叫妹，火一般热，骨子里却是深仇似海，你害我陷，闹个不休。上月头里龚兴儿弄了个乡下姐儿叫仁元儿。打了七八十顿，才依从了鸨儿，寻个河南客人开包。这客人就是龚词儿的钱主儿。自从被姜障班夺了去，龚词儿含恨切骨。前十几天，来了一班鞑子，住在王府里，时常和王府里官儿出来逛窑子。却是鞑子的嫖法异样，见了个姐儿，就大伙儿缠着这一个。闹腻烦了，大伙儿又齐去缠一个。初时，龚词儿接着这班鞑子，当作一票好买卖，拿身体不当数，拚命巴结。一连闹了十来天，龚词儿垫钱也垫的不少了，身子也实在搁不住了，便和那领鞑子来的人讨钱，不料惹的王府官儿发了火，说他不会伺候差使，一顿臭骂，连踢带打的，龚词儿磕头求饶，情愿白当差，白伺候鞑子睡觉。这龚兴儿听得，可暗地里开心，说风凉话儿。这胡同里全是龟伙儿，传来传去，把龚兴儿的话全传到划袜堂里。龚词儿听了，恨得牙痒痒的，便暗使毒计，和鞑子说仁元儿怎样可爱，怎样会伺应客人，花言巧语，说动了鞑子。昨日大伙鞑子拥到姜障班里去，指名要仁元儿伺候。偏偏那仁元儿死也不肯陪外国鞑子，说：“俺是天朝人，怎能伺候那班羶种？”那些鞑子恼了，要砸窑子。龚兴儿吓极了，忙将自己的媳妇儿和两个黄花大闺女都献给鞑子，糟踢的一塌糊涂，三个都受了伤，今儿还没起床，才敷衍过了昨夜。今儿鞑子说是昨夜不痛快，还指名要仁元儿。仁元儿依旧抵死不肯，龚兴儿硬拿藤条儿抽，又使烧红火钳烫背，才逼得仁元儿出来。却不料仁元儿一到外面，抱住一只瓷花钵，拚命

尽劲，朝自己脑袋上猛砸。直砸的头破脑浆流，倒地身死。街坊上闲汉听得，齐轰起来搦鞑子，却被王府官府打救了去。这事就是这么一回事，大哥管不管它？”

于谦听罢，暗自思忖，汉王这般恭维这班鞑子，任他横行还格外护着他，足见这班鞑子不是等闲之辈，一定是朱高煦勾请来的番奴。这事和国家疆土、汉人存亡都有干连，断不能轻轻放过，便向秦源道：“咱们出城去，到了店里再商量。”秦源点头答应，转身随于谦照来时旧路出城回店。

回到店里，天色还早，于谦便和何雄、范广等一齐出门，吩咐店伙计看好行李，齐到城外大街头一家酒馆里，叫店家整治些酒菜吃喝散闷。

武全见于谦饮食无心，闷闷不乐，好似憋着一腔说不出的心事，没法调处，老是皱眉摇头，时而悄叹一口长气，却是问他时，又不肯说。阖座众人见他这般情景，都提不起兴致来，平时热热闹闹，这时却成了寂静无声，索然寡味。

于谦见众人都不高兴，桌上酒肴不似平时那般迅扫盘空，老是满碗满碟的摆着没人去动，知道众好汉提不起兴致，是为着自己有心事。却是这地方不能说出来，只得说道：“众位兄弟快快喝足吃饱，回头咱们说不定有许多事要做啦。”众人齐问：“甚事？”于谦道：“快点儿吃，待吃喝完了，咱们回去细谈，可是到那时就没吃喝的时候了，大家乘此多吃些吧。”众人听了，知道又有事干了，顿时精神一振，风卷残云般大嚼起来，霎时，个个吃饱都问：“大哥有什么事？”

于谦不答，只忙着起身，给了酒菜钱，便和众人回到客店，直入房里，将房门插上，叫秦源守在窗头，防有人窥

听。众人坐定，于谦便将刚才进城所见所闻告诉众人，并说：“朱高煦居然勾纳番部，甘心卖国。咱们要不赶紧设法阻止，鞑子一定借他勾请重入中原，大好河山又要遍遭腥秽。我华夏人民，又要做他人的牛马。这不是一家一地的事，咱们怎能坐视不理？我想了许久，只有今夜悄悄地到城里汉王府去，把那些鞑子全给宰了。番部和此地隔绝，信息难通，必疑心是朱高煦害的，便不再相信他，就此可望断绝往来。也是一条釜底抽薪之计。可是这乐安城，虽没京城那般高峻，朱高煦却是个懂得武艺的，兼之他手下有许多能人，防备一定得法。夜里翻城，恐怕是不容易。所以我才邀众兄弟赶早吃饱，乘城门没关时，混进城里，暗地埋藏着，待夜里便好动手。”众人听了，都义愤填膺，雄心奋发，各自转身拾掇兵刃暗器，换衣裹扎。

不多一会儿，众人全拾掇好了。于谦才招呼秦源进来，一同换了衣服，外罩青衫，暗藏刀剑，装扮齐整和众人开门出房，向店家说是往城里探亲去，要是时候不早，就出城来了。店家答应：“爷们放心。行李牲口，小的自会照料，错不了事的。”

于谦和秦源做一路，走在最后。前面是武全、种元、范广；最先走的是何雄、岳文。都穿着直裰，飘然进城。守城兵勇，过往行人，都当是一班考生，没人留意他们。一行人就此安然越过城门，到了大街。七人会在一处，武全悄问于谦道：“时候还早，咱们到哪里存身呀？”于谦道：“我先进城时，已瞧过了。那大街东头有一家说评话的茶室，挂着夜场牌子，咱们就在大街上逛一会儿，黄昏时去听评话，挨到散场时候，就不差什么了。”岳文道：“这法子不妥。俺想

还是落店去。”何雄道：“许多人落店，一无行李；二无牲口，口音又是各别，人家不疑心吗？我倒有个好处所。这地方我走了不少趟了，打这朝北拐去就是估衣街，街西有一家振和镖局，我来去都在那里打住的，如今径往那里去。镖局里都是江湖朋友，能相信我，断不会生疑坏事。”武全听了，目视于谦，于谦坦然道：“好极了，咱们就到振和镖局去。”何雄便打头领路，拐了个弯，就望见振和镖旗临空招展。

何雄先到振和镖局门前，迈步进了大门，向门侧房里坐着的后生拱手，说道：“借光！白大哥在家么？”那后生认得是何雄，连忙起身笑面相迎道：“原来是何大爷来了，俺大叔在后头，俺领你老进去吧。”何雄道：“我还有几位好友同来啦。”后生道：“那么，都请里面坐吧。”

这时，于谦等都已到了，后生便引何雄和众人进了二门，转过过庭，转身进月宫门里，穿过一间大客房，径到后面书房里。后生让众人落座，便到里面去了。

不多时，里面走出一个约莫四十岁，身材高大，黑髯拂胸，红光满面的壮汉来，刚跨步过花苑门，便嚷道：“好呀，小游龙，您也来了！前回不说两月回头吗？如今可是两个月呀，这趟可不轻放您走啦。”何雄听得，知是白壮来了，忙起身迎出来笑答道：“大哥别见怪，兄弟实在是有点小儿小事耽搁了。这趟会着几位好朋友，便邀着一同来瞧大哥来了。”白壮听了刹住脚，两眼一瞪，愕问道：“好朋友谁呀？”何雄道：“我给大哥引见，保管大哥一见就乐。”白壮道：“好！反正您不会交错朋友的，咱们就见见吧。”

说着，何雄已陪着白壮进书房来，于谦等起身相见。何

雄代通姓名，两面引见。众人知道这就是振和镖局的掌柜大哥赤虹白壮，彼此行礼相见。白壮听得何雄说众人是打塞外擎天寨来的，顿时兴高采烈，连说：“幸会！幸会！万想不到我能今天会着想念多时遇不着的好朋友！”说着话，掀髯回头一迭连声叫雇工：“快宰牲口，备饭！到我房里去抬几坛儿‘女儿红’来！”何雄连忙拦道：“大哥别忙，我们都吃喝过了！咱们散坐着多说会儿话吧。”白壮光着两眼珠儿道：“什么饭这样早呀？何老大，您这就不对了！您诚心来瞧我来了，难道还在城外吃饭，就不肯陪着哥哥我喝两盅吗？”何雄不好说是先时原没想着来这里的话，知道白壮性子急，不大好弄，笑说道：“我就怕大哥费事，所以才吃了饭进城。”白壮一甩脑袋道：“费什么事，吃过了再吃。反正这班小子们阴天打稽子，闲着也是闲着。让他们做几样菜，咱们哥儿们叙一叙，乐一场儿，还怕累坏了他们吗！您甭管，叫他们弄去。”何雄只得由他。

要知众人如何进汉王府，请阅下章。

第三十七章 放豪情纳交天下士 谈往事愁煞个中人

话说振和镖局赤虹白壮知道于谦等由卧牛山擎天寨入塞到此，素来倾慕武当、五台门下见义勇为，声震南北，难得陡面遇着，真是快慰生平，怎肯不尽些地主之谊？当下不听何雄所说吃过饭的话，一迭连声叫雇工宰牲抬酒。他这镖局里吃闲饭的很多，雇工也不少。瞧见白壮这神情，从来不曾有过，今日一定是到了异样上宾，怎敢怠慢，一声答应，大家一齐动手。镖局里什么东西都现成，加上人多手快，不多一时，就整治了一桌极丰盛的酒席，就在书房里摆开桌子，安放杯箸。

白壮正问着塞外平青草山的事，于谦一一告诉他。白壮听得眉飞色舞，乐不可支。待到席位摆好，白壮起身道：“今日有这般痛快的事迹听着，要不喝几盅，就算辜负了这好机遇。来、来、来！咱们过来坐着谈着喝着乐着，这才叫人生乐趣啦！”

众人见白壮豪迈爽直，且知道今天不喝不行，便也不客气，团团就坐。于谦居首，以下就是武全、秦源、范广、何雄、岳文、种元，白壮在主位相陪。雇工忙将酒菜掇来摆上，却是当中摆着十几只满满腾腾的大碗鱼肉，各人面前都搁着一只花瓷中碗，一把大锡壶。白壮只提起自己跟前的锡壶来斟向自己碗里，却不给众人斟酒。何雄见众人中有透着

诧异，也有呆愣着的，便也一面提壶自斟，一面向众人说道：“咱们这位白大哥有个脾气，就是他一辈子讲究爽快。就拿这喝酒来说，他时常说：天下人不能全都和我一样爱喝酒，为什么自己欢喜喝就一定要压住人家喝呢？硬压着不爱喝酒的朋友喝酒，叫他受罪，这还成朋友吗？所以他留朋友吃饭，就不作兴敬酒，让朋友各随所好，喝不喝，都乐得个舒服痛快。您各位都可随意吃喝，咱们白大哥决不相强的！”大家听了齐声赞好，这才是善体人情的豪杰。

吃喝了一会儿，于谦便问道：“汉王就藩贵地，民情如何？”白壮听了，两眼朝上一翻，接着眼睛儿一瞪，咬紧牙龈，右手攥着个大拳头，向桌子边上恨声一擂道：“唉，您甭提啦！咱这小地方儿，虽比不上江南、淮北那般富庶，却是百姓也还不差饭吃，夜里也能睡一觉安稳的。自从高煦这厮来了，可就糟透了！四乡各县游手好闲的流痞惰民，全给收了去，叫做铁甲军。这班人有了这张虎皮蒙着，可就不得了了！报旧仇，找零钱，已经够受的了，再加上怂恿得那些材官猛士无事不管，无恶不作。闹到咱这地方，富家变穷家，穷家没有了。咱恨不得马上去干掉这奸王，无奈他手下武师剑客不知若干，我独自去干他，丢了命还不算，仍是无济于事，所以才耐着性子，咬牙待着，终想有个机缘，了我这心愿，所以一直没肯离家。你们众位都是大侠门墙，贵宗同道锄奸久著声名。这番众位绕路来到这乐安州，想必不是白玩儿，如果有用着我之处……”说着，一伸脖子，将手向颈项一拍道：“我甘心情愿，拿这不值钱的脑袋瓜子拼了去干去！”

于谦见他说着话，额上青筋暴起，满头淌汗，鼻孔里出

大气，知道这人是个血性男子，便不再试探，坦然将武当、五台诸侠锄奸卫国之心，以及秦源和姬云的事，并今日进城所见，一一向白壮说了。末了，才说明自己想今夜去探汉藩邸，因为城里没处落脚，听得小游龙说起白大哥是今世豪杰，特来拜访，还望不吝指教，将汉藩邸的情形见告一二。

白壮听毕，瞪着眼愣着，不声不语，过了些时，忽然立起身来，向着众人道：“众位且请坐一会儿，我去问问他去。”众人听了这话，莫名其妙，都朝白壮瞅着。于谦想要问他仔细时，只见他身子一转，腰股一拧，离了坐位，迈大步，直向后面去了。于谦等只得白待着。

何雄怕众人见怪，便将白壮的性情详细告诉众人。范广道：“这人的气性和俺倒合得来，俺就爱这种爽快人。”秦源道：“他刚才说问问他去，不知他去问谁？”何雄道：“白大哥新娶一房家小，很有些本领，外头事情也很明白。平日白大哥有事，常和这位嫂嫂商量。这时说不定是去问她去了。”武全道：“女人家见识浅，嘴不稳，白大哥凡事托大，殊不相宜。”何雄道：“这不过是我这么猜测罢了。此地常有好汉们来去驻足，也许白大哥有知心朋友熟悉藩邸情形的，他去询问了再来告诉我们，也未可料。若说到这位白大嫂子，却不是个世俗妇人。他原是前辈英雄霸江东白熊奚天爵的女儿，名叫闯天雁奚定。年纪虽比白大哥小了六七岁，却也随着他父亲闯出了字号儿的，倒不能当她是涂脂抹粉的娘儿们看待。”众人都会听说过霸江东的名头儿，才知白大娘子也是一条好汉。

正说着，只听得白壮一路哈哈笑着，一面说道：“这有什么要紧，就见见怕什么？”众人便都起身相迎。白壮已掀

帘入房，众人见白壮身后有个二十来岁的女子，生得不胖不瘦，面庞儿圆圆的，眉眼儿长长的，虽不十分俏丽，却是端庄大方。范广等正要称呼嫂嫂，白壮早开口向众人引见道：“这位姊妹是打山西来的，名叫铁爪鹰史晋。曾经在汉藩邸里住过一年多，那里面的事，都知道仔细。您众位有什么要问的，只管问，大概她没个不明白的。”于谦等都和史晋相见过。——通过姓名，彼此就坐。

史晋道：“方才听得俺姐夫说众位都是武当门下，特来为民除害，佩服极了。只是那地方轻易进不去，要不然，老早就被江湖仗义好汉砸掉了。众位如果只去探个讯息，俺倒可以效劳，不须劳动众位大驾，俺准能探得个实在，回报众位。要是这时想砸他的窠子，不怕众位见气，照那里面的人守、埋伏看起来，就只咱们这几人，却是做不到。打草惊蛇，反倒使那厮多些防备。不如约会同道好汉，力足敌他之时再动手，那时计出万全，一鼓而下，势如破竹，才能斩草除根，干个痛快。众位意下如何？”于谦道：“高见极是。如今我们原只想探一探他的内情，余外就因为我这好友穿云鹤有一桩切己的事情非去仔细密探一番不能明白个究竟。”史晋道：“那里面的内情我全知道详细，近来并没变动，不必去探，我都可以禀告。穿云鹤的事，不是为那姓姬的绰号浪里花的女子么？”秦源大惊道：“姐姐怎么知道？”史晋笑答道：“我刚才不说那里面的内情我全知道详细么？要是有一件不知道仔细，怎敢在众位好汉跟前夸这海口呢？”

秦源急拦问道：“如今浪里花怎样了？姐姐可知道？”史晋道：“这事只有我明白，就是问到里面的人，秦大哥也得白着一番急。我虽和白大嫂子是世姐世妹，这点儿武艺是

跟他老爷子霸江东学的，却是曾经拜过山东金大刀为师，学得赤砂手、钢钩爪、鹰拿、点穴几种功夫，因此和盖关西石亨也算是同门。石亨跟了朱高煦，死拉活拉，一定要拉我来帮扶他侄女胭脂虎石瑛。先时我不曾答应他，后来，家母不在，石亨在我急难中，专人来吊，赠一千两银子，我想同门帮助，不算不义之财，且是那时憋在山西僻地，不曾知道朱高煦的过恶，便暂时受了他的。葬母之后，写了一张借据，亲自送到京城。一来父母丧葬不想白受人家的钱，想着也给一张借据，随时还他本利。二来这种人情不是还钱就可算了的，他既一心想我帮扶他侄女，我就去帮他几年，报答他这点情分。不料到了京城，恰值石瑛身死，正在草草殓葬。我心下疑惑，怎么丧葬这般草率？便仔细访察，才知道朱高煦是个极无亲情的禽兽。后来更明白了他的所作所为，和武当、五台两宗门下锄奸去恶的义举，心里很是羡慕。却是身陷贼巢，要是拍腿一走，一来要连累我那在家里习艺的兄弟，二来我到底不曾还石亨的银子，反倒惹他说我忘恩昧义，只得忍耐着住下。朱高煦待我初时很客气，就藩此地时，沿途走着，他就不存好心事，时常对我说些不三不四的言语。我耐着性子，不理睬他。石亨那厮也帮着他拿言语打动我，我终给他装傻子。闹急了，我就推说：母亲孝服没满，这时还谈不到这个。后来，我熟了，里外随便走动。朱高煦故意不禁止我，任我到内苑闲逛。我乐得就此探探那厮的内情，因此遇着浪里花姬云。咱俩同病相怜，都是被困着的。彼此倾心吐胆，互诉衷曲，才知她是随同师兄弟一共六人来到汉王府里。朱高煦那厮把她的师兄弟都遣开，单把她困在内苑，硬逼软骗要纳她做妃子。过了没几时，浪里花和

我混成了真知己，她便一本一末的告诉我，说是有个师弟穿云鹤，却没说姓名，和他有婚姻之约，托我出外时访查下落，通个信叫他来相救。我竭力安慰她，叫她别悲伤忧愁，留得身躯在，不怕不如意。

“有一天，浪里花面脸通红，奔到内苑碧澜池边，她一把拉住我两手道：好极了！我瞧见您在这儿，真是我的救星到了。我问她甚事？她迟回了半晌，才吞吞吐吐地说道：不知怎样？我心里荡得很，简直不由自主，怎么得了？我大吃一惊，想着浪里花不是这样的人，一定是中了那厮的诡计，吃了什么东西了。忙问她时，果然是因为早上有点儿感冒，朱高煦叫一个道士给她瞧过，煎了一帖药，喝下去，一会儿就这样了。我连忙叫她喝冷水。奚师傅曾说过，这些迷人乱性的药，都忌冷水冰雪。她依言急忙奔下池边石级上，弯腰使手捧了几大捧凉水喝下去，果然立时清醒了。当时她恨得牙痒痒的，想到这宗险境，恨不得立时宰了那奸王，离开这魔穴。我又劝她，以我们两人的力量，决不能揍翻朱高煦，白丢性命，有什么益处？她听了我的言语，勉强的忍住。就是那天夜里，忽然内苑里哄闹起来。我急起身赶去探看，劈面遇着石彪，问他里面甚事喧闹？他道：是姬云的师弟反了，暗地进邸，谋刺王爷。我听了心里一喜，想必是那浪里花的师弟穿云鹤翻然归正，来救他的心上人来了，便连忙闯进去，想觑便暗中助他一臂。不料跨进苑门，只听得一声呐喊，兵刃乱响。急奔去瞧时，那刺客已被剁成几段了。我便四下寻找浪里花，却没见她人在那里。正待要问旁人，猛见石亨、石彪叔侄俩，将浪里花两手反绑住，挺刀押着打那新开凿的小河桥上走来。我心里大急，就想横着心肠，拼性命

去打救她。才提刀举步，忽见浪里花仰面朝天，咯咯咯咯一声惨笑，猛然间耸身一跳，蹿过桥栏，燕儿掠水般朝下众去。扑通哗啦接连一阵水响，石亨、石彪措手不及，没捞得住，呆望着她沉入水底。当下朱高煦便埋怨石亨，说是李七反叛，是打外面回来的。姬云一直没出去，怎见得她一定通谋？都是你们瞎闹，冤屈好人，把个好好的人给弄死了，还不快打捞救人吗？石亨等挨了这一顿埋怨，咕嘟着嘴，不敢回话，只一迭连声叫护卫救人。闹了半天，也没捞着一点什么。

“我先时见姬家姐姐跳下水去，也当她是眼见心上人被他剁碎，心痛极了，就此寻死。后来想起她的诨号叫‘浪里花’，到这小小水渠里去，怎会淹死呢？一定是她乘这花园小河刚才凿通，两面都通外面大河，那水门洞口，还没装上闸拦，就此出河逃生去了。可是我又想到照她平日一切性情说话上头看来，她那师弟心上人死了，她不见得肯活着，也许她真是跳水死了，以身殉义也未可知。后来见捞了一整天没捞着尸，我才放下一半心，却仍有一半担忧，她不肯独活在世上，这闷葫芦我闷了许多日子了。直到朱高煦没了姬家姐姐，一心来逼我，逼得我夤夜逃到这里，今日遇见了穿云鹤，才知那夜受难的是她另外一位师弟，不是穿云鹤。那么，浪里花一定没坏性命，这可心定了，好教我欢喜。”

秦源听毕，知道姬云已不在这里了，目前不知漂流何处？更不知何时才得见面？一片盼望今夜可以见面的滚热心肠，顿时掉在冰窖里，气惨神悽，泪如雨下。史晋等都劝慰他别悲伤，只要人没被那贼害死，总没个寻问不着的，何必急在一时咧？可是劝者自劝，急者自急。秦源虽被众人劝得

不好意思，满面惶急，泪痕纵横，强自忍耐，默然闷坐。瞧他那不自然的脸儿，似乎笼罩着一层苦雾，料他那心里不知难过到怎样情形。白壮在旁见了，捺捺不住，一手掀髯，一手拊着桌角，向秦源道：“您这事不是尽哭着就能了事的呀！您是个好汉子，为什么和娘儿们一般，只会着急，我……”

话未毕，忽听到门外有人高声答话道：“娘儿们怎样？娘儿们不是人吗？您瞧娘儿们干的事可比您强！”白壮哈哈大笑道：“想不到这又犯了咱们大娘子的忌讳了！马上就御口亲题来抓破我的面子，要我的好看，这屋子里可真难说话！”一面说笑，一面引他妻室闻天雁奚定和众人见礼。奚定这时已含笑进房来，招呼：“众位伯叔！我在厨下督着小子拾掇，也没来得及敬众位伯叔一盅儿！”白壮又笑道：“好！咱们大娘子今儿也会说两句客气话了！大概我白壮该走运啦！”奚定瞪他一眼道：“您少扯谈！光这般闹着玩儿，可知道人家是干什么来的？”白壮呵呵一笑道：“您说人家是干什么来的？依您说，该怎么办？”奚定一面让众人坐下，自己靠着史晋坐下首，一面答道：“人家拿您当个人儿看待，才到您这下四路的镖局子来呀。您自己就应该知道，四尺高的大猴子，得像个人样才成呀！干吗婆婆妈妈似的，光是劝劝人家别着急，就算是您的能耐吗？您能对得起人家上您门来瞧您这番抬举您的情分吗？您不是娘儿们，是汉子，就早该拎把刀，拔条枪去干一场呀，怎么老是憋在屋子里编派娘儿呢？”白壮掀髯张口仰身大笑道：“得啦！得啦！我说了那么一句，就惹上您小嘴儿炒栗子似的噤里啪啦来了这么一大车子话。我只顺嘴带着句娘儿们三个字，您却当面

骂我婆婆妈妈，咱们评评，谁放肆？”奚定将脑袋一撇，淡淡地道：“我没那么大工夫和您斗贫嘴，也不像你们男子汉只会拿寡嘴白劝人，得留着神思给人干事去。”转向于谦、秦源道：“这位浪里花，我知道点音信儿，要寻着她大概不十分难，不过得稍许费点劲儿才成。”秦源听了，精神一振，也顾不得客套，急进问道：“在哪儿呀？可能马上去寻找？”奚定笑答道：“您众位别急，且坐着，待会儿，待我慢慢的告诉您！”

浪里花姬云到底在哪里，请读下文便知。

第三十八章 困苦艰难心坚金石 深沉缜密计捣窠巢

碧血丹心于公传

话说奚定喝了一盅酒，伸了伸脖子，颊上露着酒涡儿，一双眼睛光华四射，瞅着座上诸人说道：“你们众位要问浪里花的下落，我可以说一句让你们众位放心的话，浪里花确实没死。她不是绰号浪里花吗？您想这朵花能得着浪里的名头儿，怎能被水淹死咧？她跳下汉邸水池里时，那池渠刚刚凿成一个通外面的水道，正敞开着，放水进来，还没造水闸。她一跳下去，当时没被捞着。她就在水里咬断缚手绳，余水逃命。到了外边，起初她也当是穿云鹤被害。后来到桥边跳水时，瞅明白灯烛火把光下照着的尸身，是什么河豚李七，心中一定，触起由新开水道逃生的心事，就此走脱了，朱高煦那厮还当她真淹死了呢。”

秦源道：“嫂嫂怎知这般仔细？”奚定将脑袋一偏，嘴唇儿向史晋一呶道：“她也知道呀。我原本不认识这位浪里花，却是常听得铁爪鹰说起的。浪里花逃出汉邸，可怜隐身在乡镇古庙里作些针黹度日，想忍苦报仇。不知她怎么知道铁爪鹰离了汉王邸，暗地四下里寻访。那时铁爪鹰乘汉邸庆寿时，逃走出来，因为和我是自幼儿要好的姊妹，便悄地来我家，时常对我说起浪里花的本领品性。我心里非常佩服，很想见她一面。也是合该凑巧，那天，我到一家亲戚家里去走动，离这儿一站半路，半路上瞅见一条疯水牛迎面飞奔过

来。离我不到十丈地方，有个小孩儿，正在当路低头刈草，眼瞧着要被那牛端的粉身碎骨。我正待带缰避道，一面高喊那孩子快让开，突见右边路旁麦田里闯出个大姑娘来，当路挺立，两臂一张，喝一声“孽畜”，那牛奔近她身时，她啪的一掌打去，那伸长脖子不转弯的疯牛，竟被她这一下，打得怪吼一声，别转头来，余入左边水塘里去，救了那孩子的性命。那女子也吼一声，就那么平空一跳，蹿起六七尺高，随后落向水中，就只见唏哩哗啦，一塘水搅得混乱，浪头乱涌，水沫四溅，人和牛在水里一隐一现，闹了半晌，水声陡歇，牛已翻身躺在水面，那女子托的跳上岸来。我心想：这左近地方素来没个这般膂力、本领的女子，瞧那般水性，莫不就是铁爪鹰时常没口子称赞的浪里花吧？便下马近前一问，她起初还装呆不认，后来我说起根由，提到铁爪鹰现在在我家里，她才凝神一想，拧了拧身上湿衣，拉着我到麦田深处，细说苦楚。我苦邀她到我家来住，她决计不肯。所以铁爪鹰虽能知道她没死，那时却不曾和她见着面。”

秦源凝神静气听了许久，满望知道姬云现在哪里，马上就去找她。不料听完时，只是听了一篇故事，仍然得不着姬云的确实下落，心里急得如猫爪抓挠一般，更顾不得什么难为情，觑定奚定脱口说道：“好嫂子！她如今到底在哪里？”奚定笑道：“哪个她哪？”秦源央告道：“好嫂子，别再恼我了，就是刚才您说的那浪里花呀。”奚定道：“您早说浪里花不是早明白了吗？她呀、我的，许多人，谁闹的清楚她是谁是？”说罢，只是微笑，抬手搔着鬓发，瞅着秦源一言不发。众人见秦源急得可怜，都帮着他央说：“白大嫂子，您说了吧，穿云鹤急得够受的了。”

奚定道：“谁说不说哪，秦大哥太性急了，问得我答话还来不及，怎有工夫细说呢？那浪里花从此常和我见面。却是不肯到这儿来。老是我与铁爪鹰约她到我娘家见面。因为我娘家没男子，她才肯去。不料她去赴约，行到中途，露了面，给汉邸金刀班教头赛咬金黄裳瞥见了，暗地跟踪。浪里花觉着后面有人，回头见是黄裳，便掏镖反打。不曾打着黄裳，反被他扎了一把蜈蚣针。浪里花中了几针，挣扎着落荒逃走。黄裳追赶了二十多里，直追到白龙潭边，浪里花才余水走脱。

“我那天在娘家等了她一整天，不曾见她来到，十分着急。次日四处打听，也打听不出来。她不曾露过真面目，左近地方都不知道她这个人。直到前天松筠庵尼僧非台来我家，说是有位姓姬的大姐，在路上被歹人伤了，投托在庵里，说是娘子的妹子，教老尼来讨伤药。恰巧那天铁爪鹰独自出去探讯去了，我只得独个儿和老尼去瞧她，才问得仔细，给她上了金创药，陪了她一天才回来。

“铁爪鹰听得讯，马上夤夜赶到松筠庵去。到得那里，正遇着汉邸派金枪班教头盖关西石亨和金刀班教头赛咬金黄裳，带领兵丁，围住松筠庵拿人，铁爪鹰便突围进去救应。好容易杀到庵后，正要跳墙进庵，忽见浪里花背上背着个尼僧，腋下又夹着一个，打墙垛上蜻蜓掠水般，蹿向荒山去了。铁爪鹰放喉喊叫，那时人喊马嘶，掩住了声音，她不曾听得，径自去了。汉邸兵丁见了铁爪鹰，只当就是他们要拿的人，拼命围住。石亨、黄裳见着，便叫：“快搦住呀！这也是一个逃犯，解回去，也好销差。铁爪鹰就被他这一阵喊叫，整忙了一夜，直缠杀到天明，才翻山走脱。汉邸人马都

是铠甲，爬不得山，铁爪鹰才没被追着。如今浪里花不知藏在哪儿，却是曾托人捎信来给咱俩，约时同去捣汉邸。秦大哥要见着她时，须待那时才成，可是难保不另生枝节，耽搁时日，错过约期，等待不等待，还在秦大哥自己定夺，我可不敢保不误事。”

秦源方待答话，忽见白壮将长髯向右一拂，身子向前一探，两只铜铃眼精光逼射，觑定奚定道：“好呀！您干这些事，竟瞒的纹丝儿不露，连我也闷在鼓里。好吧！咱们就这么办，往后我有事也不和您说，您瞧谁瞒的厉害？”奚定笑道：“您别着急呀，我有个道理的。这事不是我爱瞒您。一来是浪里花千万叮咛任谁也不能给知道她在此地，和我设过誓才告诉我实话的。二来您老是说约朋友捣汉邸，却不拿我当个人，一直没拿我算在里面，我早想独自去捣一回，给您瞧瞧，难得遇着史家姐姐和浪里花，咱们就商量着要干一回使你们爷儿们吓一跳的事儿，所以一径没对您说，好让您将来吃一惊，不敢再说什么谋及妇人的话。今天要不是瞧着秦大哥到了这儿，急的这般模样，众位伯叔大家根问，我还得让您在鼓里憋一晌哪。”说的众人都笑了。白壮呵呵大笑道：“不道您对我还要使这般小心眼儿！”

秦源道：“白大嫂子，你们约的期是哪一天呀？”奚定道：“您放心吃喝吧，反正吃喝完了，就快到了。”秦源瞠目不解，于谦道：“您别急昏了，白大嫂不是说就是今夜吗？”秦源这才回想过来，自己也觉好笑，当下心里一宽，胃口大开，吃喝了个饱。

于谦便和白壮商量怎样去探汉邸，并说明在城里所见的事，想要设法弄翻那些鞑子。白壮道：“汉邸防备极严，如

今府中分作金枪、金刀、金斧、金锤四班。每班有一个教头，就是刚才说的石亨、黄裳、丁威、陈刚四人。内里还有带刀侍卫侯海等一班二十余人，和百来个材官、猛士。外面有石彪带的几千御林军，百多员将官，防备得铁桶相似。我几番想去除却这一大害，无奈这事不是几个人干得来的，非兴师动众不可。朱高煦住的地方没一定，今日这儿，明夜那儿，又不大出外，就是想刺他，也办不到。如今咱们要去灭他是万万不能的，一时间哪能揍翻这许多人呢？只不过想着有机会时，捣他一捣，给他个当头棒吃，使他知道天下英雄好汉都不答应他，好敛迹些，老百姓或许少受些苦恼。”

奚定鼻孔里哼了一声道：“您知道的太多了。如今他正禁着许多好汉在里面，您可知道？”白壮笑道：“我不知道，单是您知道。汉邸里哪天不带人去监禁？却是不曾听说都是英雄好汉。”奚定笑道：“说您不知，您真不知，还要混充明白哪！您问问铁爪鹰看：汉邸里监禁的，可有许多好汉在内？”史晋道：“姐姐别尽恁白大哥了。汉邸里监禁的，确是有几位好汉在内，我知道的，有大刀金纯的侄儿，会使峨眉刺的满天飞金亮。因为石亨拿师兄弟的情谊骗他来，他死也不顺，禁了半年了。还有北平的教头闯三关覃拯，和秦大哥同门的盖湖广成抚，都是被带住了禁住勒降，不允，关在铁墙里的。”

秦源急问道：“成抚怎么也被禁呢？他不是帮着朱高煦的吗？”史晋道：“他和李七两个听得朱高煦逼勒浪里花，就知道那厮不是个好东西，决不是个能成正果的，便决计舍身来救浪里花。到了汉邸，朱高煦还不曾知道他俩已变了心，置酒相待。李七就席上拔刀刺朱高煦，无奈敌不过朱高

煦那厮天生膂力，一腿便把李七踢到苑里。众人乱刀齐下，剁成了几段。盖湖广还没动手，就被石亨掣住了两手，捆了起来。朱高煦说：瞧他师傅面上，禁起来，待他师傅来时，交给他师傅发落，因此留得性命，这就是浪里花跳水逃生那一夜的事。”

众人听了，便都主张要去救出这几个人来。白壮道：“里面禁住的人很多。听说在汉邸中间，有一道小渠，有一处淤成一方几亩大小的水塘。那塘中间，孤岛似的一块地，上面盖了几间屋子。四面墙壁都是糯米和石灰捣筑成的，墙里墙外两面都用铁汁灌浇成八寸多厚的铁壁。邸中人都叫那屋子做铁墙。屋顶上也是铁瓦，浇没了缝的。露空处布着三四层铁网。果真是铜墙铁屋，天罗地网，不容易攻得进去。那些掣住的人都禁在里面，要想到里面救人出来，可真不容易。”于谦道：“如果他露处果真是铁网，就有办法。只不知那塘的四周离那铁屋子有多宽？屋外墙根可有站脚的地方？”白壮道：“我也曾打听过，那铁屋子迎面有一张门，厅外有一丈来余地，是平常泊小船的所在，和对岸相距有四十多丈。余外四周都是墙根接水，没处托足。您说露空处果真是铁网就有办法，这话怎讲？”于谦道：“我这柄蛟龙剑，能斩铁截钢，几层铁网，还不难破。只是就只这一柄剑，怕不够用，进里面去，须防有不曾探得、意想不到的防备，如果有两处须用斩铁兵刃时，就要误事了。”白壮道：“这话不错。单说那里面，有两只小船都用大铁链、铁锁缆在这岸，咱们要过那四十来丈的塘面，就不能不先取那小船；要取那小船，不斩铁链铁锁怎行？再说，咱们要去总得分两路，才有个救应，若是一路被缠住了，那一路没这种利器，

就有机会，也破不了铁网。还得另外设法，计出万全，才能去干，别打草惊蛇，人没救得，颠倒使他加紧防备，或竟害死铁墙里面的人，却反为不美。”

奚定拦住他，唇言道：“您就只会长篇大论的讲道理，该记得的事，都忘记完了。苹果树下的尤六爷不是有一柄利剑吗？怎不去找他来帮忙呢？”白壮忽然记起，哦了一声道：“这只由得您说嘴，我真忘了。”说着，便叫镖局伙计：“快去苹果树下，请尤六爷带了他那柄吴钩剑来。”伙计应声去了。众人问：“尤六爷是甚等样人？”白壮道：“这人是本地一个穷秀才，排行第六，名叫尤弼。祖上是军功出身，家传刀马武艺。还有一柄吴钩剑，一副叠金丝甲，是传家之宝。几代以来，干了不少的惊人事业，山东、河北很有声名。他自幼投拜先父门下习武，功夫益发深湛，比他祖上强多了。可是家中没钱，不能图补卫缺。便下文场，考煞只考得个秀才。却是心胸不同凡俗，好侠仗义，知道他的人，都叫他做铲不平尤六。常对我说：要是朝廷讨伐朱高煦，当兵也干。我曾邀他合谋除害，如今正好找他帮助。”

众人听了，知道尤弼也是一条好汉，都觉得今日得识几个男女英雄，痛快已极。白壮夫妇更是高兴异常，和众人畅饮一番。众人因为就要有事，先时听说话不曾吃喝多少，乘这等待尤六的工夫，各自放怀吃喝一饱，方才大家散坐闲话。

不多时，见那去请尤六的伙计领着个紫黑脸膛，高颧深目的长瘦汉子，方巾青衫，腰悬长剑，大踏步直进书房。白壮忙给众人引见。

众人究竟去汉邸否，下文交待。

第三十九章 觅利剑诚心邀勇士 夺画舫无意遇奇人

话说铲不平尤弼和众人相见毕，大家坐定，向白壮道：“您差人来唤我，我问来人，说有许多客人待着，料想一定是有什么大事。又听说要我带吴钩剑来，更知不是等闲小举。大哥，我这猜测可对？”白壮巴掌一拍道：“您真聪明，一猜就着。”便将方才议的话，一一对尤弼说了。尤弼喜道：“我多久就想干一干，却是想着独自揍不翻他。要邀约旁人，又没几个能干得来的。难得大家齐心合力，咱们马上就go。能够揍翻那厮，一举成功，再好也没有了。就是一下打他不倒，也探熟了路径，为再举之备，还得救出几位被困英雄，才不空过咱们这番相逢携手的机遇。事不宜迟，天已不早，要做就得动手了。”

众人齐都道是，各自起身整装。白壮夫妇和史晋都去里面换衣，拾掇兵刃。尤弼将剑解下，脱下青衫，摘了方巾，里面却是全身扎靠。打腰间掏出包巾来，扎在头上。顺手取剑，向背一挽，就胸前扣了个斜十字结。又将方巾夹在青衫里面，一同叠作一长条，拿来缠裹在腰间，一来随身便带，二来当作护腰。拾掇好了，便和众人坐待。

没多时，白壮、奚定、史晋三人都换了夜行衣袴，带着刀剑暗器出来。秦源心里挂着姬云，着实搁放不下，只得老着脸问奚定道：“大嫂子，您和浪里花约在哪里相见呀？”

奚定道：“别忙，一会儿到路上终见得着的。”秦源不好再问，只得闷在肚里，急着就要动身。

白壮向于谦道：“咱们怎么走法呢？还是一齐走到那里，再分冲锋、合后呀？还是先就分做两路呢？”于谦道：“还是先分着走，路上倘或有事时，也有个援应断后的。”众人都道有理。白壮便问于谦：“该怎样分派？”于谦道：“咱们不必分彼此，此去要夺船过水，两路都得有一位会水的做先锋才好。”奚定道：“浪里花是会水的，这去就会的着。”于谦道：“那么咱们便照主客分成两路：我和种金戈、千里驹、黑飞虎、一朵云、穿云鹤、小游龙做一路；白赤虹和闯天雁、铁爪鹰、铲不平会着浪里花做一路。咱们这一路，有小游龙会水；白赤虹一路，有浪里花会水，便不愁不得到地头了。”

商议已定，分途动身。这时正是上弦将尽，夜半时，明月当空。于谦领着武全、范广等一班人，问明了路径，先出镖局，直向汉邸走来。离汉邸约有半里多路，于谦与何雄二人当先，寻个僻静地方，托的蹿上民房。纵目一望，见汉邸门前的两支旗斗，高高挺竖，直指云霄。便望着那旗斗，伏身行去。将到汉邸墙外，忽听得耳边嗡的一声，于谦连忙闪身扬手一拂，没拂着。却见何雄向前轻起飞步，蹿到汉邸墙垛下，两臂横张，向前一扑，一把搂住一个人。于谦赶近瞅时，却是个夜行人，便低问：“你是干什么的？”那人不答。何雄左手揪住那人，腾出右手，反手拔出长剑，向那人颈上一搁，轻喝一声：“说！”那人吓得脑袋向下一缩，说道：“俺是带剑巡查，在这儿上值的。”何雄问道：“方才冷箭可是你放的？”那人不答。何雄胳膊一伸，那人脑袋掉在地

下，腔子里冒血。何雄松手扔下尸身，搜得腰牌，和于谦一同纵上墙头，招呼后面范广等随后上墙。于谦向下一望，见下面一队人都执着长柄瓜瓣金锤，举着灯笼，向南巡查，便和何雄等转身向北，越过一所花苑，见下面一片平阳，便跳下地来。四下搜寻，想得个出路。忽听得范广咦了一声，于谦忙赶近他身边，问甚事？范广指着那墙根下道：“您瞧！”于谦低头纵目瞅时，却是个腰斩的死尸，大金刀扔在一旁，尸身分作两截，血肉模糊，肝肠涂地，十分难看，心下一惊，暗想：今夜来迟了，一定有人在咱们前头先进来了。武全等都过来瞧看，秦源道：“这一定是浪里花干的。”于谦点头道：“也许是。只是闯天雁不说是路上可以见着浪里花吗？怎么她不守约等待闯去。”于谦点头，便仔细向那死人左右细寻，想着：这人守在这里，一定这里是个门户。寻了两遍，不见一点痕迹，便伸腰环顾，忽见背后有一座花台，喜道：“原来在这里。”蹀到台边，抚着台上那棵虬松，似乎是活动的，便摇了两摇，不见动静。再向上一提，只见台根边墙上豁的露出一个方洞来。秦源抢先闯进去，果然是水漫漫的一方大塘。心中一喜，忙转身向洞那边招手唤众人过来。于谦极目一瞅，却不见水中央有铁屋，摇头道：“走错了。”

才待转身，忽见北头有人招手。秦源急奔去，却是尤弼，忙问：“你们人可曾齐？”尤弼道：“他们都到那边去了，要我来招呼你们。”秦源又问道：“你们一共几人进来的？”尤弼道：“原是咱们四个。进来后，白大哥遇着一位同道。”秦源急问：“姓什么？”尤弼道：“听说姓干。”秦源心中顿时如掉在冰里一般。

于谦见秦源不回头，便率领一千人都过这边来。尤弼说明来意，便引众人向西走去。秦源垂头丧气，握着刀，随着众人一径绕过这水塘，打假山石洞里穿过去，才见一丛竹林。林外隐约映着一片白光，又是一口大水塘。

尤弼引众人到竹林里，见白壮、史晋二人挂刀立在竹丛中。另外有个满面笑容的矮肥汉子反手向后，将一支短铁戟拄在腰间，站在白壮身旁。于谦等近前，白壮指着那肥汉子道：“这位是凤阳教头铁戟干戟，原和我是要好的朋友，这趟被乐安州聘来护院，今日才到，会我没会着，先来这里探探内情，刚才遇着。”于谦道：“那边有个腰斩的金刀兵尸，可是干大哥斩的？”干戟摇头道：“我没到那边去，也没带刀剑。”

白壮问明于谦等进来的情形，并说：“浪里花先在墙外等候，会着我们，一同进来的。方才同我家的一道出林去探看有没有船在这里，还没回来。”秦源听得，放下心头一块大石，恨不得立时奔出林去寻着姬云，细说苦情。只碍着于谦没开口，不敢擅走，强自捺住那怦怦跳的心，闷声不语。

猛然一阵呐喊，人声如潮激山崩，只听得一片声大叫：“**拦住！拦住！别让他逃走了。**”白壮倾耳一听，叫声不好道：“于大哥，您是有功名的人，和他们明干时，须不妥当。您在这待着，我们去冲一阵去。”说罢，也不待于谦回答，右手仗着三稜铜，左手一挥道：“走！随我来！”身子一扑，奔出竹林。于谦便依他言语，待在林中暗处，预备有急难时做个救应。

白壮等一千人奔出林来，只见塘边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昼。奚定、姬云两个女英雄和另外一筹壮汉如疯虎一般，

当先拚斗，指东打西，左冲右突。金亮、成抚、覃拯三条好汉，随后都是赤膊，各舞一条断铁链，向两旁乱夺刀枪。霎时间，一片静荡荡的塘基，成为闹哄哄的战场。

原来奚定和姬云二人出竹林来探看船只，只有一只布篷画舫，泊在相离十几丈的岸边，便悄地过去，想要夺来载众人渡河。刚到画舫泊处，跳上舫头，正要进舱，忽听得一声水响，那画舫歛的离开岸边。二人大惊，各握兵刃，闯入舱里。那舱里的人正觉得舫头向下一沉，料是有人上来，急忙抛桨，转身出来探看。不先不后，恰恰在舱口和姬云撞了个满怀。姬云顺手一把没揪得住，那人连忙向后缩闪，定睛一瞅，见是两个女子，心中大定，问道：“你们是哪来的？”姬云刷的一刀砍去道：“特来揍你的。”那人将手中剑横扫一架道：“我瞧你不是这里人，快说是哪里来的？须知我不是害你们的人。”奚定道：“你姓什么？叫什么？”那人道：“我姓关，名澄，绰号火流星，山东济宁人氏。你们可是外面来的？”姬云道：“外面来便怎样？”关澄道：“我是舍身投入虎穴，茹苦含辛，特来救人的。到这里面日子也不少了，却没见过你俩，故猜你俩不是这里面的人。如果你俩也是来救人的，咱们不妨并力行事；要不然，咱们先拚了再说。”奚定便说了姓名、来意，要关澄将船靠岸，接众人过来。关澄道：“不能再耽延时刻了。此地是每刻一班巡哨，再一来回就前功尽弃，后举无期了。”奚定怀着和白壮争胜之心，巴不得自己去救了一千人出来，好称强炫胜。姬云却因为盖湖广成抚是为来救她才陷身受苦的，心急如火，急于要救成抚出来，便道：“那么咱们就快过去吧。”说着，抢起舫头描金画杆烂银篙，向水中猛然一刺。这时画舫已自荡

开二丈来远，关澄忙拾起桨来，哗啦几摇。二人齐着力，没几下便到了对岸。

画舫才傍那边岸，姬云扔篙，伸手挽着奚定，托的齐跳上岸，挽住画舫。关澄就后艄耸身一跳，也上了岸。姬云虽知这地方，却没来过，不知打哪里动手。奚定更加摸不着头脑，关澄道：“我都探明白了，您俩且随我来。”姬、奚二人便跟定关澄，转到左墙跟转弯处。奚定方要告诉关澄，忘了借利剑来破铁网，却见关澄并不登高，反而弯腰向地下，拔出剑来。但见那剑才一出鞘，光芒四射，耀得人眼花。奚定这才知道，他是准备齐全了才来的。

关澄使剑向墙根一个铁环上，欵的一削，将铁环削落。原来那一尺大小，茶盅样粗细的铁环，却是一把大锁。关澄削去了锁，便推那墙根铁板，瞅去没些子缝，却是一推，就露出一方四尺多高二尺来宽的方洞来。姬云大喜，便要抢先进去。关澄将手臂一伸，说声：“且慢！”拦在前面，将剑尖向那方洞中当地点了一点，只听得嗦的一声，方洞两边壁里各冲出两支雪亮的铁刺来，上下对扎着。同时，上面落下两个铜圈，掉在地下，却会自紧一紧。要是人冲进去，可就得被那铜圈箍住，活活的扎进四支铁刺去，闷在方洞里。姬云见了，摇摇脑袋，伸伸舌头，才不敢再抢先了。

关澄使剑两挥，将四支铁刺齐根削去。方才大踏步先进方洞去，向后招呼姬、奚二人道：“快来！时候快到了！”二人连忙进去。关澄一连又开了两道门，破了消息，才到了铁监牢里面。姬云、奚定抬头观看，却是鸽笼一般，一方一方，铁栅门闭着，上面露气处，果是重重布满着一指来粗的铁索，密如蛛网。关澄道：“这网上都安着消息，打上面下

来，非丢命不可。”二人暗自庆幸得着关澄。

关澄向二人道：“您俩要救谁呀？”姬云道：“全救出去吧，反正这里面没有不冤枉的。”奚定笑道：“不成。怎保得许多人出去呢？”关澄急道：“快说吧，再挨一刻，巡查的要来了。”奚定忙道：“金亮、成抚、覃拯。”关澄听了，现着诧异神情，却没暇细问情由。便向东首去，一连削开两扇铁栅门，便见覃拯先出来，金亮、成抚同走一个门里出来。关澄连忙削去三人身上镣铐锁链，便叫快走。原来金、成二人同禁一处，覃拯禁处也是两人，早上才杀了一个，因此只剩得他一个。

关澄救了三人，急忙领着他们打原路奔出。覃拯等三人一时找不着兵刃，便各提一段铁链，暂且阮身。姬云、奚定抢先出外，解了画舫，六人齐跳上舫去，依旧是姬云、关澄二人划过对岸来。不料才划了六七丈水面，猛见一丛灯火，如飞而来。关澄叫一声：“准备着！”加劲几摇，姬云也尽生平气力，撑了几篙。离岸约还有二丈来宽，那丛灯火已吹起鬣角来。姬云喊一声：“杀这般猴儿崽子！”欵的蹿起，腾空飞跃到岸上来。关澄连忙掌住画舫，叫道：“快上岸呀！”噗、噗、噗，奚定和金亮、成抚等一齐蹿上塘基。关澄才将画舫猛然一摆，横将过来，就势飞过水面。脚才沾地，那丛灯火已到跟前，果然是金斧班当值查夜的军卒。那些军卒暴雷也似的呐一声喊，展成雁翅般向塘基边围裹拢来。

姬云憋了一肚皮的闷气苦情，这时火冒脑门，勇气百倍，一摆手中鬼头刀，低偏脑袋，狮子般，闯扑向人丛中，挥刀乱剁。奚定恐她有失，急忙要开一对护手钩，跟着冲

突。关澄招呼覃拯，领着金亮、成抚向前夺路。

说时迟，那时快，姬云等救出三人，仗着关澄熟习内情，手脚迅速，没费多大工夫，便过水到塘基上杀将起来。这时，正是白壮领着众好汉从竹林听得喊声，冲出救应之时。白壮见人已救出，姬云等左冲右突，不得脱身走路，便齐声大喝：“贼子休要讨死，快让路！”秦源更是奋不顾身，咬牙切齿，连人带剑，当先滚入战场。众好汉各自争先，兵刃乱舞，人如奔马，直卷入军卒丛中。众军卒正在拚命围裹四男二女，已死伤不少，怎当得加上这十只猛虎般的英雄狠杀？当着的不死便伤。但见人仰头滚，刀飞枪折，顿时乍开一路人巷来。白壮大叫：“快随我夺路快走！”领着众人沿着竹林，才向南头飞走。

刚转过弯来，迎面遇着赛霸王汉王朱高煦，亲率五六十个材官猛士，和侯海、陈刚、王玉、黄裳、石亨、石彪一班大将，领着三百多名御林军，当头拦住去路。朱高煦独自当先，一见众好汉来到，怒吼一声，如同晴空霹雳，大喝：“反叛逆贼，往哪里去！”两臂一振，耍开一对钩镰，飒、飒、飒，如银龙斗空，盘旋乱舞。众人都知朱高煦是当朝惟一武艺高强，膂力特大，没人胜得过的大将，各自留心防战。朱高煦本领着实高强，众人各各尽力招架，只觉他有无数钩镰，各人面前都不断地刺来。要架开去，非得尽力硬抬不可。好容易才抬开一镰，那一镰却又来到，只杀得众人神摇气喘。侯海等见了，齐喊一声：“快拿人呀！”一齐簇拥上来。

众好汉能否脱身，有无死伤，下章叙明。

第四十章 断铁镰利兵退劲敌 飞白羽黑夜惩奸王

话说汉邸诸将见主人抖擞威风，战得强敌披靡，精神陡振，一声大喊，蜂攒蚁聚，齐围上来。这边赤虹白壮顿喉大叫：“众兄弟，着力呀！别放走奸王呀！”耍开三稜铜，竭力拦住朱高煦。干戢见众人混战，恐怕要中汉将的暗算，便高声大叫：“众位赶快分头迎敌，各寻对手，别都向着奸王，谨防中贼人的暗算！”众人听了，都憬然醒悟，各自回身，见汉将已围裹近身，便各掣兵刃，跳出圈子，转身迎着近前的汉将厮杀。

朱高煦陡然间少了许多敌将，将手中双镰左右分张，两臂一弯，唿的掉转镰头，蟹箔一般，直向干戢前胸，交叉猛刺。干戢知道力猛镰沉，招架不得，急忙双腿一挺，就地甩起个大盘旋斤斗，身子脱悬起，平在空中，鱼儿转身一般，磨了大半个圆圈，欵的向旁边落下。朱高煦双镰刺落了空，见干戢这般矫健迅捷，心中十分爱他，想要生擒他过来，劝他降顺。便掣回双镰，相觑个破绽，夹住干戢的短戟，绞了下来，就如笼中捉鸟了。恰巧干戢双脚沾地，见朱高煦双镰刺向前去，是个破绽，急忙将身子一侧，就着一脚点地的势子，单臂挺戟，向朱高煦后腰，尽平生气力筑去。朱高煦闪避不及，只得左臂一拧，使着大劲，舞动钩镰，反向后去，耍了个圆周，护住后身，将干戢的戟托的刷开。平戢知道朱

高煦力猛，尽力握戟施展家传戟法，欵的将戟望怀里一收。只听得啍啍一声，戟尖被镰打的摔向一边去了。朱高煦乘此破绽，猛刺一镰，直向平戟前心扎进。干戟掣身急让，朱高煦手腕一拧，便想使镰钩儿钩翻干戟。干戟见了，急忙向左一跳，让过镰钩，便将铁戟耍开，施展四十八路秘诀，一支铁戟耍得如一轮明月，团圆光闪，将个人全身罩住。朱高煦没经过这一种战争，不知如何发付是好，只仗着自己神勇，将双镰分开钩来刺去。干戟见他镰法不整，越加将戟使得呼呼风响，左右盘旋，向着朱高煦滚来滚去。朱高煦见了，益加爱他本领高强。不料战了约莫一盏茶时，平戟毫无懈着。朱高煦擒他不得，想杀他又不能。杀得火起，大吼一声，将两条钩镰迎面交叉飞舞，护住前面，和身向干戟冲去。哪知干家戟法，正是要惹你发火才好下手。干戟见朱高煦吼叫狂奔，心中大喜，急将戟向右一摆，露出身躯，迎着朱高煦站定。朱高煦一声狂笑，双手挺镰，尽力对干戟冲来，恨不得这一下，将干戟杀透个大窟窿。干戟却绝不惊惶，扬戟高叫：“来、来、来，咱们斗三百合！”朱高煦猛然扑到，干戟待他将近时，忽地身躯向左一转，突纵一步闪到朱高煦身后，就势突挺一戟，向朱高煦后心猛刺；朱高煦不料他有这一着回头着儿，更不料他这般快捷，能够霎时易位，说时迟，那时快，朱高煦挺镰前扑方才落空时，干戟的铁戟已离他后心不到两尺。朱高煦大叫一声：“不好！”慌忙低头屈身向前一冲，想躲过铁戟，不料那戟其快如风，恰巧刺到。噗的一声。朱高煦头上蟠龙金冠，已被刺落地下。

汉邸众将见了大惊，各自丢了对敌，跳出圈子，奔来救护。白壮也连忙招呼众好汉，一齐转身来援干戟。朱高煦乘

众将挡住干戢时，立定了脚，回身咬牙切齿来战干戢。尤弼恐干戢有失，斜刺里截过来，拦住朱高煦厮杀。朱高煦大怒，挥动双镰，大战尤弼。

白壮见时候太久，恐怕外面埋伏，不得脱身，大叫：“众位兄弟别恋战，咱们得胜了，走吧！”众好汉听得，齐声答应，各自丢开敌对的汉将，掣身飞走，朱高煦见来人一个不曾死伤，更不曾生擒得半个，气得哇哇怪叫，率领一千人紧紧追赶。尤弼见了，停步回身，站定大叫：“高煦，休得猖獗，尤爷在此！”声未毕，挥长剑向着朱高煦挺出的铁镰反削上去。只听得唢嘹、咣啷一连两声响亮，朱高煦手中铁镰已折了一支。朱高煦大惊，连忙右手一掣，掣回那支没折的镰，向右旁挥起，想要横扫众好汉。不料镰才挥起，铛的一响，虎口一震，镰尖落地。朱高煦大惊，只得舞着没尖镰，向众好汉刷扫。说时迟，那时快，镰杆才横过来的一刹那，尤弼的剑尖已离朱高煦咽喉不到一尺。朱高煦急耸身踊跃，跳向一旁，突见左侧一道白光，歘的飞驰过来，要让已来不及，直射入朱高煦左臂。朱高煦痛的浑身肉紧，急泪纷流。汉邸众将见主人受伤，不敢逐敌，且顾救主，一齐上前，挡的挡住前面，搀的搀住朱高煦，一阵大乱，众人已不知去向。

众将搀了朱高煦回到寝宫门前，便有内侍彩娥，抬了进去。朱高煦叫请石亨、黄裳进来相见，一面叫内侍取出金创药来。自己躺在炕上，咬牙忍痛，拔出臂上所中的钢镖，就灯下抹去血渍，仔细观看，镖尖上刻镌着个“益”卦，凝神一想，不知是谁有这等大臂力，打镖打得如此迅速，叫人没处闪格？转又想到左手中镰是对面那汉削断的，右手中镰

是谁削断的呢？仔细一想：当时好像有一匹黑布似的在脑袋右旁向后面欹的飘过，难道竟有这般迅捷的人吗？我朱高煦的武艺也不在人下，夜眼也不弱似旁人，怎么会瞅不清楚呢？看来这人的本领远在我之上了，倒不可不刻刻提防着。又想着这一对铁镰，是百炼纯钢打成，除了我，只石亨勉强能动的，要削断它岂是容易的事？这伙人中，竟有两个人同时削我的兵刃，好险呀！真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不对，这不单是人的气力，还得有那真是削铁如泥的刀剑，才能断这碗来粗的镰呀！他们怎得许多宝贝兵刃呢？可恨我竟觅不着一件！

想到这里，心中恼恨，不觉咬牙发狠，嘿了一声，忽听得有人低声说道：“主公龙体安康么？”神思陡定，忙抬头仰望，却是石亨、黄裳进来多时，见朱高煦背卧不动，不敢声响，并立炕前，直待朱高煦出声，方敢开口。朱高煦不肯倒威，答道：“我没什么，只是想着这班强盗可恨！”石亨道：“主公保重龙体要紧！微臣不才，誓必拿住那厮，替主公出气。”

朱高煦道：“你们去仔细查察，可曾失落东西，伤损将士？”石亨方要答说没有失损，好安朱高煦的心，免他着急伤创，不料黄裳嘴快，逞口而出，说道：“那塞外来的几位上宾，都被那厮们刺杀了！”朱高煦大惊，急问道：“你说什么？”黄裳重说了一遍，朱高煦大叫两声：“完了！完了！”顿时觉得一腔心血，尽付东流，急得血朝上涌，两眼珠儿一翻，昏了过去。

石亨大惊，一面急叫：“主公！主公！”一面埋怨黄裳不该性急直说。黄裳吓得面容灰白，帮着叫唤。众内侍都帮

着唤救，石亨叫：“着人传太医去！”内侍谢福兴听了，急急奔去传话。石亨等仍是傻叫着，不敢动手捏掐。直待汉王妃出来，石亨、黄裳回避出外，王妃才给朱高煦掐人中，提总筋，忙着急救。

石亨、黄裳不敢回房，只站在檐下，面面相觑，提心吊胆，侧耳听讯。黄裳更是分外着急，想着方才回话冒昧，直急得抓耳挠腮，咬唇擦掌。正没做理会处，忽见谢福兴喘着大气，奔到宫门前，才放轻脚步，迈大步，悄地急走，黄裳忙迎拦着问道：“太医咧？怎不见呀？”谢福兴一面呼着气，一面说道：“钱长史回来了，他说有药，叫咱先通报娘娘回避。”黄裳急道：“还等什么通报，您怪叫他到这里来等着，不是省得许多时候吗？”石亨抢说道：“您别再多说了，让他快通报去，越说越耽搁时候。”黄裳只得不言语，竖着耳朵听讯。

谢福兴才进去，便听得里面传话：“快传钱长史进寝宫！”接着便见谢福兴出宫门，一直奔了出去。一霎时，钱翼随着谢福兴进来，瞅见石亨、黄裳，只略一招呼，来不及问好叙话，便一直进寝宫去了。石、黄二人仍鹄立在窗下静听消息，并候传唤。

钱翼进内，王妃已退入内屏背后。钱翼隔屏行礼，恭请懿安。然后到蟠龙炕前，凝神瞧了一会儿，低声道：“不打紧，我带有回生丹，快取开水来。”内侍连忙将开水取到，钱翼掏出一只小瓷瓶来，拔去塞子，顷出些黄药面儿，弯腰近炕，轻轻地抹开朱高煦的嘴唇，见牙关没紧，便将药面儿倾入他口中，再缓缓地灌了些开水，又回头叫内侍，将主公衣服解开。钱翼帮着将袍袖卸到肘弯下，露出镖伤创口。钱

翼先取绦巾，揩了伤口污血，向身旁掏出一只小药瓶，倒向着创口，使指头轻轻敲着，便见黄药面儿渐渐的洒入创口中。钱翼待药面儿洒满时，才拾掇了两只药瓶，叫内侍取干净布来，给朱高煦缚扎了伤口。

钱翼退到当地，屏息静待了一会儿，才见朱高煦两腿缓缓的屈伸了两下，接着“啊呀”一声。钱翼连忙走近炕边，低叫一声“主公”，朱高煦微睁铃眼，见是钱翼，一骨碌爬起，忽地叫声哎哟，向后一倒，躺着喘气。钱翼连忙侧身伸右手衬着朱高煦的脑袋，一面伸左手向朱高煦胸膛一把一把向下抚摩着，给他顺气，一面说道：“主公且保养龙体，微臣已将诸事预备妥帖了。”

朱高煦点了点头，闭目歇了一会儿，挣扎着坐起来，向钱翼道：“您给信荐来的几个外国人，全被那班武当强盗杀了，我真恨啊！”钱翼道：“主公且别着急，这事不打紧，微臣自有调处之法。”朱高煦道：“您去后，我就只接着那丁威从北平带来的一封信，再就是那几个外国人带来的荐信了。青草山是不必说了，您这趟辛苦，可曾给我结纳得英雄好汉？如今万事俱备，只是将才缺乏。您足智多谋，谅必早想到了，这回可曾邀什么人同来！”

钱翼答道：“有几位同来的好汉，现在外面招英馆里歇着，待主公龙体痊愈时，再领他们陛见。”接着，便将动身后遇着薛六，招致不成，反被人下毒，险些烧死，细说一番：“后来那王大户当微臣是那薛六的党羽，把微臣扛到他家里，微臣便宣扬主公的威德。初时那王大户还当微臣是说假话，图脱身。后来他抄得主公给云漫天的书子，见封筒上有主公御铃才真正相信，立时释缚，将微臣当上宾看待，十

分恭敬。微臣便招致他为暗应，允许在主公跟前力保举他，不失富贵。那王大户大喜，立时修表托微臣贡陈。微臣恐耽搁时日，当即辞他起程。他送给微臣盘川、行李、马匹等项，又设筵饯行。微臣当即留下暗号，叫他随时投效。后来微臣到北平，遇着丁威，才托他带表陈闻之后，便一直出塞。不料才到居庸关，那新升总镇正是主公栽培的北平都指挥司莽将军虎坤。微臣去见他，才知青草山已被卧牛贼党攻破，损兵折将，毁寨为墟。微臣只得查明卧牛情形，便赶到塞外去，和番部通间。那些事，都已拜表报讯，交番使带回，主公想必已看过了。

“微臣因想收买豪杰，归途取道大同，拜访当地英雄戳破天漆壤。他听说微臣是主公亲信，竭诚相待，并邀集左近好汉黄面大虫王天忠，三条腿司空福寿，打虎将吴秉衡，闹海龙匡国和微臣相见。凭微臣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他们五体投地，都愿执鞭随镫，效忠于主公。微臣住了两日，暗察他们都已死心塌地，不致变卦了，微臣才与他们约定日期，到乐安相会。告辞动身，他们托微臣带海东青裘一件、蛟皮战靴一双进贡。微臣离了大同，仍转山东。便道去访系马屯的快刀余弘和狐狸庄的活蟹蔡圭紫，邀余弘降顺，向蔡圭紫商量讨取红珠。但感激主公几年来天恩高厚，除却制贡红珠一大瓶外，并将伤药、金创药、各种迷药和解毒散、回生丹等，各献四瓶。微臣方才和主公医伤解闷，就是蔡圭紫进贡的。

“不料卧牛山一班党羽进关到武当山去，也打狐狸庄路过，和当地盛昌庄土棍袁琪等勾连，与余、蔡两家作对。这时恰巧中山王的雪里拖枪神驹被人盗出，辗转落在那里，给

那厮们知道了，更加斗的厉害。微臣刚刚待得药物制好，预备次日启程。那两天就有许多人破系马屯，砸狐狸庄。余弘栽了斤斗，蔡圭紫察觉了，率众迎敌。不料那厮们人多手众，蔡家人抵敌不住，被那伙人砸了窠子，连蔡家夫妇二人的性命都没保得。微臣幸托主公洪福，悄悄地打地道逃出，躲在石崖洞中。后来见那班人毁了狐狸庄，结伴逃走。打山下过时，其中有两个是微臣认得的：一个是那曾经哄骗主公，来此卧底的恶贼，自然头陀的弟子黑飞虎范广；一个是白云和尚的弟子穿云鹤秦源。大约他在青草山失事时，昧良背师投了降了。还有几人也有些面熟，虽指不出姓名，却能认识都是武当山的党羽。”

朱高煦拦问道：“那匹马呢？可是那厮劫去了？”钱翼续说道：“好叫主公得知，那牲口并不曾落在那厮们手里。微臣躲在山崖洞里，向外瞅的很明白，外面行走的人可不留心洞中有人，且也瞧不见洞里。因此微臣藏了许久，直待红日西沉，天快黑了，才离那山洞。在洞里，恰瞧见那盗得雪里拖枪的另是一路，大概是个极有能耐的盗马贼，他骑着那牲口，单身独马，绝尘而去。隔了许久，才见武当党羽成群结队的走过，显见得不是一路。只是那盗马贼能骑住那从来没人能骑的牲口，谅来不是弱的。却是瞧那模样儿只不过是盗马图利，似这般本领的马贼谅没多人，终不难查访。访得时，便可买收那牲口来，给主公做坐骑。”

朱高煦点了点头道：“您就叫人访查吧，访得时，我有重赏。您说有人和您同来，住在招英馆是些什么人？”

要知钱翼招些何等样人来助朱高煦，请接阅下文。

第四十一章 暗下毒丸猊儿弑父 急遣猛将狼弟截兄

话说钱翼从靴鞬中抽出几个手本来，双手呈给朱高煦道：“随微臣来的几位好汉都有恭请圣安的手本在此。”朱高煦接过来一瞧，见是王杰、李仁雄、林太平、陈攀桂、徐盛智、陶又明、汤新等，一共七人。其中，林、陈二人，是徐鸿儒荐在朱高煦名下挂名的绿林响马；王、李二人，朱高煦知道是大宁军中的教头；汤新是山西绛州人，绰号镇南天，曾充御林军教头，名震长江，朱高煦久慕他名望，想要招致的；只陶、徐二人不曾知道，便指着二人手本，问钱翼：“这两个是甚等样人？”钱翼答道：“陶又明，是贩私盐的头脑，河东一带几千走私的都在他手下。徐盛智是天津卫唱戏的，却有真实本领。有一次，戏场闹事，他赤手空拳，从几百兵勇刀枪下闯出来，空手揪死一个千户，死伤了二十多个兵勇，逃走在江湖上，独个儿做些无本营生，从来没栽过斤斗，本领着实过得去。这两人都是伶俐乖觉人，主公一见，一定赏识的。”

说话间，朱高煦觉着饿了，便叫内侍拿点心来，和钱翼坐在炕上对吃，一面谈着钱翼沿路所见的民景风俗，窗棂上渐渐露出鱼肚色来，炕上的蜡烛光焰转黄，已是天明了。朱高煦伤处已全然不痛，便叫内侍传话，请林太平等到外书房相见。

又叫钱翼将红珠取出来观看。钱翼将身边藏着的一瓶取出来，递给朱高煦。朱高煦瞧那红珠，真果如一颗玛瑙珠儿一般，红艳可爱，要不是预先知道，再也瞧不出这东西是毒药。只是凝神望着，莫名其妙。钱翼知道朱高煦有些不相信这药有传说的那般灵验，便道：“这丸儿委实奇怪，既没什么滋味，又没什么气息，人吃下去，立时起病，三个时辰准死。死后，不怕蒸骨拆尸，再也验不出一痕迹，屡试屡验，百发百中。”朱高煦笑道：“您怎知道这般详细？还说没味没气，难道您尝过吗？”钱翼笑答道：“微臣虽未亲尝过，却是曾经亲见过。这药儿在狐狸庄也不知显灵几多回了，从来没有错过分毫。”

朱高煦只是沉吟着。钱翼道：“主公若还不信，不妨提个犯人来试试，便知分晓。”朱高煦道：“这一定是毒药，能治死人，是不消说得的；只是人死后毫无痕迹，我却不敢相信。”钱翼道：“那么就请主公随便提个犯人来试一回吧。”朱高煦点头道好，心里想了一想，昨日那个花儿匠的小郎不识抬举，竟敢不服我临幸，十分可恶，就拿他来试药吧。想着，便叫内侍去传花儿匠的小郎，马上就来。

内侍去了一会儿，便见六七个太监簇拥着个唇红齿白的少年儿郎，进宫门来。朱高煦一眼瞧见那孩子满面泪痕，楚楚可怜，顿时觉得有些舍不得就叫他死。那孩子走近朱高煦跟前，怒目而视。朱高煦陡然想起他昨日那种别扭顶撞情形，怒气横生，喝道：“你这厮犯了违旨之罪，本当把你梟首示众，姑念你老子在府里辛苦几年，恩赐你个全尸！这里有毒药三丸，你就在此服下吧！”那些小太监不容那孩子开口，便硬推他跪倒谢恩。又拖他头发，昂起头来，内侍拿红

珠硬向他嘴里乱塞。那孩子两眼一瞪，牙龈一紧，只恨声说得个好字，便张开嘴来，接着药丸，和着腮边口角的热泪咽下了肚。朱高煦便叫内侍扶他到当地躺下。

钱翼便请朱高煦去延见众好汉，回头再瞅究竟。朱高煦点头起身，钱翼随着到书房来。林太平、汤新等一众七人已在书房中候了许久了，一见朱高煦进来，连忙立起躬身迎接。朱高煦也不谦逊，便向上面坐下。林太平暗使眼色，关照众人行礼参见。其中，汤新见朱高煦这般大模大样，全没些待士之礼，心中好生不快。却是既已来了，没法，只得随着众人一齐打参。

内侍们照例传唤一声免，众人站定了，朱高煦便叫赐坐。钱翼便将几个没见过朱高煦的，汤新、王杰等五人脚色报明。朱高煦听了道：“本藩为大行皇帝复仇，天下好汉群起相助。你们几位到此，将来从龙有功，不失列土分茆之赏！”众人起身应谢。朱高煦便命通明殿赐宴。

又传旨：“派林太平、陈攀桂为神武军统将；汤新、王杰、陶又明、徐盛智为猛士；李仁雄为亲军校尉。起义之日，另有升赏！”钱翼教众人谢恩。朱高煦起身入内，众人依着钱翼指示，鞠躬送过。当下便有王府都尉马良来招接众人，每人给二百两衣帽银子和盔甲鞍马等物，才分送到各处安置。

朱高煦和钱翼回到里面，见那花儿匠的儿郎躺在地下，闷沉沉，如同死了过去一般。便叫将他抬到内侍班房里，派人看守着，若有响动，便来报讯。内侍们依言抬了开去。朱高煦和钱翼且自酌酒叙谈，商量怎样进药，毒杀当今，好谋夺大位。钱翼道：“当今现在正在亲征瓦剌部，主公只须办

些贡品食物，差人贡献，当今一定不会疑心主公有这般手段的。”朱高煦点头道：“乘现在当今正因迁都北平，又亲自征伐，劳顿感冒，圣躬有恙，咱们做这一着，再没人疑心的。”

正说着，内侍来报说：“那儿郎咽了气了。”朱高煦连忙和钱翼起身到内侍班房里亲自细瞅。钱翼叫人传太医进来验视。这时那花儿匠的儿子已是手足冰冷，全身僵直。太医进来，仔细察视一遍，说是急病身死。朱高煦又叫太医细验全身，当将那死尸衣履剥去，周身上下，四周细细检视，连眼眶牙缝都扳视到了，也不曾见有一点痕迹。太医回禀道：“委实没有一点伤毒。”朱高煦故意厉声喝道：“这人身死不明，你不要含糊，须得仔细才好！”太医吓得低头发抖，却仍颤声回道：“微臣后奏主公，这人委实是急症身亡，浑身内外委实没一丝一毫伤损，更没服毒中毒的痕迹，求千岁殿下明鉴！”朱高煦听了，目视钱翼，抿唇微笑。钱翼也目注朱高煦，点头不语。太医见没话分付，便告辞出宫。朱高煦才叫内侍把死尸拖出去扔了，和钱翼回到书房来。

钱翼进了书房，向朱高煦道：“事不宜迟，缓则生变。如今赶急动手，事前事后都没人知道。若闹久了，那些武当党羽已知道微臣曾到过蔡活蟹家里，难免不根探得讯息，那就不好办了。”朱高煦道：“昨日《邸报》说是圣躬违和，已下诏班师。咱们这里即刻差人进药问安，迎头赶去。大概不到京城就可赶到，一着手，事发在半路上，我立刻亲自带领重兵直入北京，只说是奔丧入临，拱卫畿甸，谁敢拦阻？待到了京城里，哪个是我的对手？还不是任我施为吗？只是这进药问安的使者，却不易得这人才。我想最好是你再辛若

一趟，事成之后，准以王位相配。”钱翼听了，连忙磕头谢恩道：“微臣敢不效死，以报我主天高地厚之恩！”

商议方定，朱高煦便和钱翼二人亲自动手准备。正在拾掇，忽见亲近内侍马洪进来报道：“天津卫指挥麻元吉，大同镇总兵田书林，都有密书到来。”朱高煦大喜，向钱翼道：“这样算起来，天下卫所三分已有二分是孤家的了，还怕事不得成吗。”钱翼躬身道：“主公圣德巍巍，远迈汤武。万众归心，兆民瞻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岂仅三分之二？”朱高煦高兴极了，大呼快哉！

钱翼暂辞朱高煦出去，会过大同、天津两处来人，都是探得班师信息，急足来报，请朱高煦火速图谋，勿失机会的。钱翼一面教文书房代朱高煦拟稿回信，一面自己亲笔写了两个帖儿：一个给田书林，说自己就要到来，飏便行事，教他先做准备；一个给麻元吉，教他暗地调兵，备会攻北京。又叫内侍传话备宴，着大将白云、王玉代陪来使，自己便去复命。又和朱高煦商量了一整夜。

过了两天，朱高煦的本章也修好了，物件也备齐全了，朱高煦便催钱翼起程。钱翼收拾了行李和应用的東西，帶了王玉、虎坤二人随行保镖。且因二人膂力过人，武艺出众，是朱高煦门下数一数二的人才，如今同去，也好见机行事。

朱高煦待钱翼起程后，自己即亲自下校场点军，所有南京随来的将校，以及陆续招致的江湖好汉、白莲教徒，和各处投奔来的绿林，一齐点起，共有大小将校一十八员：夜狐狸侯海；双鞭韦弘；双铜韦兴；白额大虫陈刚；闹海龙匡国；三条腿司空福寿；打虎将吴秉衡；黄面大虫王天忠；夜游神林太平；野兔子陈攀桂；戳破天漆璜；追风马邓天良；

黑皮黄振武；冲天炮丁威；赛咬金黄裳；活无常汤新；盖关西石亨；蛮牛石彪。共分作三路，每路六员大将，率铁甲三千名，衔枚疾走，直趋北京。朱高煦自率亲军统将大将军胡远，和郑天龙，李仁雄，王杰，徐盛智，陶又明，马洪等，带轻骑武士二千名，径向塞外迎去，并截断北京通塞外的大路。调派妥帖，即日起兵。乐安城中，只留下张鹤观等一班白莲教把守。

钱翼带着问安本章和红珠，直向出塞大路进发。行了多日，来到榆木川，永乐帝朱棣早已亲统六师来到。钱翼便向侍卫大臣递过职名，里面传话说：“圣躬欠安，概不召见，贡品留下。”钱翼便将带来的几样贡品夹着红珠，进呈上去。钱翼又献了一注银子给侍卫大臣和内侍太监等，只推说是求他们代汉王多说好话，却于言语中，将红珠说得如何灵验，如何能够起死回生。那些内侍们懂得什么？就是侍卫大臣也都是些书呆子、武傻子，糊涂了半辈子的，听得钱翼说得天花乱坠，便也照样去向朱棣说。再说他们也万想不到灭伦叛逆的老子，竟会养出这个灭伦忤逆的儿子，朱高煦竟会成《春秋》中人物，弑父、弑君，所以坦然呈进，还替他加了许多好话。

朱棣回师动身时，本来就不得起床，不能动弹，只是硬撑着，不肯倒威，传旨：破站急走。那一天到了榆木川，心想着病体太重，恐怕谣言乱传，一则恐怕军心动摇，生出大变故来，二来恐怕几个儿子互相残杀，急于要图病愈。恰巧内侍进呈红珠，便吞了下去。没多时，肚腹作痛，头脑如击。不到一刻工夫，吼了一声，两眼上翻，双脚一挺，呜呼死了。都督张輓等当时传令秘丧，不许传出。一面密差飞骑

八百里昼夜不停，报请太子朱高炽奔丧，一面不动声色的卷旗急走。

钱翼伏在营中等讯，暗地随军进止。那天在榆木川住宿，忽听得半夜里画角传声，拔寨都起，便料知一定是驾崩了，御前大臣秘丧回京，免生变故。心中大喜，急忙悄悄地起身，整备鞍马，随军走了许多时辰，带转马头，抄小路如飞趲赶，超越军营，急忙忙，昼夜不息直奔骆驼桥。寻着邯郸人大老虎车宜、白脸儿周模二人，叫他们赶快送密讯到乐安。

那大老虎车宜原是邯郸人。邯郸人原有一种奇怪本领，自幼就习走路。最快的，一天走得七八百里。北方素有“八百里邯郸，两头见日光”的话，就是说邯郸快腿一天走八百里，还得两头儿见太阳。所以驿站上走信，都是邯郸人。在洪武年间，邯郸出了一位有名善走的名叫王春正，真的三天走二千里路，就是邯郸人也没一个赶得上他的。他一生只传了三个徒弟：一个就是万里虹黄礼。可是黄礼投师时已经成人长大，不能练得十分到家。而且没多几年，黄礼就另外投师学艺去了。虽是他比平常的快腿快许多，却是不曾传得王春正的衣钵。第二个便是白脸儿周模。那年王春正长行出塞，落在周复兴店里，瞅见周模虽只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儿，却是一双劲腿，大可练走，便和周模的父亲说了，自愿传授他儿子健步法。这法儿，可不是梁山泊上戴节级扎甲马画符念咒的神行法，只是苦练成功。自幼就带沙袋，绕屋练走，越走越远，越走越急，越走沙袋也越重。到后来放了沙袋，再负铁块石子。练到负一百五十斤，脚下不缓，人不觉着吃力时，才算成功，从此终身不能间断，自然不会慢慢

的。其中还有一样难处，就是在练走时和走路后七日之内，不能和娘儿们来那一手。就禁不住，本领就得打折头。体气差的，也许就此送命。周模习了八年，王春正每回走过，必到周复兴店住上两天，指点诀窍。待到周模二十岁时，本领就练成了。第三个徒弟，就是王春正的外甥大老虎车宜。这一个可是自从会走路就跟着王春正，一直苦练，无间寒暑，这才是王春正的嫡传弟子。王春正一辈子不曾娶媳妇儿。车宜的父母在车宜周岁时，就双双染疫而亡，全靠母舅王春正养大他的。所以，他们名为甥舅，实和父子一般。王春正活到七十岁死了，一生替人家走急信，送银物，积下一点产业，便都给了车宜。周模和车宜十分要好，便将妹子嫁给车宜。郎舅二人又同投名师学枪棒，时常相处在一处。

近两年，车宜不善持家，又寻不着生理，渐渐入不敷出。心中着急，总想寻个赚钱的事儿做做。恰巧有人荐他到汉王府走信，每月工食银子四两。车宜欢喜的了不得，便将周模也拉去。周模家里正开着店，很过得去，不在乎赚钱。却是听说是汉王藩邸，便想到：师父曾说过汉邸定要造反，百姓一定要受他的害，教咱们格外留意，能破他一分就破一分，使他不得动手，免得生灵涂炭。如今何不将机就计，投身进去，探他些消息也好。主意打定，便依了车宜的主见，做汉王藩邸信差。

他二人弃当了这份差事，汉邸原有的一班马步信差没一个赶得上的。不到几个月，汉邸一切紧要文书无不交车宜、周模投递。他二人虽然抱着一样的心肠，无奈这些文书都是封着口子的，白跑了许久，打听不着一点儿消息。车宜纳闷起来，要发狠不干了。周模反而劝他不要性急，终有得着机

会之时，只要舍得工夫挨，没个不如愿的。似这般又混了大半年。

有一次，车宜奉了朱高煦之命，向塞外投递文书，一来是给瓦剌部通问，二来是查问钱巽下落。路过骆驼桥就在周复兴店里住下来，和周模谈心。周模听得又送信往瓦剌，心中十分纳罕：为什么近来和瓦剌部这般亲密？猛然想起：弓家两位公子如今正从塞外进关省亲，他父子都是和汉王作对的，这事何妨和他俩谈谈，便向车宜说了，请镇黄山弓诚、镇庐山弓敬二人相见。

车宜和弓氏弟兄相见毕，周模道：“咱们不必客套，这事非同小可。那汉王小子又不知存些什么心事，时常和番部通信，却终是叫咱俩送到阴山，交给番鬼探子接去，三五天就有回音。咱俩去过好几趟了，也不知那厮们的文书里面说些什么。如今他又要大老虎送信出塞，咱俩犯疑，特和两位公子商量，可有甚法子，能知道他们文书里事？”弓诚道：“那有什么难！咱们把他这文书留下，拆开来一瞧，不就明白了吗？”弓敬笑拦道：“您又动蛮劲了。他两位难道连这个也不懂么？只不过是这般的来，他两位就再不能到那厮藩邸里去了。设或这文书不是要紧的东西，岂不可惜一番辛苦，失却后来的机会？”周模不待弓敬说下去，羈拦道：“着呀！可不就是为的这个吗？咱俩终想探得一件紧要信息去告诉官家，就了了心愿，遵了师傅嘱咐了。只是这文书都是封得十分严密的，怎得设个法儿弄它开来瞧瞧才好！”弓敬道：“这有办法。我们有位世交，从前是游幕的，惯会偷拆文书，只要找了他来，就容易办了。”车宜忙问：“您这位世交住在哪里？”弓敬道：“就住在交河县。”周模道：

“这就容易了，咱俩拼着半夜工夫，抬一乘山轿去，就接来了。”弓敬道：“何必如此费事，咱们大伙儿奔一趟交河，岂不更省事？”车宜道：“只怕二位脚力不济。”弓诚道：“我俩骑的牲口，也能跑个五六百里一天，您二位略缓些儿不就行了吗？”大众都说好。

当下弓诚、弓敬各骑自己牲口，车宜、周模步下跟随，带着文书，露夜赶往交河县。二百多里路程，天不明就赶到了。乘天明开城时进城，直到衙前街，叩李宗涛的大门。弓氏弟兄待开门，先进去，将来意向李宗涛说了。李宗涛满口答应，随即请了车宜、周模二人进去。相见礼毕，李宗涛引四人到后面密室里。车宜将文书取出交给李宗涛，李宗涛接过，向里间去了。一会儿，掀帘出来，手中已拿着取出的文书，封套叠在下面。四人一齐起身，弓诚先接过来，那文书沾在手上，觉得有些潮湿，展开给众人看，却是一封答书，说是“……收到来信，本应照行，奈大宁一役，折损甚巨。冬间发动时，再遵约办理。”其余只是些应酬言语，弓诚、周模等知道朱高煦约瓦剌部夹攻征番兵，并且另订有密约，大概是割地输金等约。当下仍将文书封好。弓氏弟兄谢过李宗涛，嘱咐车、周二人留心冬间的事，并约定有信时即速到卧牛山来。

这回钱翼谋逆，动身时就叫车宜、周模二人在骆驼桥等候，好往来通讯。车、周二人不知何事，心想大概是和瓦剌部约好要动手了。只等得到文书，就奔卧牛山去。却不料钱翼亲自赶到骆驼桥叫他二人送密信到乐安。在钱翼只当二人是粗人，只要多给钱没个买不服的。万不料这两人会 and 擎天寨通气。当下将信写好，递给车、周二人，又各给二百两银

子做路费，叮嘱道：“这是我的私信，千万代我谨慎勿泄漏，赶快送到。”

车宜、周模在汉王藩邸当了几年的差，从来不曾得过整百的银子。这回见钱巽一出手就是整数四百两，知道这里头必有缘故，决计出寨向卧牛山走一趟。当下接过信来。收拾了衣履干粮，出门朝南。走了一程。二人各说心事，竟是一般无二，便掉转头来，望东抄小路，绕向北行，一口气，直奔塞外，径往卧牛山。

到了离卧牛山十多里地，恰巧遇着万里虹巡哨。师兄弟相见，分外亲热。叙谈了一会儿，车宜、周模将来意说明，黄礼连忙领二人上山。过了山前滦水，直上柴门岭。车、周二入见这般嵯峨雄峻的山头，旌旗耀目，戈戟如林；人马幢幢往来不绝，个个英挺精练，十分威风，不觉暗自吃惊，忖着：不料关外有般大基业，不要说是对待汉王，就是夺朱家天下也不是难事呀！

黄礼领着二人一直过了四关，沿途有人询问，都由黄礼对答。直到辕门，早有守护辕门军将小大虫皮友、摸云王森二人上前向黄礼问明事由，进内禀报。一霎时，双锤李青、梅花鹿李隆，随同皮友、王森二人出来，领黄礼和车宜、周模二人进去，到内厅站定。厅前护校毛头星梅瑜、过天星梅亮二人见了，便转身到堂里禀报，只见屏门呀的敞开，千年松伍柱、牛儿丑赫二人出来到厅前，和车宜、周模拱手相见。黄礼上前叙说二人来意，伍柱让坐，一齐坐下，内厅健卒献过茶。便向车、周二人道谢盛意。

原来这时丈身和尚和闻友鹿、张三丰等几位前辈大师都已下山料理事体去了。擎天寨里由千年松伍柱治内，牛儿丑

赫统军，虎头孔纯助伍柱，豹子程豪助丑赫。所以车宜、周模二人来到，伍、丑二人一同出迎。

当下，车宜、周模将前后情形一一叙说明白，又将钱翼的密书取出。伍柱接过，瞧了一遍，便和丑赫商量。丑赫听得，急传令击鼓传声，召各军首将到大同堂聚集，商议大事。一声令下，大厅上鼓声冬冬急响；接着便听得四方，都有渊渊的鼓声接响，不消片刻，已传遍全山。

没多时，便听得銮铃声碎，报声不绝，各军首将，纷纷赶到。除了守把要隘的几员当值的以外，俱已到齐。伍柱便起身言道：“昨日得到密报，说是御营到榆木川时，刚才扎营，又都拔寨齐起。又有霹雳杨洪差人报讯，也是一般说法，都猜是当今有了不测。方才关内有两位同道好汉：白脸儿周模、大老虎车宜到此，交到钱翼托寄给朱高煦那厮的密信。拆开来瞅时，果然不错。当今永乐爷已被朱高煦下毒谋弑了，钱翼正向朱高煦报功，并要朱高煦轻骑绕道，截击太子高炽。咱们既得了这紧要讯息，诸位宗师都不在寨里，只得先遣雄兵猛将，绕进关内，向乐安出塞的捷径小路沿途截去；一面赶快差人进京给于御史送讯，好让太子防备，免中奸计。这事非同小可，依我之见，咱们既为关塞所阻，不能多调兵卒进关，只好多调得力的将官入塞。众位弟兄，各自预备，听候令调，除派定守寨防番的首将以外，各军统将尽今夜都要启程，不得违误！再者：这时形势已迫，挑选勇猛健卒已来不及，就由各军首将先把平日自己所知道有本领、有胆量的勇卒，各调二十名或是三十名，听候改装进关。即时就去预备，休要延宕片刻！”话毕，厅上众好汉一齐应了个是，各自散走。

伍柱留车宜、周模二人吃过饭，便先调许逵、杜洁、皮友、聊昂、薛禄、钱迈、茅能、刘勃八员有快马的首将，即时改装杨洪部下押粮军校模样，随同丑赫启程进关，给于谦送信，并随同于谦，护送太子，帮助战斗截拦的汉邸兵将。于佐、黄礼都是善走的，随同车宜、周模即刻进京报讯。这马步二路，不分昼夜，以先赶到为首功。此外，全寨统将一齐下山，山上只留沈刚率同徐建、欧弦、李青、李隆把守。下山的统将分成三路：一路向榆木川左近横截番兵；一路入塞截击汉兵；一路迎向京城来兵路上，接应于御史，帮助助战。三路兵由伍柱、程豪、孔纯分统疾走。分派定了，便传令全山，令各军首将各率本部挑选的勇卒，分途启程，不必再到厅上报行。又命第一批下山的马将顺路通知杨洪，借用衣甲牌令。并请杨洪带同防截番兵的一路将卒，会合一处，同力合战，免被番人所乘，且期力足以敌住番部，使番人不能踏着中华一寸土。

当下各路纷纷拾掇下山。伍柱等各率一路，打扮齐整，露夜起程。沈刚接统兵马，分派四将守护四方；多遣探子，四下探讯，传进消息。首将虽然都已下山，好在兵卒大部在山，四方筑有险隘，山寨依旧铁桶相似，外来人马，急切里别想攻打得进。

牛儿丑赫和镇华山钱迈、金刀茅能、铁枪刘勃、黑铁塔聊昂、莽男儿薛禄、镇嵩山杜洁、镇衡山许逵、小大虫皮友一行九人，各自准备停当，约会齐了，离了擎天寨，到卧牛镇霹雳杨洪营里。杨洪早已得到讯息，九人一到，杨洪便将刚才预备妥帖的文书牌札交丑赫收下，知道事情紧急，不敢留丑赫等吃饭耽搁，只亲自送出营外。丑赫将文书转递给钱

迈收着，一齐别了杨洪，扳鞍上马。九头牲口都是一等一的脚力，只听得銮铃乱响，三十六只铁盞般的小蹄儿乱翻，沙尘荡卷，霎眼间，已只剩九点黑影在那黄昏日影下天尽头处蠕动，震耳杂碎的兜铃声响，由细而没。

丑赫、茅能等都是走惯的熟路，马上商量，抄近图快，直奔独石口，小路进关。当时，乘黄昏走了三十里，寻着个有水草处，歇了歇蹄，上马又走。天气虽已早寒，幸喜霜夜月光分外清朗。九人便在那一望无垠的荒原中，乘月色急奔。足赶了二百七十里，到石堆儿店，才停辔歇下。已是天明时候，便向野店里讨取些水，各自掬些干粮咀嚼；放了牲口肚带，遛了一会，买些豆料，上槽喂了，又牵到水槽头，给喝了个足。茅能第一个性急，口里还嚼着窝窝儿，就囁着嗓子催快走。

众人都起身，紧了紧身上衣带，勒了勒头上包巾；各自带上牲口，扣紧肚带。托的跳上鞍鞅，丝鞭乱扬，破风急趲。行了大半天，远远瞅见几缕黑烟，映在黄沙影里，众人都知道离独石口近了。一会儿，马踏山坡低头奋上。钱迈一抖丝缰，两踝夹敲，那马直奔向前，越过几匹牲口，当先来到关前。守关儿郎照例将手中刀斧一横，喝叫：“站着！”钱迈不慌不忙，向袋里掏出牌札，给验看过，道了声“辛苦”，儿郎们回了声“彼此”。杜洁恐他们留难，假作带了私货，递了一包银子给右边打头一个儿郎道：“承关照！哥们大伙儿喝一钟。”儿郎们只当这伙人带了些关外皮货药材，笑答道：“恭喜各位顺利发财！”杜洁也答了声：“彼此！”儿郎们侧身一让，九骑牲口贯穿儿，进了口。

才过口卡，忽见迎面一个胖大和尚昂然而来。茅能眼

尖，早瞅出是丈身和尚，忙催马迎上前去。待近时才见丈身和尚身后还有个孩儿。约莫十三四岁，挽着两抓髻，桃儿脸，叶儿眉，长的一团和气。丈身和尚见众人马来，早已认清，让向道旁一家客店檐下。茅能等一齐扣住丝缰滚鞍下马，向前问安。丈身和尚道：“此地不好说话，咱们就这店里坐一会儿可好？”众人都道好，随着丈身和尚到店里内堂坐下。

店伙计来张罗了一番，钱迈叫他取些熟菜，烫几壶白酒。大家团坐谈着。丈身和尚道：“瞧你们这些人进口，这般急忙形状，大概是已经得着讯息了。”丑赫点头道：“全知道了。”丈身和尚笑道：“不见得全知道吧？永乐爷被他儿子送他大行了，这也是他骨肉相残的结果。只是这般梟獍儿子，万不能容他在世横行！只是太子懦弱，决不是那厮的对手。于廷益位卑权小，做不来主，我料着他这趟灭不了那厮。你们既已挺身出来，要干一番伸正气、除暴逆的事业，须防糟蹋百姓。若是能够放手做去，绝根断株，自然是好。倘或不能，就去掉那厮几员上将，剪去他的羽翼，也是好的。千万不要太性急，总以顾全大体，听凭于廷益调度，不可逞性，要紧！要紧！如今你们是怎样准备的呢？”丑赫便将分头下山的事说了，丈身和尚点头道：“分派却是不错。我和友鹿道人会着铁冠子，也告诉了我俩，要我赶到卧牛山，帮同守山。并且说赛霸王那厮亲收得个江东大盗，名叫三条腿司空福寿，还有个活无常汤新。听说那三条腿善于夜行，真果是踏雪无痕，踏鼓无声，你们都及他不来。他还会一种刀弩，放出来都是小刀儿，任什么兵刃挡不住，那活无常天生铜筋铁骨，又加上练就铁布衫，刀斧不入。这两

个，恐怕不是你们敌得住的，我们又不便出面来管官家事体。好得当下这孩子……”说着，便叫那身后的绯红脸孩子过来，和众位师兄相见，“……正跟着他师傅友鹿道人同在铁冠子那里。他名叫镇巫山韩欣，是友鹿门人，自幼入山苦练，你们同门都不曾见过。夜行功夫练得很好，且是吸乳时就锻炼起金钟罩。铁冠子传了他空手夺刃和破铁布衫的法儿，叫他跟我来，辅助于廷益。我想着你们没这般快得讯，便带他来关外，先会了你们。我代你们守山，再叫他和你们同去干事。”

钱迈、杜洁都曾听得师傅说师傅有个小徒弟，却不曾见过。许逵和沈恒跟师学艺时，却知道师傅在西川见有个遗腹孤儿，母亲产后身亡，族人不理，便带了回山，拿羊乳和丹药养活着。后来许逵出来闯世，这孩才三岁，一怪不曾再见过，因此师兄弟彼此不认识。

当下镇巫山韩欣和钱迈等三人相见过，又和丑赫等一行行礼。丈身和尚拦他道：“这时且不必闹这些酸文腐礼，你们同行的日子长呐，还怕来不及磕头吗？如今时候要紧，且说正经。”说着，便问了擎天寨的布置情形，又将友鹿道人、飞霞道人等的地址告诉了众人。便道：“时候已不早了，咱们各奔前程吧。”钱迈等听了，一齐起身，给了酒钱，齐出店门，各向丈身和尚告别。

丈身和尚一瞧韩欣没牲口，便道：“欣儿你没脚力，怎么办咧？”韩欣道：“不打紧，我能跑。”皮友笑道：“兄弟，咱们这几头牲口，都是挑选了来的。就让您陆地飞行功夫深，道儿长呐，别逞强累到地头儿，干不来事反是不好！兄弟！您来，咱俩共骑一程，再作道理。”韩欣兀自摇头不

肯。丈身和尚道：“就这么办吧，别再耽搁了。”吃这一催，韩欣才和皮友一前一后，共骑一头牲口，别过丈身和尚跟着众人启程。好在他俩都是孩子家，身躯不重，牲口并不吃压，依旧一般快走。

众人在路上一会儿谈谈笑笑，一会儿跃马争先，颇不寂寞。当天赶过了四个城市，依茅能、薛禄都还要趲行，钱迈恐防马力乏了，夜里失事，到了望儿屯，便住马落店。次日天还没亮，丑赫、薛禄都醒了，一阵闹，把众人都闹醒了，拾掇了随身东西，脸也没洗，就被几个性急催着，扔下一块碎银子做店钱，跳上牲口就走。这一天马不停蹄，一直赶到北京。

进了城，直到虎坊桥于谦寓处。刚一下马，便见黄礼、车宜、周模、于佐四人，一路说笑，并肩而行，直出门来。丑赫等九人都大吃一惊，黄礼先笑道：“你们才到呐，我四个也不过早得两个时辰。于御史正待进大内去，你们先去见见吧。”正说着，范广、种元迎了出来，彼此相见，十分欢欣，连忙通报进去。

一霎时，于谦亲自迎了出来，和众人一一相见，极口道谢众兄弟为国辛劳。众人恐怕耽搁于谦进宫的时候，都道：“咱们回头再细谈吧。这时且请大哥治公要紧。”于谦道：“如此我就暂时失陪。此地还有好几位新交朋友，大家且先见见。”接着，便和众人拱手而别，上车进宫。这里范广等陪着丑赫、韩欣进内，和姬云、尤弼等一班人相见。自有一番叙话，不必细说。

于谦上车直到紫禁城边，下车步行，到外侍卫班房说明有机密大事，要朝见太子殿下。宫门侍卫见于谦是御史服

色，才慢吞吞抬身接过职衔，一言不发。于谦知道他们是要陋规的，偏不理他们，只作不懂，大声道：“我是有机密大事，关乎国家大计，特来叩环朝见。你们如不传进去，就难逃误国之罪。”侍卫们鼻孔里哼了一声，翻两只白眼向于谦望了一望。那旁边坐着的宫门监嘴角一撇，脑袋一摆，慢声说道：“好大来头！不知脱了草鞋才有几天，也到这儿来唬唬人。就算三王爷来了，瞧爷们可怕！”于谦扬眉大喝道：“你们把持宫门，只好欺负没骨气的！”说着，转身直向宫门奔去，便要举笏叩阍。吓得那些侍卫连忙起身，急赶过来，拦着，笑靥相迎，和声说道：“于爷，咱们闹着玩儿的，您怎么就当真呐。咱们素来要好，哪值得动这大气呢？”于谦扬笏正色道：“国家大事，谁和你玩，给我快快传进，饶你这次！”侍卫们连忙躬身应声答应，立刻传点，交宫门监传进。

太子朱高炽素来尊重于谦为人，见传进职名，是于谦告密，即刻召见。内侍传出，引于谦进大内，到上书房，见了太子。于谦如仪行礼毕，见太子暇豫无事，知道还不曾得着皇帝大行的讯，便奏道：“臣适才得着个讯息，恐殿下要出京一趟。”朱高炽大惊道：“孤什么事要出京？任凭有甚大变，孤也不能轻离京庙社稷。”

话未毕，外面云点九响，朱高炽才知道是报丧讯，顿时神魂不定，不知怎样是好。霎时间传进遗诏，太子大哭。于谦连忙奏道：“望殿下暂节悲哀，还有大事待决。”朱高炽哭道：“大行皇帝疾，孤不能侍汤药；大行皇帝薨，孤不能哭临视殓；孤之罪大矣，还有何事可决？”于谦奏道：“殿下代大行皇帝留守社稷，忠孝自不能两全。今日之事，当先

求所以安先帝之灵。臣闻有谋逆者，将劫梓宫而图大位，且密遣兵将，谋邀截殿下。臣愚以为殿下为大行皇帝为社稷，俱应暂节悲哀，勉定大事。”朱高炽急拦问道：“你说谁呀？”于谦正色高声道：“谋篡逆者，汉王高煦也。”朱高炽急问：“你怎么知道？”于谦道：“得密报。”朱高炽便叫传点鸣鞭，集朝赴太庙哭临。

霎时间，通城皆知，文武百官齐赴午门，候车驾随班到太庙哭临毕。太子朱高炽宣谕：“孤即日奔丧。该管衙门，善守城防，请赵王保守社稷。”一面传谕：“汉王高煦及诸王均无庸奔赴，依太祖高皇帝先划。各在本藩设位率属遥奠，遣子入京哭灵。”当下枢辅大臣，闻谕一齐谏阻说：“汉王之心不可测，殿下应居京为大行皇帝守社稷，不宜矜小节，离都涉险。”朱高炽怒道：“岂有父死不奔丧的！先皇帝以孝治天下，孤何敢惜此身？诸位将使孤为不孝之人么？倘不奔赴，将何以治天下？”众臣闻旨，面面相觑，作声不得。独有于谦出班俯伏奏道：“殿下孝思不匮，臣愿保驾奔丧。”都督张輓奏道：“殿下仁孝迈古，敢请轻骑简从，趋捷径以赴，免为奸人所乘。望殿下以社稷为重。”朱高炽道：“孤赴大行皇帝之丧，固以早到为是。却是大礼所关，岂能轻骑行小道？众卿不必多言，孤意已决！”于谦顿首奏道：“臣愿保驾。”朱高炽见于谦独排众议，忠勇奋发，心中十分赞赏，便降谕：“孤即日奔大行皇帝之丧，着御史于谦节制御林军随扈！”当即退朝。

于谦也不回私第，立时命从人请丑赫等到教场相会。一面遣飞骑调御林军到教场听点。自身随即来到教场。御林军得讯早已预备。于谦到校场下马登坛，将官打参已毕，立时

点起前、左、右三军；其余三军留守，克时出城，扎营候车驾。丑赫等都给予校尉牌札，随营护卫。

真是皇帝有倒山之力，一夜工夫，城外早扎起千百帐篷的御营，随驾文武官员都到营报到。天明时，车驾出城，于谦率全军随护，百官跪迎跪送。朱高煦才入御营，便传谕起行！号炮三声，鼓角齐鸣，浩浩荡荡，直向出塞大道行来。

行了一程，天黑平安扎营，自有前站传知地方文武官迎候，不必细说。于谦待扎营已毕，随侍哭临礼完，回到营中，见伍柱率领一班擎天好汉，随丑赫、范广等进见，心中一爽。当即和伍柱商定，一面派人前后左右哨探，一面将营中已到的好汉分作两班，护持前后，以免车驾受惊。于谦自领一班居前，伍柱代领一班居后。只算是御史衙校尉，却实在任护驾重任。那些武官和御林军只好摆看，中不来实用的，那两班英雄是：前班：于谦、范广、黄礼、种元、秦源、武全、岳文、于佐、韩欣、车宜、关澄、干戢、成抚、尤弼、覃拯、金亮、白壮、何雄、常洪、承秉、余鲁、聊昂、薛禄。后班：伍柱、丑赫、钱迈、杜洁、许逵、沈石、茅能、刘勃、皮友、虞忠、柳溥、周模、王通、孙安、骆朴、虞健、凌翔、凤舞、龙飞、归瑞、文义、邓华。左翼哨探：章怡、姬云、奚定、凌波。右翼哨探：丽菁、华菱、史晋、李松。前站哨探：魏光、徐奎、徐斗。断后哨探：彭燕、吉喆、弓诚、弓敬。除于谦外，共是六十员猛将，四面拱护了个周密。却是太子朱高煦并不曾知道，只当是御林军护驾有余。

行了两天，幸得无事，于谦更加谨慎提防，暗地叮咛众好汉：“分外留心，不可稍懈！”第四天，拔营起行，将近

关塞，万山层叠，四无人烟。于谦擐甲持钺，眼观四处，耳听八方。遣飞骑传令：各营伍小心提防。令方下，忽听得破空一声，霹雳般响亮，好似天崩地陷一般。三军顿时失色，侍卫们仓皇失措。

要知是什么声响，请连阅下文。

第四十二章 破重围急先锋斩将 冲坚阵莽将军振威

话说御林军正向前行，忽听得震天价一声响亮，一班侍卫和将卒都相顾失色。这些人自来不曾见过阵仗，吃惯了太平粮的，猛然间听得这种惊人的声响，那无数的腿顿时分成两个样：一样是两条腿直抖擞，再也拔不动两条腿；一样是两条腿异样活泼，立刻向后面一拧，提起就跑。

于谦一马当先，听得声响，便勒住牲口，猛见将卒那般形状，振奋神威，大喝一声，将鞭梢向两边一摆。说也奇怪，那些将卒好像立时加了许多胆汁一般，提不动的也提得动了，想跑的也不敢跑了，都顺着鞭梢两下里乍开，排成一字儿，扎住阵脚，巍然不动。

阵才摆开，忽见铁狮子魏光挽刀纵马而来，迎头高声叫道：“前面有变，请火速遣将应战！”于谦昂然不动，依旧镇静着。魏光奔近跟前，勒马报道：“前站方才走进叠翠山谷时，左右哨探，毫无动静，后面随同跟进。不料前队才到山腰、山崖里猛然炸出个大炮，打伤将卒很多。徐奎、徐斗因引导在前，俱已受伤。诸将回马搜寻，忽遇一彪人马，约有十员大将，千多兵卒，冒打着擎天寨旗号，冲杀出来。前队成抚、尤弼、白壮、常洪正在应敌，望后队火速救应。”于谦使命：魏光率岳文、范广、薛禄、秦源、何雄、聊昂六人，火速前往接战。再遣韩欣、关澄前往救护受伤将卒。一

面遣人奏闻太子，一面命左右后各方妥慎防备，不得疏忽；自己挥动大军，径向前行。

范广、薛禄两骑马当先，顺大路直骋。转过山坡，陡见前面尘沙荡起，只听得一片喊杀之声。范广扬起双踝，使劲向马腰夹敲。那牲口箭一般，直射过去。薛禄急叫：“范大哥！慢点儿，待俺……”话未了，陡然又听得震天价一声响，成抚、常洪都中炮落马。薛禄连忙打马，和范广两个不顾生死，急冲过去，就炮烟里滚鞍下马，一人抱起一个，翻身重跳上马，抢出战圈，回马急奔。

那边阵上邓天良督兵，原约好了，挥鞭向后，诸将一退，山上就发炮；待炮打过后，急挥众将奔冲向前时，地下只有些死伤兵卒，韩欣、关澄正在抢救，受伤的将官，一个不见。邓天良大叫：“快抢杀过去，**掣住那雏儿。**”司空福寿、王天忠、汤新三骑马应声冲杀。魏光恰巧赶到，将手中青龙偃月刀一横，迎头挡住，司空福寿挥戈便刺；王天忠舞动一对宝塔鞭，斜刺里夹攻；汤新挺丈八峨眉刺绕向魏光背后杀来。魏光耍开大刀，横空一卷，将戈鞭扫开，顺手挥刀向后横砍。汤新急忙闪缩，刀光早向汤新腰间刷过，银甲划开一条大口子，汤新却不曾受伤。魏光暗吃一惊，暗想：闻说逆王收得个练就铁布衫的活无常，难道就是他吗？一面想着，一面格外留心，奋起神威，和三员汉将鏖战。

这时汉将陈刚、韦兴双战岳文；吴秉衡拚住秦源；陈攀桂敌住何雄；韦弘战住尤弼；漆璜、邓天良双斗住白壮、聊昂，杀得云腾雾起，风号地动。正斗得难分胜负，薛禄、范广已将伤人送往后军，飞马而来。高声大叫：“众位兄弟加劲杀呀？”他二人嗓子分外粗响，众人都在闷斗之时，陡然

从那叮咣兵刃声中听得这一声暴喝，自然精神振涨。一班汉将却是知道对手有救应来到，未免有些着急。

魏光就这时司空福寿正因闻声手缓，急勾开汤新的长刺，顺势扫开双鞭，就这一刹那间，手腕一翻，大刀直向司空福寿颈上劈来。司空福寿不慌不忙，呵呵一笑，将戈勾架住刀锋，就势向旁一甩，魏光没提防这一下，大刀几乎脱手，急忙紧握刀柄，缩身向后，两腿一拧，约马退后，才定住身子，忽见马股正接着王天忠的马头，心中大喜，便不收回那撒出的大刀，只扭转身腰，大喝一声，着力向后斜劈过去。王天忠原是见魏光身子摇晃，急赶上前举起双鞭想从魏光背后打他个措手不及，不料鞭才举起，大刀刃叶儿已由胁下斜砍进来，咔嚓一声，肋骨尽断，鲜血乱溅，仰身落马，眼见是不活了。

擎天诸将见了，一齐一声大喊，魏光威风百倍，舞刀直奔汤新。却不料司空福寿异常镇定，眼见王天忠被斩，不但不慌张，反乘这空儿，向背拔一支小戈，抖手放出直扎魏光肚腹。魏光见金光亮闪，急横刀挡格。不道这是司空福寿独步一时的本领，那射出的暗器，也不知有多少分量，再也别想挡得住。只听得铮的射在刀刃上，接着兹啞一声，那尺多长的小戈竟由刀刃上滑向魏光胸膛扎去。幸得刀刃摆着些力量，劲儿到底小了些，只扎透了护心镜，刺进肉里不到半寸，魏光咬牙忍痛，依旧抡刀跃马向前。

薛禄这时正助秦源夹攻吴秉衡，离魏光很近，见魏光受伤，连忙抛却，倒转铁槊，扭过马头，横拦在魏光前面，大叫：“魏大哥且歇着，俺来挡一阵。”说话间，已挥槊架住刺，拦开戈，大战起来。魏光便乘此勒马退出，挂下青龙

刀，拔出腰间长剑，割下一幅战袍，牙龈一紧，左手握着胸前扎进的小戈柄，狠一声，拔将出来，插入箭囊里，硬挺着痛，解开甲来，使割下的锦，当胸裹住。再瞧那小戈时，却是纯钢炼成，锋利无比，便一手挺长剑，一手持小戈，又向阵中杀来。恰遇范广接战陈攀桂，替下何雄。魏光骤马向前，正和何雄迎面相遇。何雄见他腹甲和战裙上鲜血淋漓，胸前扎裹，知他已受重伤，忙将腿一抬，勾住马缰，再伸手挽住嚼环道：“铁狮子，保重要紧。”说着，不由魏光分说，便带着马，并辔送他向后。魏光强不过何雄，又不好和他硬争，只得任他。却是心中终不甘休，撇转脑袋一瞧，敌将吴秉衡离得最近，便拔出那支小戈，咬牙尽劲，向吴秉衡扔去。

吴秉衡正和秦源扭作一团，绝不提防旁边有暗器射来。只听得哎哟一声，吴秉衡膀窝冒血，钺法大乱。秦源一铲钺去，钺下个斗来大的脑袋来，尸身落马。秦源下马拾起首级，复跃上马，将人头挂在鞍旁，便助薛禄混战司空福寿和汤新二人。

那边岳文和韦兴、陈刚斗了百多个回合，不曾得着便宜。岳文使大钺左劈右砍，韦兴、陈刚不曾见过这兵刃，不懂得他的解数，只得用心招架，因此二人尽力鏖战，也不曾胜得岳文。战了多时，那边尤弼和韦弘恶斗一阵。韦弘渐渐抵敌不住，只将双鞭直上直下，尽力拦挡。尤弼瞧去韦弘本领不济，手中铲越加使得骤雨一般，一铲紧似一铲。韦弘竭尽生平能耐，一连架开七八铲，已经是满身淌汗，绝无还手的余暇。尤弼更是精神百倍，将铲上下一绞，甩开韦弘的双鞭，两肘一缩，猛的平托大铲，复向前尽力突铲。韦弘双鞭

已被拦向一旁，急切里，没法招架，大叫一声：“不好！”慌忙将身一挫，脑袋一低，用力夹马，转身便逃。不料尤弼力猛铲沉，直冲过去，直向韦弘头顶铲过，将韦弘头盔连鬃髻儿一齐铲落。韦弘连头也不敢回，夹马落荒急走。尤弼也不追赶，勒马向左，来助岳文。

陈刚见来了帮手，便扬鞭接住厮杀。尤弼大喝一声：“着！”就手一铲，向陈刚拦腰铲去。陈刚右手扬鞭，向铲柄一击，击开大铲，同时，左手弯向腋下拔出长剑，身躯向前一探，向尤弼头上横劈过来。尤弼不提防陈刚这般矫捷，陡然间两手齐用，连忙镫里藏身，才让过长剑，陈刚又掣回钢鞭，斜照定尤弼肩头斜打下来。尤弼大怒，骤马向前，闯身避过，迅即款扭狼腰，回头一铲，直铲陈刚后腰。陈刚正待回身招架，忽听得弓弦响处，尤弼应声落马。陈刚大喜，急要下马擒捉尤弼，不料聊昂、薛禄望见，各抛对手飞奔来救，两马齐到，刀槊并举，挡住陈刚。尤弼连忙乘空爬起，且不顾肩际箭伤，拔出长剑，照定陈刚坐骑前蹄猛剁。那马腿早断，撑立不住，就即便倒，将陈刚甩在一丈开外。聊昂、薛禄争先挺槊突刺，陈刚仗太行剑士功夫，身才沾地，就势甩了个鲤鱼打挺，头脚一使劲，悬空跳起个空心斤斗，摔起丈来高。待秦、薛二人两条槊刺到时，陈刚已落下三丈多远。聊昂转身护持尤弼上马，送他向后。

薛禄两手挺槊，双蹠催马，跟定陈刚紧追不舍。陈刚施展陆地飞行法，落荒逃奔。薛禄坐下名驹小蹄儿翻盏似的，驮着薛禄，腾云一般，破风而来。陈刚拚命跑了一程，回头已不见自家人马，心中更慌。暗想：这戇生不知追到几时是了，不如打发他回去吧！想着，便向镖囊里掏镖。薛禄在后

望见陈刚曲臂向腰囊里掏摩，知他是取暗器，猛然触机，心里一机伶，暗想：师傅常说俺和茅金刀是一样的粗坯，俺这回且干点细事儿给他们瞧瞧！正想着耳边听得陈刚大声喝：“着！”便见一道白光迎面飞来，薛禄急迎着白光，大叫一声哎哟，仰身便倒。那镖就在他这一仰身时，平飞向后去。陈刚闻见大喜，绝不疑这莽汉会使诈，连忙转身回来取首级，奔到薛禄躺处，忽然瞅见薛禄周身没些儿血迹，心中大疑，两只脚趑趄不前。薛禄正微开着一线眼皮，偷瞧着，待陈刚近前时，好下他的手；忽见陈刚刹住脚立着狐疑，早耐不住了，挺身跳起来大叫道：“好猴儿崽子，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对你爷使暗器，胆真不小！别跑，挨两下揍再去！”一面骂着，一面已直扑到陈刚跟前。陈刚没料他会这般跳扑过来，猛可里，吃了一吓，刚要扭转身躯，薛禄已经扑到，双臂一张，向陈刚抱来。陈刚急了，知道来不及逃，便反迎上去，一头向薛禄怀里一触。薛禄不曾留意，反被他触了个踉跄。陈刚大喜，伸手来^揩薛禄的勒甲带，想摔翻薛禄。薛禄大怒，就势攥住陈刚手腕。陈刚急忙挣扎，薛禄一拧，陈刚虽是剑士，深有功夫，但是薛禄天生蛮力，任你铜筋铁骨也经受不起，直痛得热泪乱淌。急忙下死劲，向怀里猛带，想挣扎脱，却不道薛禄反向前送。陈刚一下使空了劲，踉跄跌倒。薛禄不肯放手，也就被他牵倒。两人就此在地下滚起来。薛禄力大，陈刚身巧，各不相让，都想扼压敌手，便扭在地下，混打一阵。就那么闷声不响，滚来滚去，把一地的枯叶败草都滚成粉碎，两人兀自拗扭着不肯放手。

这时，那阵上，韦兴已被岳文战败，带马奔逃。岳文乘势突阵，那汉兵押阵大将黄裳、石亨见了，挥动大旗，阵脚

乍开。岳文也不管有没诡诈，只将手中钺耍开如一轮明月一般，直冲入阵里。黄裳见了大喜，连忙将手中令旗一卷。兵卒们两边向中一裹，便将岳文裹入阵中。岳文虽知道身后已被包截，心中毫不着慌，仗着全身本领，将钺摆开，直搦横砍，杀得儿郎们人仰马翻。霎时间，周围倒的都是死尸。石亨在门旗影里瞅见岳文越杀越勇，伤人不少，心中火发。手中原握着弓箭，刚才放了一支，射倒尤弼，还没收弓，便再搭上一支雀嘴钢镞飞羽箭，觑定岳文，曳满牛角金胎宝雕弓，嗡的一声，箭离弦，直奔岳文后脑。岳文正杀得起劲，忽听得脑后弓弦响，便扫开当前敌将的军器，反手舞钺，向后啪的一摧，正摧着那支钢箭，嗤的一声，将那支箭激回头来，反向着黄裳倒射转来。石亨、黄裳见岳文头也不回就将一支箭反激了回来，似这般矫捷，这般神力，却是不由人不惊服。

汉军阵上，正在惊诧之时，忽听得外面阵前喊声起处，漆璜被白壮使铲柄打下马来，同时何雄、聊昂将受伤的人交给后面护送将官，回马杀到。一声呐喊，高叫：“冲阵呀！”只听得马蹄乱响，各人都抛却敌将，直向汉阵上冲来。汤新、邓天良、司空福寿等一齐回马，帮着石亨、黄裳拼命拦挡。这时，赤虹白壮挥铲当先，银须乱舞，红眼圆睁，领着秦源、范广、聊昂、何雄等一群猛虎似的，各扬兵刃，跃兵突入阵中。石亨、黄裳约束将卒，死命抵挡。

阵内岳文正在四面突杀，忽听得喊声大震，军器叮当乱响，知道外面有人救应，精神陡振，勇气百倍。认定方向，向阵后直闯。但见钺起处，人头跃滚，杀得汉兵纷纷避让。加之石亨、黄裳正在照顾前面，无暇再来督率阵内兵卒围捉

岳文，众兵卒因无主将更加混乱。岳文夹马闯杀，直透阵背。向前一望，只见匝地旌旗，无数人马，密密层层，也不知有多少。

恰巧这时白壮等也冲进汉阵，众好汉四面一分，各处赶杀。石亨等抵挡不住，顿时全阵散乱，大溃败退。岳文见后面忽然有许多兵卒散奔过来，连忙带转马头，舞剑堵截。恰遇着邓天良散披着头发，甲冑不整，慌慌张张，逃奔过来。岳文便骤马横截过去，照着邓天良头顶晃的一剑刺下。邓天良大惊，急切里不曾提防阵后还有人截杀，两马已近，没法躲避，心中大急，忙中无计，只得舍身朝后一仰，倒下马去。只听得剑的一声，那马已被岳文连鞍劈断。邓天良吓得魂飞魄散，爬起就跑。岳文也不赶杀，转身去会合白壮等，想合力冲打前面的营盘。

石亨、黄裳两骑马从阵中飞到阵后，已无法约束溃卒，只得反在擎天众好汉之后，跃马急赶。没跑多远，便见汉营骁将黄振武、匡国率领一彪人马前来救应。迎面遇着白壮，便约住阵脚，一字儿排开，当头拦住。

白壮正杀得唾沫四溅，见前面又有一彪人马，大喝一声：“全来吧！爷送你们回去！”一骑马，一柄铲，滚成团白雾，直向匡国阵里扑去。说时迟，那时快，白壮人猛马快，霎眼间，已扑到阵前，手起处，只见白光一闪，就白壮呵呵一笑声中，黄振武那颗斗来大的脑袋，早离了他的脖子，冲起空中丈来高，噼啷一声，掉向枯草里去了。那马上的没头尸身，顺马腰，溜下，倒在当地。匡国在旁吓得一呆，急骤马来救时，白壮已闯入阵里去了。擎天众好汉也不和匡国拚斗，各挥军器，雁翅般先后突进兵丛里，喊声大

震。直杀得烟沙滚滚，但见漫空白光，尽是军器飞舞。

这时，于谦在后督同前班众好汉，接住受伤的徐奎、徐斗、成抚、常洪送到后面，请随驾太医调治。不多时，又见援伤的护着魏光、尤弼先后来到，见连伤六人，知道这场战阵，非同小可。便督率前班众将，亲自向前助战。转过山坡，见许多被冲散的溃卒在那旷野无垠的荒草中乱逃。于谦便派覃拯、金亮，四下收抚，仍督众人，向那远地里一丛蠕动的兵丛中攻来。

行不多远，武全忽见草地里两骑战马，在那里闲跳着。细瞅时，却有一匹是薛禄的坐骑，不觉大惊，心想：难道莽男儿失事了吗？怎只见空牲口呢？连忙使叉叉住缰绳，带过来，回马来报于谦。于谦听得，连忙叫众人四下里寻找。种元、车宜、干戢、承秉等闻得，洒米般散开，仔细找了好一会。车宜忽瞅见那边小土山陂下好似有一堆衣服在那里。急打马过去一瞧，正是莽男儿薛禄，窝做一堆，好似睡着一般。车宜连忙下马，伸手向他口鼻边试探一下，却有鼻息，再摸他头脸，竟火一般烫手。便连忙转过背来，反手拉着薛禄两只手，身躯一弯，两臂一拧，便把薛禄负在自己背上，也顾不得再骑马，就那么驮着薛禄，逞快腿奔至于谦跟前来。于谦瞧他这模样，知道是被人点了穴，便叫黄礼给薛禄拿骨舒筋。车宜才将薛禄放下，自去带回牲口。

黄礼正下马给薛禄捏拿着，不料薛禄大吼一声，猛挥一拳，向黄礼面庞突的打来，嘴里大骂：“好小子！爷和你拚到死也不饶你！”黄礼不曾想到他才要醒时，有这一下，被他一拳打的痛不可当，两脚站立不住，一个踉跄，一连退了几步，晃了几晃，几乎栽倒。薛禄还向前扑赶，于佐急忙使

斧柄横挡住薛禄，顿喉大叫：“薛禄哥！不要乱打！都是俺们在这儿。”

薛禄被这一声喊惊醒了，睁开大眼，也不记得曾打黄礼，愣了一愣，想了一想，掣转身来，一眼瞅见自己的牲口在旁边，便过去，翻身爬上雕鞍，双脚一蹀，便向敌阵奔去。众人齐声喊他，于谦止住，不要喊叫，接着将手中鞭一挥，率领众好汉，一团风齐奔过来。薛禄当先冲到汉军阵前，才想起手中没有长军器。他也顾不得许多，就手拔出腰间利剑，觑定一个执槊的兵卒，一剑砍下他一条右臂，顺手夺过一条铁槊，便一手仗剑，一手抡槊，直陷入阵里。

这时，汉阵上全军俱出，朱高煦和钱翼站在高土坡上，挥旗指麾。于谦见了，抡钺跃马，跳过小涧，杀散卫卒，连劈几员猛士、材官，直奔土坡上来。朱高煦一眼瞅见，眼中冒火，心头出烟，舞动手中一对钩镰，便要下坡接战。钱翼连忙拦阻，已是不及。但见对面密层层尽是骁骑战将，料知朱高煦一人虽勇，也寡不敌众，便大叫：“主公快回，统军要紧！”

声未了，左右树丛中，各转出四个轻骑窄袖的乘马女子。一见朱高煦，一声招呼，箭弹镖石暗器乱飞。朱高煦耍开双镰，一连打落几件暗器，无奈那两旁人多手杂，络绎不绝，防不胜防，格不胜格，霎时间嘴上中了个石子，右臂连中两箭。朱高煦气得哇哇怪叫。

正在这时，于谦坐下的雪里拖枪风雷闪电驹，十分迅捷，已飞到朱高煦身边，大喝一声：“奉旨讨叛！”手中钺随声而下，向朱高煦当顶劈下。不料邓天良正上坡来报讯，见于谦马快钺重，走马扬钺，要砍朱高煦，连忙横身闯出，

拦在前面，叫声：“逆臣敢伤……”，话未说出，大钺早泰山般直盖下来，邓天良双手横托大刀向上一迎，想要招架，哪敌得于谦力大钺沉，吭嘹一声，刀柄两断，接着鲜血四溅，邓天良脑袋已成两半。

朱高煦见邓天良被劈，不觉心中凜然生寒，勒住善马，转向坡左。章怡、凌波、姬云、奚定、丽菁、李松、华菱、史晋八员女将，一齐向山坡上冲赶过来。朱高煦见许多女子来追，心中大慌，想着：一个于谦，已难对付；加上这许多会打暗器的娘儿们，怎敌得住？便带马落荒而走。

忽听得后面有人大叫：“主公别走，一走大事全休，赶快叫带刀铁骑冲这厮们，还怕踏那厮们不死吗？”朱高煦恍然大悟，急勒马回头，见是钱翼领兵赶来，便叫：“快吹角！”钱翼身边兵卒便呜呜嘟嘟吹起画角来。

于谦刚和八员女将会着，问她们：“怎的一齐来到？”章怡道：“是千年松得讯，特地叫俺们包抄过来，夹攻那厮的。”正说着，听得一阵画角声，接着好似无数铁环嚙啐啐咣响个不停。于谦连忙飞马到坡巅，纵眼一瞧，叫声不好，八员女将刚到坡上听得，齐问甚事？于谦将鞭一指道：“瞧：这逆王竟有这般苦心，练成这东西！”众女将齐顺着那鞭梢望去，只见满地遍野，尽是铁甲兵，骑着铁甲马。那马四蹄和两颊都装着明晃晃的利刃，一层层铁壁一般匝地盖来。瞧那声势，别想挡得住，且是刀箭不入，没法伤它。

于谦忙叫八员女将：“快快杀入阵中，招呼陷阵诸将火速杀出，望后退走。”八人应声，飞马而去。于谦自己策着快驹一口气奔回来。转过两个山陂，远瞧见伍柱督着二十几员骁将一字儿摆开，扼着路口，便高声大叫道：“逆王用带

刀铁骑来冲，快叫御林军伐树枝备用！”伍柱连忙叫文义等督人砍树剥枝。于谦马已赶到，便急忙遣王通、龙飞、孙安、凤舞、骆朴、凌翔、庾健、归瑞八将快去护住太子，约退十里。自己和伍柱指挥，催促众好汉和御林兵将架柴拦路，只剩一条小口，真是人多好作活，霎时间，一人一枝，已将一条车马大路横七竖八，堆架了十来丈宽鹿角般的柴叉。

正在忙乱，只见前班众将范广等和八员女将丽菁等，一窝蜂跑来。伍柱连忙喊叫：“别忙，须得鱼贯而进，要一挤，路就塞住了。”众将果然一马联一马，抛梭般穿过柴叉。于谦待最后一匹马进了口，急叫众军快塞断路口，众军一声喊，各将手中柴枝扔去，霎眼间路口已堆起一座比人高约一倍的枵杈山来。

刚才布置停当，蹄声如雹，喊声如雷，汉军铁骑已经冲到树枝铺堆之外。人马虽然都是贯甲带刀，无奈这树枝既爬不得，又跳不过，且是一时没法得过。铁骑督将赛黄忠胡远见了大怒，想着：苦练数年，花费无量心血，无数钱财，才得练成的带刀铁骑，今日初次致用，竟不能伤着一个，有甚脸面？心头一急，便传令放火箭烧柴堆。

于谦正督着众将伏在两旁路边，忽见汉军带刀铁骑乱放火箭，不觉大喜。便叫军将快砍树枝，顺道铺去。汉军放了许多火箭，才把这刚砍下的生柴燃着。这时野草已枯，经这大火一引，匝地腾焰，顿时烧成一片火海，寸土尽赤。这一来，不好了！汉军人马虽都是铁裹着，不怕刀枪，却是经不住这大火薰逼，被烧得直往后退。胡远自己也受不住了，怎能约束兵将？不须御林军出一兵，放一矢；五千铁骑，被火

烧得前退后，一齐退回。只听得火堆后齐唱凯歌，胡远大怒，几乎气得喷血。两次勒马转头，想再进攻，都因望见那大火炎炎，无法可设，倒抽一口气，仍旧转身，率兵空回。

胡远回到汉营，没敢说自己放火箭，只推说：“擎天寨早知我们有铁骑，将树枝拦了半里路，放火焚烧，不得过去，故此空回。”朱高煦原以为铁骑出战，没有不一战成功的。听了胡远报说，顿时冷了半截。千辛万苦练成，倚作长城之靠的铁骑，被人家轻轻一场火，就烧得空手而回，真是无限懊恼。幸得这时天色已黑，敌兵不来追赶，便悄悄收兵。

回到营里，查点伤亡将士，计被杀阵亡的有吴秉衡、王天忠、邓天良、黄振武等将；受伤救回的有匡国、漆璜、陈刚、韦弘等将。兵卒伤三百余人，死四百余人。钱翼便请朱高煦亲自抚慰受伤将卒，激励军心。朱高煦依言，偕钱翼向各营挨次抚问，奖赏调伤银两，顿时欢声雷动。

一连问过几座营盘，来到陈刚营寨前。陈刚扶伤出营接驾，瞅见朱高煦，便要下跪。钱翼目视朱高煦，朱高煦会意，连忙抢上前，伸手搀住陈刚道：“贤卿太辛苦了！孤知道贤卿受了伤，很不放心，特来瞧探，怎忍再劳动贤卿。我们患难群臣，不必多礼了。”陈刚俯首道：“微臣沐我主天高地厚之恩，犬马微劳，怎敢劳我主驾临存问？微臣罪该万死！容臣崩角泥首，请罪谢恩。”朱高煦哪肯让他跪下？两手托住陈刚的胳膊，便携手向营里走，一面嘴里还说：“不必！……不必！”一面又问：“伤了哪里？可曾调治过？孤带了顶好的伤药，贤卿搽上些，一宿就能好了。孤还有许多事仗卿呐，务必自己保重要紧！”说话时，已到营中，陈

刚躬身，待朱高煦说完坐下，方答道：“微臣身受隆恩，万死不足以报我主！方才因和逆将肉搏，不料逆将蛮力特大，其劲如牛，臣被压打受伤。幸喜臣自幼学剑，筋骨曾经苦练，没被拧折。才觑空使点穴法，点昏逆将。刚要起身枭取首级，却因内伤，站立不稳，重复跌倒，晕了过去。恰遇逆兵大至，几乎遭了毒手！亏得侯将军舍命拦杀，才救得微臣回营。托我主洪福，伤势还不重；不过不是外伤，须得多服药调养，才能复原。”朱高煦叫内侍召侍医，按日给陈刚调治。陈刚感激涕零，翻身扑地谢恩。朱高煦没来得及拦阻，只得起身搀他起来。

陈刚待朱高煦复坐，仍侍立在侧。朱高煦一定要他和钱翼坐下。陈刚告过罪，方和钱翼在下面，分左右斜签着坐下。朱高煦道：“瞧今日出阵的那些逆将，都勇不可当，所以咱们伤了不少将士。如今几员统兵上将，都已受伤，或是疲乏极了，明日怎能取得那小子性命？孤想今夜乘那厮们也战乏了，孤亲自率领铁骑前去劫营，除此没法可以取胜。”陈刚愤然站起道：“我主岂可以万金之躯和逆贼相拚？要臣等做甚！臣虽受伤，还可以出阵！请我主准拨轻骑三千，臣愿去劫贼营，捉拿太子来见！”朱高煦忙按捺陈刚坐下道：“卿不要着急。这事孤想了多时了。孤自己不去，那伙武当凶棍是不易制服的。”

钱翼接言道：“这事还是智取为上。若以力取，依旧难操必胜。臣揣测那边营里都是些不知兵的老臣，就算于谦能干，然而未见得他能懂军旅之事。一班武当门人，也都是一勇之夫，若施巧计，必然能够一网打尽，不比硬拼强多了吗？”朱高煦道：“长史有什么妙计呢？”钱翼道：“妙计却

有一条，只是今日损将太多，不敷调遣。”陈刚耐不住，抢说道：“长史只管说出来，我们金枪、金刀、金斧、金锤四班统将都能出战，难道还不够吗？”钱翼道：“四位虽都是万夫莫当的上将，却是这条计须多人才行。要是人少了，就难于对待那班武当凶棍了。”朱高煦道：“要人多吗？这却不难。叫人到河间去，催他们快来就是了。”陈刚道：“太行剑士，臣的同门，多在边塞走镖，臣可以去邀几员力敌万人的好汉来帮助主公。”钱翼道：“那就好极了！”陈刚抢问道：“不知怎样行计？”钱翼起身向帐外左右瞅了一周，见没人，才回身来，向朱高煦、陈刚低声说了那计策。二人听了大喜，陈刚便要动身到塞口去寻请同门。朱高煦便叫内侍传一乘暖轿车，选四名快足牲口，换档拉车，载陈刚前去。一面遣急足去催河间的人快依约前来会战。商量定了，朱高煦和钱翼起身，别了陈刚，又着实拿言语奖励他一番，才起身回大营。陈刚谢恩恭送毕，带着伤，勉强挣扎，乘车动身。

这一夜，朱高煦终忍耐不住，一定要去劫营。钱翼拦阻不住，仔细思量才道：“那厮们都是吃太平粮的。一班文官，全靠几句不着实的酸文来骗俸禄，断没识得兵法的。武官更是只会站班接差，摆队充仪仗，量他不知道什么叫兵法，这都不消虑得。只是那班武当门下却着实有些真懂得行兵布阵的，实不可不防。主公既一定要去，须分做三队，倘若那厮们有防备埋伏，前后可以救应，便可保无虞了。”朱高煦便道：“那么，就请你快调兵吧。”钱翼答应一声领旨，便提笔发令：调黄裳、丁威为前锋，人衔枚，叩刀，马摘铃，包蹄；即时出队，直冲御营。石亨、石彪为二队，接应

前队，探索两翼有无敌兵埋伏，通报前后。发了两道符令，才向朱高煦说：“请主公带领侯海、匡国、漆璜、汤新、司空福寿、林太平、王玉、王杰、虎坤、陶又明、徐盛智和内侍近卫骁将马洪、带刀铁骑骁将胡远十三员大将；统领五千带刀铁骑和近卫内监做本军，前去劫寨。”朱高煦点头，仍叫钱翼发令，悄地传齐诸将，即时出队。只留陈攀桂和韦兴、韦弘等及一班受伤将官带领材官、猛士守营。钱翼不放心，亲随朱高煦一同出战。

当下第一路前锋，黄裳、丁威统率金刀、金斧两班久练之士，悄地出兵，果真是草木不惊，鸦雀无声。急走了五里多路，遥见前面半空里显出碗来大一碗白灯，知道这是御营桅灯，因为带孝，没用红色，便朝着那碗白灯急进。又行了一程，路上仍不曾见个人影，黄裳心中诧异，暗想：难道这班文武大员真是这般没用，大敌当前，连个哨探也不知道派遣吗？那可真是送死，合该我主要做皇帝！

想着，终不放心，又命轻骑向左右山林里仔细搜寻。这时石享、石彪叔侄两个，已领着本部人马，和原属陈刚部下的金锤班，黑丛丛，静荡荡，在后面急急趲赶，相望已离不远。加之丁威报仇心急，连连催军快进。黄裳等不到哨探回报，便挥军径向前行。

又行了三里来路，已到御营前面山下，丁威一马当先，横着大刀金雀斧，骤马转过山脚，便想突进御营冲杀。哪知在山嘴那边时，山坡遮拦住，不曾瞧见；马头才转过山坡，陡然瞅见对面一字儿排木似的，尽是兵将，屹立如铜墙铁壁，正如排成一字长蛇阵，对阵交锋的情形一般无二。丁威大惊，知道有了准备，本是用计劫营，反而中计陷营，连忙

挥军后退。

汉军正在回身，只听得鸣的一声画角，御林军齐呐一声喊，执刀枪的，抖得钹锣乱响；执灯火的，各向套筒中拔出火把、亮子，迎风扬起，顿时照耀如同白昼。汉军个个吓得魂飞魄散，掉转头来，没命飞逃。丁威、黄裳约束不住，只得各自拨转马头，飞马望回路跑。御林军也不追赶，只一味高喊：“杀呀！冲呀！”声震天地。

这时，石亨、石彪已领队进到山后，猛听得山那边兵器乱响，喊杀不绝。再抬头一瞅，满天红亮，只当是丁、黄二人已经得手，连忙下令：“快跑！快冲！”众兵卒一声答应，挺枪扬锤，放纵劣马，一丛雀似的，急急冲过山坡。哪知恰遇金刀、金斧两班将卒回马奔逃，彼此对闯，撞个满怀。顿时撞碰得人仰马翻，践伤踏死，呼喊喝叫，闹得一塌糊涂。将官无法管制，彼此进退不得，就这般大急憋逼在那山窝里，自相残斗，两军都不得解脱。

朱高煦督领大军随后来到，黑夜里见前面许多兵将，正在冲争，只当是两军相战，急挥大军向前，命带刀铁骑冲上救应。奔腾了一阵，已将逼近，钱翼仔细一瞧，大叫：“且慢进兵，快刹住阵脚！”朱高煦忙止住兵将，且停步止马，回问钱翼：“为甚止兵不进？”钱翼扬鞭指道：“主公且瞧，那前面两军相冲，怎的两面使的军器，全是咱们金字四班的家伙？再细瞧，竟是金刀、金斧从对面冲来，和金枪、金锤撞碰践踏，并不是两军鏖战，显见得是前面有了意外。前锋尽乱，咱们再要冲上前去，更加搅扰不清，分解不开了。”朱高煦听了，仔细睁眼定睛一瞧，果然不错，只急得在马上顿足咬牙，皱眉咧嘴，不知怎样是好。钱翼道：“主公且别

着急，待臣先去将两军分解开来再说。”说着，将马缰一抖，也不待朱高煦回答，骤马来到山窝前面，高声大叫：“殿下有旨：所有金字四班将士，一齐转面向北，退到旷地听令，违旨者斩！”丁、黄、二石等四将和众兵卒听了，都依令一齐向北，才得分开，都到旷地。这才清了这场纠结。四班兵将彼此抱怨，都说他人粗鲁。

钱巽问明了黄裳，知道御营已有准备，不能劫杀取胜，连忙奏明朱高煦，全军退回。喜得御林军和武当门下没出一将一卒跟追，也无一石一矢击射，朱高煦才得率领铁骑和四班疲敝残军，急急回头收军。仍依来时路，向自己扎营处匆匆奔回。

汉军经了这一场惊吓纷乱，军无斗志，急想归营，全军兵卒，各各拼命争先夺路，好似火窟水涛中逃生一般，不顾性命闯挤。不料乱奔了一阵，忽然天崩地陷，哭喊连天。钱巽连忙查问，马洪亲自飞马冲向人丛中，昂头企颈，细瞅时，但见人头乱涌，旌旗零落，人声和军器相碰时，夹着哭喊声，还有不知哪里来的嘭嘭、咕咚一片大响声，喧闹得听不分明，却不曾见半个敌兵敌将。马洪四下查问，还是力大身壮的兵卒，尽力挤出，回到马洪身边，才答说：“不知怎样，刚才来时是好好的路，如今却是遍地裂坑；踏到左，左边是土陷；踏到右，右边地裂；没一处不陷下人去。加上后面推前面。在前的站不住脚，在后的又瞧不见，络绎不绝，也不知挤掉下多少，死伤更是不计其数。”马洪连忙回马来报，朱高煦听了大叫一声：“气死我了！”两眼发直，面皮变色，呼的喷出一大口鲜血，溅满战袍。钱巽忙劝：“主公不必着急，胜败无常，急他则甚？如今快图挽救要紧。”便

连忙传令叫在后的兵将快从没路处找路。千万别再打大路上走。众兵将听得，恍然大悟，各各掉转头来，向山林里荒草中乱跑。钱翼和胡远等十数员大将，保着朱高煦，提心吊胆，向林子里飞跑。幸而绕过陷坑，遥望前面有一丛大黑影，似是一座大树林，知道离自己扎营处不远。大家才放了心，各自长嘘了一口闷气，都道：“这可没事了。”各人放缓马缰，整顿衣甲，任马前行。

朱高煦也觉心定了些，才要和钱翼说话，忽听得砰然一声，立时耀眼生光，漫林匝地，全是火光，那些草木都如点烛一般，扎刺刺遍地火流，不知怎么，烧得那般迅速。霎眼间，跟前尽是火焰，烧成一片火海。只听得汉军一片哭声。朱高煦急得瞪眼发呆，搓手蹬足，不得主意。钱翼见前面横拦一片大火，无路可通，心中也着慌起来。沉思了一刻，急忙过来搀住朱高煦道：“主公莫慌，臣有法脱难。”说着，忙转头向汤新道：“汤将军，请您火速传令：人马快转向东头沙地里逃走。这火里面有东西，决不是仅仅放的火，再迟就要卷入火窟，没处逃生了。”说话间，火已扑烧近前。钱翼急忙和众将夹着朱高煦转向东南，飞马奔逃。那火就是万道火龙火蛇沿地爬来一般，天天迅速，随后烧来。朱高煦等没命的打马，连跳带蹦，好容易逃脱到沙地里，才仰天叹了口气，定了定神。四下一望，四班壮士，五千铁骑，共总剩不上三百个好人，焦头烂额的不计其数。将官中，只石亨、石彪、司空福寿、汤新、王玉和马洪、钱翼几个本领高强牲口快速的，不曾受伤，其余都是残败不堪，大小受有火灼碰损。

众人略略歇了一刻，便觅路回营。不料走到东，听得喊

声震地，大叫：“不要放走了叛藩呀！”走到西，也听得喧声刺耳高喝：“擒拿逆藩呀！”也不知有多少埋伏。弄得这伙残兵溃将，只在沙地里团团打转，觅不着出路。朱高煦直气得摇头捶胸，作声不得，钱巽也无法安慰，只好督率众人拚命觅路。

这伙败兵在沙中转了两个多时辰，也不曾寻得一条通行的路。看看东方发白，天色已明。众人乘着曙色晓光，四下瞻望，只见：漫山遍野尽是旌旗戈戟。草地里的火越烧越大，热气逼人。汉军兵将一个垂头丧气，唉声叹泣，面面相觑，没做理会处。朱高煦恨声道：“闹了一夜，也不曾遇着个敌兵，就把几年辛苦练成的雄兵劲旅断送干净！孤鏖战一生，从来不曾受过这般羞辱，如今竟败在一班无名小卒手里，还有甚面目做人？”说着，便要拔佩剑，钱巽连忙抢着按住朱高煦的剑柄道：“主公怎这般短见？这算什么？汉高祖七十二战，不能胜楚，后来只一战得胜，便成功定鼎，开几百年基业。主公这小小失意，何足介意！”话未了，猛见一彪人马涌杀过来，全军齐叫：“这番真是死了！”

要知朱高煦能否逃生，请阅下章。

第四十三章 竟夜奔波全军覆没 荒原驰骋举局皆输

话说朱高煦抱恨想要自尽，钱翼夺剑护住。正忙着，忽见一彪人马匝地卷来，汉军兵将一齐大惊，顿时忙乱起来。就是久经战阵的朱高煦、黄裳等也都大惊失色。兵卒们乱叫：“不得了！”“可是死了！”钱翼急叫：“各路将卒不得乱动，须知我们已无路可走，与其束手就死，何如舍命冲杀！要逃命的并力向前，若一慌逃，可真没法得生了！”

正闹着，忽见对面那彪人马已渐渐近前。当先马上一员铁甲金戈的大将，高声大叫：“主公！微臣救驾来迟，罪该万死！”朱高煦听得，急忙定睛细瞅，才认清来将是胡远，率领未曾出战的兵将，闻得败讯，急急前来相救。朱高煦大喜，汉军残兵败将顿时精神百倍，绝处逢生，齐都抖擞振作，聚成一处。钱翼便要朱高煦下谕命胡远率领救兵，掉转头向后开道，自率残兵随后继进。

行了一程，只听得四面山谷中有人高喊：“逆藩听者：太子仰体大行皇帝之遗意，姑且放尔逃生，着即火速归藩候旨。若再违延，定予削爵严惩！众兵将准其悔过投诚，如仍执迷，格杀勿论！”朱高煦听得，字字刺心，咬牙切齿，摩拳擦掌，没处出气，只气得恨声不绝。却是喊声起后，果然一路上没人拦阻，朱高煦等一行人马，竟得安然回到豹子岭后，依旧扎营。查点伤亡，整顿残余，预备再战。

那边御林军天明收兵，于谦待众将都来报过，查点已毕，死葬伤医，补失整损，诸事妥帖，便换了袍带，亲自到御营请安。一班随扈文武见于谦来到，犹如拾得活宝一般，团团围住，七舌八嘴的乱问。于谦约略应答了几句，帐内传谕宣召，于谦入帐朝参礼毕，将夜来之事，详细奏闻。太子朱高炽道：“孤只要奉迎大行皇帝梓宫回京，奉安陵寝，大位尽可让与汉王。如今汉王率军拦路，不知所为何事？可曾闻问过？”于谦奏道：“臣闻汉藩率其陪臣，与参聚之绿林，意图劫驾，竟不奔赴哭临。伏维我太祖高皇帝暨大行皇帝，以孝治天下，遗训昭垂，载在典册。今汉藩如此行为，实已自绝于祖宗，为不孝之叛逆。望殿下仰体列祖列宗、大行皇帝之圣意，降谕征讨逆藩，为不子不臣者戒！”

朱高炽道：“卿且去和汉王说，孤特来迎大行皇帝梓宫，大位仍恳母后懿旨定夺，教他休再拦阻孤奔丧途径。”于谦挺然复奏道：“大行皇帝以天下之重付殿下，殿下正位东宫已久。今日之事，殿下只宜休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征诛不孝逆藩，岂能擅以大行皇帝所付托者轻让他人？臣不敢奉诏！臣今日惟有矢死以事大行皇帝者事殿下，为殿下讨伐逆藩，他非臣所敢知，望殿下明鉴！”言毕，朱高炽和两旁侍臣一齐改容。于谦还想声张正义再剴切奏闻，朱高炽已降谕道：“着御史于谦统率御林军开道。敢有阻挠车驾者，准其便宜行事！”于谦俯伏称：“臣谨奉诏！”接着谢恩起身，出了御营。

于谦回到自己营帐，正换铠甲，要升帐遣将，忽听得报说：“右翼哨探李松请见。”接着李松已到帐房外面，于谦问：“有甚急事？”李松报道：“适才打探得确实讯息，汉藩

已经派遣数十员猛将和白莲教徒，领铁骑急奔榆木川，劫取梓官去了。”于谦道：“我早料他有这一着！击鼓升帐！”

顿时间帐前鼓声渊渊，众将闻得，都来聚会。于谦甲胄升座，众将打参已毕，分列两旁站立。于谦发令道：“本御史奉嗣皇旁谕旨，扫荡拦道叛逆。所有御林军将各统所部兵卒，听候另遣战将率军进战。”御林军将一齐躬身，答应得令！

于谦便颁令：命伍柱率丑赫、文义、凌翔、王通、凤舞、孙安、归瑞、骆朴、龙飞、庾健十人，带兵二千，当先冲阵，如一战得胜，不许穷追。见着了逆藩，即往后急退。伍柱领令率丑赫等十人出帐。又命钱迈率茅能、刘勃、皮友、许逵、邓华、吉喆、周模带兵三千，从东抄北，绕向逆藩阵后，听炮响急进攻。钱迈领令，率茅能等七人出帐。又命杜洁率彭燕、沈石、弓诚、弓敬、庾忠、金亮、于佐带兵三千，从西抄北，绕向逆藩扎营的豹子岭后，听炮声进攻。杜洁领令，率彭燕等七人出帐。又命章怡、丽菁、凌波、李松、姬云、华菱、史晋、奚定分八路往来哨探报讯。八位女英雄得令自去。于谦亲督大军，兼程突进。一班受伤的好汉，也都扎裹创伤，抖擞精神，随同主将出战。

伍柱率同十员上将，统带二千御林军，人如猛虎，马若游龙，旌旗耀目，戈戟连云，浩浩荡荡，直奔豹子岭。丑赫、文义二人一般打扮，都是鍍铁抹额，纯钢铠甲，龙腰带，虎头靴；悬弓、插箭，佩剑挂锤，各横一柄丈六来长的，金杆银镗、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各跨一骑八尺来高的，螳颈盏蹄、长鬃细腰、千里乌骓马，当先开路。只听得銮铃乱鸣，夹着蹄踏枯草，窸窣吡吡，响成一片。

正行处，忽见前面草丛中，隐约有人出没。文义一抬腿，取弓在手，拔出三支狼牙箭，指夹二支，扣一支在弦上，跃马飞奔向前。丑赫见了，忙插手向腰囊里掏出几支燕尾镖，托在手中，随后趑来，赶不到两箭路远近，两骑马并辔昂头，迎风竞骋。看看已到先前凝望处。

二人定睛细瞅时，却见草丛中有一块大木板，盛着个似乎受了重伤的军汉，有四个兵卒抬扛着，方才歇下。后面跟着一员武将，头上铁幞，身上银锁甲，手持丈八刺，跨下黄骠马，紧紧押定，迎面立马，屹然不动。

文义见对面那将生得马脸狮鼻，虎口象牙，倒眉毛，吊眼角，骑在马上半段身材还有四尺来长，形状十分难看，却是有些面善。正待喝问，哪知丑赫瞧也没瞧明白，便抖手一镖，向那将胸膛打去。那将见金光射来，也不使刺挡架，挺身迎着，动也不动。那支镖咣啷一声，正打在护心镜上，咣的滑落，那将竟如不曾觉着一般，丝毫不曾动弹。文义见了陡然想起：汉军中有个练就铁布衫的名叫活无常汤新，大约就是这人，昨日曾和他见过阵来。想着，便要拍马向前拚斗。

那丑赫见一镖不曾打伤那将，脑门顶上冒烟。两腿一摆，早纵马舞刀，直取那将。哪知那将并不迎敌，却带马让过，高声说道：“二位将爷别错会了意思。俺汤新是来投降的。俺有个师兄弟满天飞金亮现在贵营中，相烦二位将爷引见，俺有机密禀报太子。”丑赫忙收手中刀，两骑马已打了个冲叉。

文义忙向前，格在中间，问道：“你因甚来投降？快快说明白！须知爷们是不受诈骗的！”汤新道：“相烦引见贵

主将，俺自有话告禀。”文义在马上挺身昂头，四面细瞅了一匝，料他几个人做不出什么来，便要丑赫亲去报与伍柱知道。自己却勒马横刀，监着汤新等一行人。

丑赫回马，去不多时，已听得人马奔驰之声。伍柱统率八员飞将，和二千马卒，云腾雾压一齐来到，文义回马迎着。伍柱传令：“队伍摆开！”兵将两旁一分，顿时摆成一座眉月抱星阵，弯弯前裹。伍柱立马阵中门旗之下，丑赫、文义分护左右。阵前左翼王通、孙安、骆朴、庾健；右翼凌翔、凤舞、归瑞、龙飞八员将，雁翅般摆开，一声喊扎住阵脚。

伍柱喝问：“来人从哪里来？那躺着的是谁？”汤新早翻身下马立在一旁，听得问话，便放下手中丈八刺，躬身打参道：“末将早是汉王驾前指挥，名唤汤新，曾在山东一带走镖，人称活无常。自幼随济南武师金大刀学艺，因此和盖关西石亨是同门弟兄。去年由他拉扯，投奔汉王驾下。闲时见汉王做事不对，久想脱身，昨日在乱军中瞥见我师傅的亲侄满天飞金亮在御林军里，就想弃暗投明，却为混战喊杀，没能说得心腹话。今日汉王无端迁怒，昨夜劫营兵败，怪末将的哥哥汤铭不曾赶去救应，要斩首徇军。亏得众将保救，免了死罪，却还要重打八十脊杖。这躺着的便是末将的哥哥，末将实在气不过，邀了这几个心腹军校，悄悄地抬着兄长前来投奔师兄金亮。这便是末将前来投降的实情，求宪台鉴纳！”

伍柱听了他这番言语，向他仔细的瞅察。虽然雄赳赳、气昂昂，显得是一条好汉，却是脸上一无愤色，二无戚容，只露着惊疑不定的神情，暗想道：这人闻得是个练得一身铁

布衫的好汉，既是金纯的弟子，本领终不错。只是据他说，哥哥受了这种冤屈，像他这般粗汉，怎脸上没一点儿愤恨不平的气象呢？再说：瞅他哥哥这情景，眼见不能活命了，怎么他毫没着急悲痛的颜色呢？虽然神情惊疑不定，是乍投降的人所不能免的，却是瞅他这般个汉子，有那样的能耐，也不至于就慌张忧虑到这般田地呀！这里面恐防有诈，不可托大。想罢，便向身旁百宝囊中抽出炭笔桑纸，将自己的意思写得详详细细，交给文义。便传令命文义率领一百名兵卒，解同汤新等一行人，回大营请示，一面命众兵将摆队起行。

汤新投降结果怎样，待下章交待。

第四十四章 识诈降巧计成虚话 破敌阵鸿谋建大勋

文义领着一百名御林军校，拥着汤新。随那汤新来的汉兵，依旧扛抬着那打伤了的汉子，裹在御林军校当中。文义留心押定这一行人，回头向来时原路迎上去。急急趲了一程，已见对面旌旗招展，大营人马如潮而来。文义便约住兵卒，押着汤新等，立马等候，待大营人马相近时，将手中刀一举。

那大营前行将范广遥见文义立马举刀，连忙约住兵马，摆开阵势，一面遣人向后报知于御史。文义见对面人马已扎住，便骤马向前，和范广相见，将汤新投降的事，约略说了一遍。范广听得，心中大喜，暗想：汤新是汉府上将，他投降了，汉王终算该败。想着，连忙再差人往后面，飞报汤新投降的详细情形。

于谦接着第一道报，便急急催兵向前。第二道报到时，大营人马已在列阵。文义、范广两马向前，将情形说了一遍，使命兵卒押定汤新等到于谦马前。于谦待汤新参见毕，向他们一伙人细瞅一番，微笑道：“你是来投降的吗？”汤新躬身应道：“末将诚心归顺，伏求收录。”于谦点头微笑道：“好！”使命武全、韩欣、种元、关澄四人押汤新等到后面同行，文义自赶往前军，范广仍当先起行。于谦暗嘱白壮悄地去和金亮说话，一面挥军前进。

行了一程，天色将晚。遥望前面隐约有旌旗影幌，破空冲起一缕一缕的炊烟。哨探报说：“汉藩在前面扎营。”前锋伍柱正要请示进止，忽见岳文飞马前来传令道：“御史有令：前锋离豹子岭三里下寨，谨慎防守，不得失误！”伍柱应声“得令！”便令扎住军营。真是军令如山。令才下不到一刻，雁翅般扎成十一座大营。

岳文回报，于谦一面奏报御营，一面命全军扎定。营帐立定，于谦升帐，传名叫韩欣、关澄等先将汤新押上来。一霎时，武全、种元左右夹持着汤新，韩欣紧紧随在后面，关澄在前，上帐打参报道：“投诚逆将汤新带到。”韩欣押汤新到当地，喝令：“跪下！”汤新听了，眉头瞪张，胸膛一挺，昂然转身向着韩欣，想要发话。忽然像是触想起一桩什么事一般，急掣身还向帐上，脑袋一低神气尽敛，伏伏帖帖，倒身跪在案下，俯首无语。

于谦向汤新仔细打量，微微点头，拈须微笑，问道：“你是翻悟来归的汉藩部将汤新吗？”汤新答道：“是。”于谦问道：“你曾替汉藩出力打仗，为什么忽然归降咧？”汤新答道：“末将先前受钱翼愚弄，不明大义，误作叛逆。不料钱翼寡恩忘义。末将的哥哥汤铭原在钱翼跟前当护卫。钱翼自不小心，将要紧物件遗失了，竟怪汤铭不好，把汤铭送到汉王帐前，硬栽个罪名，要斩首示众。亏得众将苦求，才饶了死罪，毒打一顿。末将见这情形，知道这伙人这般行为，断不能和他们共事，所以决计来投帐下。”于谦又问道：“你在汉王帐下多少日子了？”汤新道：“末将是同门石亨招来，还没多年月。”于谦道：“难道汉王就只冤枉过你哥哥一个人吗？你一直到你哥哥受屈，才知道他们不好

吗？”汤新应声：“是的！”

于谦叫：“将汤铭抬上来！”霎时间，帐前校尉将那汤铭抬上帐来。于谦瞅了一眼，便命验伤。军校遵令验得过，报说：“验得汤铭背脊肉落骨折，确系棒伤，伤势很重。”于谦瞧那汤铭，面白如纸，两睛呆滞，口张胸凹，已不能言语，便问验伤的军校道：“你们验得这汤铭的确是棒伤吗？”军校应声：“回爷的话，这人的确是受的棒伤。”于谦正色道：“没服毒吗？”声未毕，军校一齐失色。汤新伏在地下，也吃一惊。

于谦拍案，厉声喝问汤新道：“你实说这诈降计是谁主使的？这人究竟是不是你哥哥？”汤新大惊失色，心头怔忡不止，幸是伏跪在地，还易遮掩，麻着胆，故作镇静回答道：“未将不敢诈降。”于谦哈哈一笑，正色道：“汤新，你抬起头来。你们这般伎俩，怎瞒得过本御史！哪有个棒伤不能出声的？不下毒药，怎是这般形象？明明摆着中毒，你偏说是棒伤，这不是诈是什么？再说：这人既是你的哥哥，你现在战阵之中，岂有身上不带伤药的？你能因为哥哥受屈棒来投降，难道就不知道给哥哥敷上伤药？有亲情的人是这般的吗？哼！你竟敢到本御史跟前来嚣张为幻，胆量不小！请你来诈降，预备怎样？还是行刺？还是内应？说！”

汤新不知怎样，浑身上下零碎动起来。于谦说毕，惊堂木一拍，吧哒一声，震得汤新陡然一惊，却是无言可答，急得浑身冷汗淋漓，心中好像有万苦千辛，没法诉说。正着急万分，忽见满天飞金亮和一员老将一同上帐参见，几乎要脱口叫出“师兄救俺”的话来。

只见金亮躬身禀道：“未将告禀宪台：这汤新原是先伯

的得意门人，自来性直，不肯诡诈。末将方才闻得他来投降，正要进帐禀告他的为人和性情、本领，才到帐外，得闻宪台已经察出汤新诈降，雷霆震怒，末将敢斗胆保这事决不是汤新心愿这般的，这里面一定有逆藩诡谋，逼令汤新照行。求宪台恩准，恕汤新死罪，末将特邀请老伯生前至友白老武师一同上帐求恩，许将汤新暂时交给末将和白老武师，剖切开导他诚心归服，将逆谋陈献。”

于谦停了一停，才向金亮道：“你能保他吗？”金亮道：“末将和他是世兄弟，深知他为人，敢保他不致执迷不悟。”于谦点头道：“好，汤新且交给你俩带去。限今夜亥末仍带汤新进帐回话。”金亮、白壮一齐答应，躬身拜谢。于谦传令退班。

金亮、白壮领着汤新，叫人抬着那汤铭一同回到金亮营盘里来。金亮让汤新到里面内帐房，和白壮陪他坐下。叫随身健卒将携带的牛肉、羊肉、熟鸡、腊鸭和刚才做好的下酒菜，和烫热的酒一齐掇来摆好，便邀汤新入席喝酒压惊。

白壮向汤新笑道：“满天飞，这酒菜原是预备你受职道贺的，如今且和你压惊，也算他没白费心思。”金亮笑道：“咱们自家兄弟真不容易会着。俺自从送伯父上山，一直没和弟兄们畅叙过一趟，今日天缘凑巧，得和汤大哥杯酒谈心，也算俺得遂心愿了。”白壮笑道：“这般说，我今日得和你们两位畅饮畅谈，真算我的福分不浅！来、来、来，且痛饮三杯。”谈着，掇起酒杯儿一仰脖子，咕咚喝下，照杯告干。汤新虽是心神不定，也只得喝了。金亮自己喝过，连忙给二人斟酒，自己陪着斟上。白壮果真一连劝喝了三杯。

汤新心中有事，闷酒到愁肠肚里，不似平常那般服帖。

三杯急酒灌下去，心儿有些荡漾起来，瞅定金亮、白壮，不知要说什么才好。白壮、金亮一味劝酒劝菜，汤新只得胡乱吃喝了些酒菜，却终抓不着要说的言语，闷酒喝下，更不受用。

喝了些时，金亮向汤新道：“大哥，俺瞧您闷的很，您别急呀，有兄弟俺在这里，保管大哥没事体。”汤新叹道：“唉，师弟你哪里知道，俺真有说不出的苦，教俺不想活着了！”金亮道：“俺很知道大哥的难处。大哥放心，俺决不劝大哥投降。咱们弟兄不容易见面，且偷工夫痛喝一场，旁的事且扔过一边，回头再说。”汤新道：“师弟，你这般待俺，俺真是惭愧万分！俺心中不定，不知有多少话要和你说明，仔细一想却又没话说，不知是甚缘故？”白壮驻言道：“既是这般，常言道得好：好友相见，畅叙离情。汤大哥何妨和满天飞谈谈别后的情形，不就有了谈心的言语了吗？”

汤新双手一拍道：“好吧！咱们就谈这个，俺一肚皮的闷气也可以借此吐吐。俺自从那年和师傅在定安镖局子里分手，瞒着师傅去考他妈的什么武试。一回到俺那蓬莱县，就憋了一肚的鸟气。要投县考先要取保结、报履历，麻烦了一大阵子，烦得俺不得了，自愿不考了。却是俺族里人说胀气话，说俺在外面几年不是学武艺，是流了几年，当混混。所以满嘴说要投考，压根儿就不敢进场。俺气极了，找了他们，当众说明白：要是有人保俺不去考，俺就算浑蛋！当下就有个姓王的廪生答应具保，俺就去考。县考到没甚紧要，考得个第四。过了府考，榜上也占着个名儿；一到道考，可没把俺恼死了。考了武场，弓马刀石那些玩意儿全拿不倒俺。到了默写《武经》，可就糟了。俺素来不爱呆对着那书

本儿，这时要俺写出来，可不是比那搬五百斤大石头还要费大劲儿吗？俺只拣那师傅硬教俺记着的，写了那么一篇子。完了场，就有学院的书办来和俺说：《武经》写的太不成话了。却是弓石刀马都是一等一。要是肯花两文，可以设法子，做手脚，保管中得高高的。俺一来没钱，二来要俺拿钱求人，死也不干。被俺跳骂了一阵子，那书办抹了一鼻子灰走了。俺也就此白考一场。俺憋了这口怨气，也不再回蓬莱县，垂着脑袋。想着：怨不得江湖的朋友宁肯流荡，不愿投考，镖局里拿考武当作做贼一般看待。实在这事儿不是人干的！文武场都是一样，隶卒搜身，书办喝名；还说朝廷以礼待士呐，得啦！这一想，就永远断了这条什么正途出身的念头，决然凭本领闯世，留个姓名在世上，也不枉俺这条汉子。

“闯了几年，也没闯出个什么来。反正不过走镖当奴才，和毛贼作对。所以师傅归山时，俺虽赶来磕了个头，痛快哭了一场，却没脸说出自己所经历的事来。石亨师兄投了汉藩十多年了。寻了俺好几次，寻不着，恰巧俺便道回乡，就被他寻着了，拉俺进汉邸。俺听说永乐爷的天下都是汉王当先锋，出生入死打得来的，如今却立了个不曾有一点功勋的太子，这就是个不平。俺是个见了不平就要打的，便立志帮扶汉王，打这个抱不平。这便是俺在汉邸的缘故，您俩说俺可错？”

白壮接声犀言道：“汤大哥！你这是只想着一面的失着儿，这个不平是决不能打的。”汤新瞪眼道：“这话怎说？难道这还不是不平吗？”白壮正色道：“汤大哥，你仔细想想！依我说：如果汉王和太子是百姓人家的弟兄，为争家

当，父亲溺爱不明，硬把老二拼命赚来的钱财产业，全给了心爱的老大，那么，算得是不平。但是若是懂理的，自己既有本领赚来，就不妨遵父命，让给老大，一来是顺父意，二来是友爱手足，三来博得个礼让的好名儿。再不然就和父亲说明白，甚至打官司。这个骨肉相残，只有争产的不平，已不是江湖上光明正大的侠义好汉乐于管帐的了。却是勉强作为抱不平来打，也还将就说得过去。只是太子和汉王这件事，是帝王家传位继统的大事，非寻常百姓家弟兄争产可比。永乐爷原是为汉王刚愎凶顽，不能付以大任，才立今太子。在长幼上固然应该如此，就是说为天下百姓着想，照汉王从前在南京所作所为，和现在在乐安的行为瞧起来，要是他做了天子，百姓吃的苦楚还得了吗？今太子仁慈夙著，当国数次，上下交誉。若正位为天子，天下苍生尽蒙其福是不消说得的。咱们江湖好汉行侠仗义，无非是为救百姓，那有帮着毒害百姓的人来夺天下的道理呢？再说：以弟篡兄也是顺逆上说不过去的呀！令师在日正道义声播于海内，你想必饱受义训，怎么会被石亨迷惑到如此呢？”

汤新听了，心中油然生出一番酸辣苦滞交集的滋味，不知怎样的难过。瞪眼凝神仔细想了一会儿，忽地攥着个大毛拳头，嘣的一拳擂得木案儿山响，大声唉叹道：“ 嚯！俺该死！怎么会糊涂到这样？只听了他们几句话，就当他是金科玉律，再没想到这一面，俺怎对得起死去的师傅？嚯！真该死！…… ”

白壮见汤新悔悟到这般，便目视金亮不作声。金亮便立起身来，向汤新道：“ 汤大哥，您何必自恨咧？大丈夫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一时错误有什么紧要？圣人还有过必改，

何况咱们这样的粗汉呢？”

汤新皱眉大声发恨道：“唉，贤弟你不曾知道，俺上的当还不只这一点儿呐！你可知道俺这趟为什么来的？俺真是个大呆子！俺告诉你：俺这趟来投降，的确是假的，俺上了石亨的大当了！”

金亮乘势逼进一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呐？”汤新竖眼立眉，挺胸说道：“俺原不想来的，石亨对俺说：大功告成，只差这么一点儿了，你这抱不平就打到底吧。俺就被他这一句话耸动了，任他们摆布。那打伤了的，哪是俺的哥哥。俺们哥哥汤铭不是老早就出塞了吗？你是知道的。这个人原是朱高煦那厮身边人，不知什么事得罪了他们了，给他一包哑药，毒哑了，才使棒打伤，说是苦肉计。要俺认他做哥哥，领着朱高煦几个侍卫扮做随身兵卒，来这里投降。听说这都是那长史小宋濂钱翼使的毒计。要俺们投降后，暗地俟机，出其不意，刺杀于御史，掳擒太子，朱高煦便入北京做皇帝了。”

白壮道：“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差你来咧？”汤新道：“他们因俺有铁布衫，动手时，不怕旁人对俺，可以一心行事，所以派了俺来。俺真佩服于御史，他竟能一眼瞧透，赛过亲见钱翼设谋一般，这样的人真是天神！您二位有福，得跟着这般主将，俺真是不值得……”说着几乎要向帐柱上碰头。

白壮、金亮连忙按捺他坐下，白壮道：“这有甚紧要。老实告诉你：于御史极爱你是个汉子，特地要咱俩提醒你，劝你弃邪归正，去逆效顺。还要借重你，付重任给你啦！”汤新大喜道：“真的么？”

话没说出，忽听得帐外有许多人马的声息，接着便又听

得有人高声喝叫“开寨！”陡见小军进帐报道：“御史亲到查营！”白壮连忙挽着汤新胳膊，和金亮一同出到帐外迎接。

遥见兵将簇拥着于谦全身甲冑，乘着风雷闪电驹，已近寨前。白壮、金亮连忙拱立等候。于谦到了寨前下马，一眼瞅见汤新，迈前两步，执着汤新左手道：“汤将军，受委屈了！我深知汤将军被奸徒蒙骗，受尽委屈，特地请白老武师和你令同门两位剴切安慰，想必汤将军都已明白了。”

汤新连忙倒身下拜，流泪道：“末将该死！如今只求宪台收录！末将有死无二！那逆藩毒谋，末将全都知道，容末将细禀宪台。”于谦含笑搀起他来道：“你的心我全知道。就是逆藩暗劫梓宫，毒谋行刺，我也全知道了。”汤新惊道：“宪台真是天神，所有奸谋不待探访都已察破，只不知宪台何以详悉如此？”

于谦含笑回头向校尉道：“请季侍卫上前来。”校尉应声，向兵将丛集的后面闯去。转眼间，带领一个抗肩阔膀的黄脸汉子近前。汤新一眼瞥见，大惊暗道：“这人不是和俺同来的汉邸侍卫山字儿季寿吗？怎么呀？难道他倒先归顺了吗？”

于谦叫季寿近前，向汤新道：“这位季侍卫真和你是同心合意，深明大义的好朋友！刚才他独自叩帐告密，逆藩的事，他已全都说出了。你二位一般心事，真可算是两难！季侍卫且把方才的事和汤将军说明白，免得彼此错会意思。”

季寿向汤新道：“汤都爷，咱在那边时，久想劝您投降，却见您绝没破绽，不敢开口。今日这趟事，咱随您来到，咱们被分开了，有话没处说。咱只得和看守咱的那位车

将军说明白，独自是真诚投降，和汤都爷的为人都有了，车将军领咱上帐，咱见了御史爷，才知汤爷已有人劝降了。咱喜之不尽，便将那边的事全都说了。如今彼此同心归顺，真是一桩大美事。”汤新听了，也觉欢喜，也将自己投顺的事约略告诉了季寿。

于谦便领汤、季二人回大帐来，直入内帐，令诸将坐下，向汤新道：“汉藩梟獍行为，竟敢劫取梓宫，为不忠不孝之大逆。咱们奉天行讨，必须速急迎回梓宫，速平乱事，免得天下臣民无主，奸徒窃起，生灵涂炭。如今便请汤将军假作暗中行刺已成，领着假扮的将士，向汉营奔去，只作事成后逃回。我再遣人假作追赶。汤将军可直冲汉阵，杀他个措手不及，莫名其妙，汤将军也好出一口怨气。”汤新一口答应。

于谦又向汤新道：“我再引个朋友和你相见。”汤新暗想：必定又是同俺来的那几个侍卫都投降了。正想着，忽见校尉领着一员裹着伤痕的将官进帐，仔细瞅去，却是师弟追风鸟承乘，大为诧异。承乘瞧见汤新也觉奇怪。于谦便叫二人相见。

汤新起身迎着承乘拉手问好，并说：“俺万想不到你也在此地！”承乘也问：“您怎也到这里来了？”金亮将汤新以假作真的事说了，承乘道：“好叫师兄得知！您还不知道石亨那贼是咱们不共戴天的大仇人呐！”汤新大惊道：“师弟这话怎讲？”承乘便将师傅大刀金纯被陷身死的话细说一遍，汤新听了大叫：“恶贼！俺不杀你，誓不为人！兄弟！你们怎不早给俺个信儿，也免得俺身为不孝不义之人，得罪师傅，死有余辜！”承乘道：“这也难怪俺等。一来没处寄

信，二来这事只俺详细知道，连满天飞还不大明白啦！”说着，他们师兄弟愤愤不已。

于谦使命将汤新随人衣服剥来，派承秉、金亮、白壮、季寿等四人都装成和汤新随来的人模样，随着汤新一同出营，各自上马，假作行刺已成，飞马而逃。五人方才上马，御林营中，顿时喊声、叫声鼎沸起来。接着便有范广等二十来骑马大喊大叫随后紧赶。一时间，静荡荡的野外，斗成一片。

汉军扎营只差三里多路，一阵震天声喧，汉营中果有探马飞报。钱翼向朱高煦道：“这大概是汤新急性已干出来了，须得快去救应。”朱高煦忙传旨：“全军都起！”霎时间鼓角齐鸣，浩荡荡全军出阵。

朱高煦和钱翼亲自并马出营，只见前面五骑马飞奔而来，遥望确是汤新和同去的几个侍卫，连忙上前接应。不料汤新随着一个大汉，转身向东北角，直踹汉营。众人大叫，汤新理也不理，一马进阵，带刺便扎。汉军急切里不知何故，被汤新等五只猛虎，一连踹散几座大营。

接着便见御林军随后追到，却并不向汤新进营处赶杀，竟一声喊，分散四方，乱踹进汉营来。朱高煦见这般情形，却莫名其妙，立马发呆。钱翼见了，忙叫：“主公，不好了！汤新真投降了！大事坏了！”一语出口，连朱高煦也慌乱起来。钱翼急叫：“主公休慌，快传旨命诸将分途迎敌。”顿时乱作一团。

霎时，于谦领兵来到，一直冲杀闯进汉营，朱高煦连忙挡杀。无奈大军如潮，猛将如云，抵挡不住。一座大营，霎时间搅成一团糟。

朱高煦这时无名火高起万丈，挺着两条钩镰枪，四处寻人厮杀。却是遍地都是自己的汉军兵卒，四处乱跑，眼前并没一个敌兵。朱高煦闷着一口气，便向前阵冲杀。也不管挡住马道的是自己的兵，还是御林军，只一马猛突，也不知冲倒踏伤多少，才从人山人海争挤到前阵来。

到了阵前，便见骆朴、庾健各舞军器，缠住丁威，拼命厮杀。丁威本领虽然很高，却是难敌这两员上将。瞅过去，手中斧已是散乱无章。朱高煦找着了敌将，恶狠狠挺镰飞马，直取骆、庾二人。人强马快，一朵黄云一般，欵的滚到。手中双镰左右一分，两只胳膊同时一缩，再尽劲向前一伸，恨不得将一整夜又大半日找不着敌将的闷气，一齐出在骆、庾二人身上。

骆朴立马的地方离朱高煦来路较近。朱高煦双镰刺到时，便电动手中镰麾空一甩，甩成个大圆圈。朱高煦刺出去的两条镰，却被他这一条镰勾卷住，三镰并头。骆朴乘势向右拨甩，朱高煦的两条镰被卷砸开来，刷在一旁。朱高煦大喝一声，便尽平生气力，掣回双镰，两手一并，便向骆朴肚腹上扎来。骆朴虽然知道朱高煦艺高力大，却不料他有这般快迅的手法，刚刚开双镰，还没来得及掣回自己手中镰时，双镰又直指肚腹，将要刺进。骆朴大吃一惊，暗叫不好，连忙双脚使劲一蹬，两腿重重的乱摆，想使牲口负痛，偏向一旁去，好避开双镰的锋头。却是朱高煦手法十分迅捷，万不容骆朴有闪躲的分儿，且是瞧那双镰的来势并力分扎，断不是一时都拨架得开去的。不由得慌意乱。

正在这万分危急之间，朱高煦马后，忽地奔来一人，身如飞燕一般，轻轻一飘，已绕飘到朱高煦的马侧，同时口

中大叫道：“恶贼！你战不过人家，怎拿自己人来出气？我决不饶你这厮！”嚷声未绝，手中双刀一挥，分头架往朱高煦的双镰，向上一格，接着两刀同时顺杆而下，直削朱高煦两手。朱高煦无端被这人横拦，已是一惊；再被他这一架一削，顿时慌了手脚，急忙夹马掉头，好得这匹善马原是神驹，异常灵活。朱高煦的两腿才使劲，善马已经甩头转腰，换了方向。那人的双刀便打镰杆上滑了下去。

骆朴得了这意外援救，欣喜自不待言。急闪眼瞅那人时，形象活似一只螃蟹，却不认识。再细瞅去，那人身上穿的是汉军衣甲，打着周身丝结扣，似是汉军的兵卒。方要招呼他过来，朱高煦大叫：“反贼休走！”耍的一镰，向那人额上刺去。那人高声答道：“走的就不来，你要走留下脑袋去！”说着，左手挥刀向外撇扫，铿锵一声，扫开那支镰。同时这只手挺刀翻刺，直奔朱高煦咽喉，其快如风，白光一闪，已经扎到。朱高煦先时轻视他不过一个小卒，却不料他如此力大手快，大吃一惊。急忙脑袋一偏，颈皮已被划开一线。朱高煦又急又气，舞镰乱刺。骆朴连忙挥镰向前助杀，朱高煦脖子流血，怒不可遏，恨不得一口将那小卒和骆朴一齐吞下肚去。却是那小卒十分猛勇，两臂气力竟比朱高煦高强。虽然使的是薄薄的两口单刀，却如有千万斤重，砍将下来，别想轻易拨得它动。

朱高煦左被那小卒刀剁，右被骆朴镰捌，委实难于应敌。只得奋起威风，尽生平神力，扫开两般兵器，回马就走。骆朴挺镰跟着捌刺。那小卒却立定脚不追杀。喝一声：“逆贼！哪里走！”手向袋中一插，接着伸臂一扬手，欵的飞去一道白光，直射朱高煦后脑。朱高煦马快，那小卒打去

时，没估量得这善马不比常驹。待白光射到时，朱高煦已离开许远了。只听得咣突一声，朱高煦突然露出发髻，头上金盔，飞到前面二丈多远草地里去了。

朱高煦大吃一惊，几乎要叫出声来。连忙掣马急逃，不料旁边兵马丛中冲出伍柱率领九员战将丑赫等，各抽雕弓，抽羽箭，骤雨般射来。朱高煦电动两条镰，拨挡来箭，不料这几员上将，都是弓硬力大，目利手活，十人齐动，乱箭连射，无法挡架。霎时间，朱高煦中了五箭。幸而都不是致命处所，便强自忍痛，尽力奋勇，拨转马头，冲向东去，伍柱等一齐飞马跟赶。

骆朴一面拦住那小卒，问道：“好汉，您且别忙，快通个姓名，我引您去见过于御史再来。要不然您穿着汉军衣服，小心咱们这边人不知时，误伤了您。”那小卒听了，略想一想才答道：“俺姓钟，名强，因为爱打白铁弹，人都称俺一颗珠。俺早想揍那混小子，可惜得不着机缘，俺却不是为做官。”骆朴答道：“咱知道您的意思。咱们在这里打仗的全不是官，只不过为除暴逆，安良民，才跟着于御史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您见过于御史和众兄弟，准能明白大伙儿和您是一样的心事。”钟强听了，大喜道：“那么，您姓什么？叫什么？可能领俺去呀？”骆朴通了姓名，便邀他同走。

钟强见旁边有汉军铁骑散卒奔过，便飞步过去，随手搯住一个道：“兄弟，且借来骑一骑。”说着便一挺胳膊，那人早倒撞下马去。钟强拉着马就跑。没得几步，身子轻轻一飘，已骑在马上，笑向骆朴道：“脚力有了，走呀！”骆朴瞅着也笑了，点头道：“朝这儿走吧，没多远呐。”钟强便

跟着骆朴打马飞跑。

二人穿过两丛散落空营盘，已到了一丛大林子下面。钟强抬头一望，当面见一个大汉捧着一支大旗杆，上面悬着一方大白旗，这才想到方才骆朴说“没多远”，原来是瞧见这旗儿，心中暗服于御史调度，不像朱高煦一打起仗来，便寻不着主将。

钟强正想着，已到林子跟前。只见于谦金盔玉带，蓝袍红甲，左手捧符节，右手仗大钺，巍然立马于大旗之下，不觉肃然起敬，连忙滚鞍下马，随着骆朴上前，俯身下拜。骆朴参见过，便将钟强的事报说了。于谦连忙俯身，亲自搀起钟强道：“大丈夫明顺逆，辨是非，这才无愧于天地之间。你这般衣装，是不能和御林军合力鏖战的。我知你这时除叛心急，不能等待到大营换了衣甲再回头来的。”说着，便将自己的头盔卸下，交给钟强。钟强一时尚不知就里，只接过来拿着。直到于谦将铠甲全副卸下给他，才明白是给他更换的。要想推辞，于谦早说道：“你不必推辞，杀贼要紧。”钟强只得拜受。起身着了盔甲。果然是“水要堤，人要衣。”钟强顶盔贯甲，披下蓝袍，衬着他魁梧身材，紫胖头面，赫然一员上将，和从前竟换了一个人。

骆朴待钟强弄妥帖了，请示要带领钟强同去突阵，助战。钟强道：“禀告御史得知：逆王劫得梓宫，藏在山后一个僻静处所，没人得知。末将因为巡更，曾经到过。如今末将愿领军马前去，杀散守兵，奉迎来此。”于谦大喜道：“你得做到这事，其功非小，快随骆朴领一千兵同去，调取文义等一班战将，火速前去恭迎大行皇帝梓宫，我亲自给你们做接应。”

钟强得令，领着一千军马，和骆朴上马先行。走不多远，见庾忠和文义等都因赶失了朱高煦，挑起朱高煦的金盔，正在赶杀汉将。骆朴连忙招呼，告知详细，文义等大喜，一齐跃马抄路前去。绕了好几个弯，才望见有一座破窑。外面有不少的兵将护守。钟强当先一声喊，突杀过去。那些兵将已闻败讯，都无斗志，霎时间被这一群猛虎冲得七零八落。钟强连忙大声招降。众军听得，见钟强果然是做了大将，便纷纷丢军器，跪下求降。当下文义等都允许收录，选御林军奉迎梓宫，护送回来。

朱高煦受了伤，痛不可当，气齐咽喉。直到营后，预备捧着要紧东西奔逃。不料才出营盘，忽见对面钟强、文义、丑赫、王通、孙安、归瑞、凌翔、骆朴、庾健、龙飞、庾忠、凤舞十二员大将，迎护着大行皇帝梓宫，高唱凯歌，按辔行来。朱高煦气得大叫一声：“天亡我也。”

以后如何平靖逆藩，如何皇帝被番邦掳去，于公如何平胡迎帝，都在下集《碧血丹心平藩传》详叙。